

鏡

筭

綵



## 第二十三回

說酸話酒保咬文

講迂談腐儒嚼字

話說三人來至關前，許多兵役上來問明來歷，個個身上搜檢一遍，纔放進去。林之道：「關上這些囚徒竟把俺們當作賊人，細細盤查，可惜俺未得着躡空草，若喫了躡空草，俺就攆進城去，看他怎樣！」

三人來到大街，看那國人都是頭戴儒巾，身穿青衫，也有穿着藍衫的，那些作買賣的，也是儒家打扮，斯斯文文，並無商旅習氣，所賣之物，除家常日用外，大約賣青梅蠶菜的居多，其餘不過紙墨筆硯，嵌鏡牙杖，書坊酒肆而已。

唐教道：「此地庶民無論貧富，都是儒者打扮，卻也異樣。好在此地語言易懂，我們何不去問問風俗？」走過鬧市，只聽那些居民人家，接二連三，莫不書聲朗朗，門首都豎着金



字匾額，也有寫着『賢良方正』的，也有寫着『孝悌力田』的，也有『聰明正直』的，也有『德行耆儒』的，也有『通經孝廉』的，也有『好善不倦』的。其餘兩字匾額，如『體仁』、『好義』、『循禮』、『篤信』之類，不一而足，上面都有姓名年月。只見旁邊一家門首貼着一張紅紙，上寫『經書文館』四字，門上有副對聯，寫的是：

優游道德之場。 休息篇章之園。

正面懸着五爪盤龍金字匾額，是『教育人才』四個大字。裏面書聲震耳。

林之洋指着包裹道：『俺要進去發個利市，二位可肯一同走走。』唐敖道：『舅兄饒了我罷！我還留着幾個晚生慢慢用哩！前在白民國，賤賣幾個，至今還覺委屈。今到此地，看這光景，固非賤賣，但非其人也覺委屈。』

林之洋道：『當日妹夫如在紅紅亭亭跟前稱了晚生，心中可委屈。』唐敖道：『小弟若在兩位才女跟前稱了晚生，不但毫不委屈，並且心悅誠服。俗語說的「學問無大小，能者爲尊」。他的學問既高，一切尙要求教，如何不是晚生。豈在年紀。若老大無知如

白民之類，他在我跟前稱晚生，我還不要哩！二位才女如此通品，舅兄卻直稱其名，未免唐突。」

林之洋道：「當日你們受了黑女許多恥笑，還有「問道於盲」的話，彼時他們雖係羞辱九公與妹夫無涉，但不把你放在眼裏，隨嘴亂說，也甚狂妄。今日提起，你不恨他也罷了，爲甚反要敬他？」唐敖道：「凡事無論大小，如能處處虛心，不論走到何處，斷無受辱之虞。我們前在黑齒，若一切謙遜，他又從何恥笑？今不自己追悔，若再怨人，那更不是了。」

多九公道：「那幾日老夫奉陪唐兄遊玩，每每遊到山水清秀或幽僻處，唐兄就有棄絕凡塵要去求仙之意。此雖一時有感而發，若據剛纔這番言談，莫非先賢忠恕之道。倘諸事如此，就是成佛作祖的根基。」唐兄學問度量，老夫萬萬不及將來諸事，竟要叨教了。」

林之洋道：「兩個黑女才學高，妹夫肯稱晚生；那君子國吳家兄弟跟前，妹夫也肯稱晚生麼？」唐敖道：「那吳氏弟兄學問雖不深知，據他所言，莫不盡情盡理，純是聖賢仁義之道；此等人莫講晚生，就是在他跟前負笈擔囊，拜他爲師，也長許多見識。」林之洋道：「俺

們只顧亂講，莫被這些走路人聽見。你們就在左近走走，俺去去就來。」說罷，向學館去了。

二人仍舊閒步，只見有兩家門首豎著兩塊黑字匾額，一寫「改過自新」，一寫「回心向善」，上面也有姓名年月。唐敖道：「九公，你道此匾何如？」多九公道：「據這字面，此人必是做甚不法之事，所以替他豎這招牌。仔細看來，金字匾額不計其數，至於黑匾，卻只此兩塊。可見此地向善的多，違法的少，也不愧「淑士」二字。」

二人信步又到鬧市，觀玩許久，只見林之洋提著空包裹，笑嘻嘻趕來。唐敖道：「原來舅兄把貨物都賣了。」林之洋道：「貨雖賣了，就只賠了許多本錢。」多九公道：「這卻爲何？」林之洋道：「俺進了書館，裏面是些小童，看了貨物，都要爭買。誰知這些窮酸，一錢如命，總要貪圖便宜，不肯十分出價。及至俺不賣要走，他又戀戀不捨，不放俺出來，扳談多時，許多貨物共總湊起來，不過增價一文。俺因那些窮酸又不添價，又不放走，他那戀戀不捨神情令人看着可憐，俺本心慈面軟，又想起君子國交易光景，俺要學他樣子，只好喫些

虧賣了。」多九公道：「林兄賣貨既不得利，爲何滿面笑容？這笑必定有因。」

林之洋道：「俺生平從不談文，今日纔談一句，就被衆人稱讚，一路想來，著實快活，不覺好笑。剛纔那些生童同俺講價，因俺不戴儒巾，問俺向來可會讀書。俺想妹夫常說，凡事總要謙恭，但俺腹中本無一物，若再謙恭，他們更看不起了；因此俺就說道：「俺是天朝人，幼年時節，經史子集，諸子百家，那樣不曾讀過！就是俺們本朝唐詩，也不知讀過多少！」俺只願說大話。他們因俺讀過詩，就要教俺做詩，考俺的學問。俺聽這話，倒嚇一身冷汗。俺想俺林之洋又不是秀才，生平又未做甚歹事，爲甚要受考的魔難？就是做甚歹事，也罪不至此。」

「俺思忖多時，只得推辭：俺要趨路，不能耽擱。再三支吾，偏偏這些刻薄鬼執意不肯，務要聽聽口氣，纔肯放走。」

「俺被他們逼勒不過，忽然想起素日聽得人說：搜索枯腸，就可做詩。俺因極力搜索，奈腹中只有盛飯的枯腸，並無盛詩的枯腸，所以搜他不出。」

「後來俺見有兩個小學生在那裏對對子。先生出的是『雲中雁』，一個對『水上鷗』，一個對『水底魚』。俺趁勢說道：『今日偏偏詩思不在家，不知甚時纔來。好在詩思雖不在家，對思卻在家。你們要聽口氣，俺對這個『雲中雁』罷。』他們都道：『如此甚好。不知對個甚麼？』俺道：『烏鎗打。』他們聽了，都發稜不懂，求俺下個註解。俺道：『難爲你們還是生童，連這意思也不懂。你們只知『雲中雁』，拏那『水上鷗』、『水底魚』來對。請教這些字面與那『雲中雁』有甚瓜葛？俺對的這個『烏鎗打』卻從雲中雁生出的。』他們又問：『這三字爲何從『雲中雁』生發的？倒要請教。』俺道：『一擡頭看見雲中雁，隨卽就用烏鎗打，如何不從雲中雁生出的。』他們聽了，這纔明白，都道：『果然用意甚奇。無怪他說諸子百家都讀過。據這意思，只怕還從莊子『見彈而求鴉炙』套出來的。』

「俺聽這話，猛然想起九公常同妹夫談論『莊子』，『老子』，約略必是一部大書，俺就說道：『不想俺的用意在這書上，竟被你們猜出。可見你們學問也是不凡的。』幸虧俺

用『莊子』若用『老子』、『少子』只怕也瞞不過了。——誰知他們聽了，又都問道：「向來只有『老子』並未聽見有甚『少子』，不知這部『少子』何時出的。」內中載着甚麼？」

「俺被他們這樣一問，倒問住了。俺只當既有『老子』，一定該有『少子』，平時因聽你們談講前漢書，後漢書，又是甚麼『文子』，『武子』，所以俺談『老子』，隨口帶出一部『少子』，以為多說一書，更覺好聽；那知剛把對子敷衍交卷，卻又鬧出岔頭。」

「後來他們再三追問，定要把這『少子』說明，纔肯放走。俺想了一想，登時得一脫身主意，因向他們道：「這部『少子』乃聖朝太平之世出的。是俺天朝讀書人做的。這人就是老子後裔。老子做的是道德經，講的都是元虛奧妙。他這『少子』雖以遊戲為事，卻暗寓勸善之意，不外風人之旨，上面載着諸子百家，人物花鳥，書畫琴棋，醫卜星相，音韻算法，無一不備，還有各樣燈謎，諸般酒令，以及雙陸，馬弔，射鵰，蹴毬，鬪草，投壺，各種百戲之類，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噴飯。」這書俺們帶着許多，如不嫌污目，俺就回去取來。」

他們聽了，個個歡喜，都笑靨看，將物價付俺，催俺上船取書，俺纔逃了回來。」

唐敖笑道：「舅兄這個「烏鎗打」，幸而遇見這些生童；若欲別人聽見，只怕嘴要打腫哩！」林之洋道：「俺嘴雖未腫，談了許多文，嘴裏着實發渴。剛纔俺同生童討茶喫，他們那裏雖然有茶，並無茶葉，內中只有樹葉兩片。倒了多時，只得淺淺半杯。俺喝了一口，至今還覺發渴。這卻怎好？」多九公道：「老夫口裏也覺發乾，恰喜面前有個酒樓，我們何不前去沽飲三杯，就便問問風俗。」林之洋一聞此言，口中不覺垂涎道：「九公真是好人，說出話來莫不對人心路。」

三人進了酒樓，就在樓下檢個桌兒坐了。旁邊走過一個酒保，也是儒巾素服，面上戴着眼鏡，手中擎着摺扇，斯斯文文，走來向着三人打躬陪笑道：「三位先生光顧者，莫非飲酒乎？抑用菜乎？敢請明以教我。」

林之洋道：「你是酒保，你臉上戴着眼鏡，已覺不配，你還滿嘴進文，這是甚意？」剛纔俺同那些生童講話，倒不見他有甚通文，誰知酒保倒進起文來，真是「整瓶不搖半瓶搖。」

你可曉得俺最喉急，耐不慣同你通文。有酒有菜，只管快快拏來。」酒保陪笑道：「請教先生，酒要一盞乎，兩盞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

林之洋把手朝桌上一拍道：「甚麼乎不乎的！你只管取來就是了！你再之乎者也的，俺先給你一拳！」嚇的酒保連忙說道：「小子不敢！小子改過！」隨即走去取了一壺酒，兩碟下酒之物，——一碟青梅，一碟盞菜，——三個酒杯，每人面前恭恭敬敬斟了一杯，退了下去。

林之洋素日以酒爲命，見了酒，心花都開，望着二人說聲「請了」，舉起杯來，一飲而盡。那酒方才下咽，不覺緊皺雙眉，口水直流，捧着下巴喊道：「酒保，錯了！把醋拏來了！」

只見旁邊座兒有個駝背老者，身穿儒服，面戴眼鏡，手中拏着剔牙杖，坐在那裏，斯斯文文，自斟自飲，一面搖着身子，一面口中吟哦，所吟無非之乎者也之類。正吟的高興，忽聽林之洋說酒保錯拏醋來，慌忙住了吟哦，連連搖手道：「吾兄既已飲矣，豈可言乎？你若言者，累及我也。我甚怕哉，故爾懇焉。兄耶，兄耶，切莫語之！」



唐多二人聽見這幾個虛字，不覺渾身發麻，陪陪笑個不了。林之洋道：「又是一位通文的——俺埋怨酒保拏醋算酒，與你何干？爲甚累你？倒要請教。」

老者聽罷，隨將右手食指中指放在鼻孔上擦了兩擦，道：「先生聽者。今以酒醋論之：酒價賤之，醋價貴之。因何賤之？爲甚貴之？其所分之，在其味之。酒味淡之，故爾賤之；醋味厚之，所以貴之。人皆買之，誰不知之？他今錯之，必無心之。先生得之，樂何如之！」

——第既飲之，不該言之。不獨言之，而謂誤之。他若聞之，豈無語之？苟如語之，價必增之。先生增之，乃自討之。你自增之，誰來管之？但你飲之，卽我飲之。飲既類之，增應同之。向你討之，必我討之。你既增之，我安免之？苟亦增之，豈非累之？既要累之，你替與之。你不與之，他安肯之？既不肯之，必尋我之。我縱辯之，他豈聽之？他不聽之，勢必鬧之。慌鬧急之，我惟跑之。——跑之，跑之，看你怎麼了之！」

唐多二人聽了，惟有發笑。林之洋道：「你這幾個「之」字，盡是一派酸文，句句犯俺名字，把俺名字也弄酸了。隨你講去，俺也不懂。但俺口中這股酸氣，如何是好？」桌上

望了一望，只有兩碟青梅蠶菜，看罷，口內更覺發酸，因大聲叫道：『酒保，快把下酒多拏兩樣來！』

酒保答應，又取四個碟子放在桌上：一碟鹽豆，一碟青豆，一碟豆芽，一碟豆瓣。林之洋道：『這幾樣俺喫不慣，再添幾樣來。』酒保答應，又添四樣：一碟豆腐乾，一碟豆腐皮，一碟醬豆腐，一碟糟豆腐。

林之洋道：『俺們並不喫素，爲甚只管拏這素菜？還有甚麼，快去取來。』酒保陪笑道：『此數箇也，以先生視之，固不堪入目矣；然以敝地論之，雖王公之尊，其所享者，亦不過如斯數樣耳。先生鄙之，無乃過乎？止此而已，豈有他哉？』

多九公道：『下酒菜業已夠了，可有甚麼好酒？』酒保道：『是酒也，非一類也，而有三等之分焉：上等者，其味醜；次等者，其味淡；下等者，又其淡也。先生問之，得無喜其淡者乎？』唐敖道：『我們量窄，喫不慣醜的。你把淡的換一壺來。』酒保登時把酒換了。

三人嘗了一嘗，雖覺徽酸，還可喫得。林之洋道：『怪不得有人評論酒味，都說酸爲上，

苦次之。原來這話出在淑士國的。只見外面走進一個老者，儒巾淡服，舉止大雅，也在樓下檢個座兒坐了。

未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唐探花酒樓聞善政

徐公子茶肆敘衷情

話說那個老者坐下道：『酒保，取半壺淡酒，一碟鹽豆來。』唐敖見他器宇不俗，向前拱手道：『老丈請了。請教上姓？』老者還禮道：『小子姓儒。還未請教尊姓。』當時多林二人也過來，彼此見禮，各通名姓，把來意說了。老者道：『原來三位都是天朝老先生，失敬，失敬！』唐敖道：『老丈既來飲酒，與其獨酌，何不屈尊過去，奉敬一杯，一同談談呢？』老者道：『雖承雅愛，但初次見面，如何就要叨擾？』多九公道：『也罷，我們移樽就教罷。』隨命酒保把酒菜取了過來。三人讓老者上坐。老者因是地主，再三不肯，分賓主坐了，彼此敬了兩杯，喫些下酒之物。

唐敖道：『請教老丈貴處爲何無論士農工商都是儒者打扮，並且官長也是如此。難

道貴賤不分麼？」老者道：「敝處同例，自王公以至庶民，衣冠服制，雖皆一樣，但有布帛顏色之不同。其色以黃爲尊，紅紫次之，藍又次之，青色爲卑。至於農工商賈，亦穿儒服；因本國向有定例：凡庶民素未考試的，謂之游民。此等人身充賤役，不列四民之中，卽有一二或以農工爲業，人皆恥笑，以爲游民，不執常業，莫不遠而避之；因此本處人自幼莫不讀書。雖不能身穿藍衫，名列膠庠，只要博得一領青衫，戴個儒巾，得列名教之中，不在游民之內，從此讀書上進固妙，如或不能，或農或工，亦可各安事業了。」

唐敖道：「據老丈之言，貴處庶民，莫不從考試出來，第舉國之大，何能個個能文呢？」老者道：「考試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經，或以明史，或以詞賦，或以詩文，或以策論，或以書啓，或以樂律，或以音韻，或以刑法，或以歷算，或以書畫，或以醫卜。只要精通其一，皆可取得一頂頭巾，一領青衫。若要上進，卻非能文不可。至於藍衫，亦非能文不可得。所以敝處國主當日創業之始，曾於國門寫一對聯，下句是「要好兒孫必讀書」，就是勉人上進之意。」

多九公道：「請教老丈：貴處各家門首所立金字匾額，想是其人賢聲素著，國王賜匾表

彰，使人效法之意。內有一二黑匾，如「改過自新」之類，是何寓意？」老者道：「這是其人雖在名教中，偶然失於檢點，作了違法之事，並無大罪，事後國主命豎此匾，以爲改過自新之意。此等人如再犯法，就要加等治罪。倘痛改前非，衆善奉行，或鄉鄰代具公呈，或官長訪知其事，都可奏明，將匾除去。此後或另有善行，賢聲著於鄉黨，仍可啓奏，另豎金字匾額。至豎過金字匾額之人，如有違法，不但將匾除去，亦是加等治罪，卽春秋責備賢者之義。這總是國主勉人向善，諄諄勸戒之意。幸而讀書者甚多，書能變化氣質，遵着聖賢之教，那爲非作歹的究竟少了。」

四人閒談，不知不覺，連飲數壺。老者也問問天朝光景，嘖嘖讚美。又說許多閒話，老者酒已夠了，意欲先走一步。唐敖見天色不早，算還酒帳，一同起身。老者立起，從身上取下一塊汗巾，鋪在桌上，把碟內所剩鹽豆之類，盪數包了，揣在懷中，道：「老先生錢已給過，這些殘餚，與其白教酒保收去，莫若小弟順便帶回，明日倘來沽飲，就可再叨餘惠了。」一面說着，又擎起一把酒壺，揭開壺蓋，望了一望，裏面還有兩杯酒，因遞給酒保道：「此酒寄在你

處，明日飲時，倘少一杯，要罰十杯哩。」又把醬豆腐，糟豆腐，倒在一個碟內，也遞給酒保道：「你也替我好好收了。」

四人一同出來，走了兩步，見旁邊殘桌上放著一根剔牙杖，老者取過，聞了一聞，用手揩了一揩，放入袖中。出了酒樓，到了市中，只見許多人圍著一個美女在那裏觀看。那女子不過十三四歲，生得面如傅粉，極其俊秀，惟滿眼淚痕，哭聲甚慘。老者歎道：「如此幼女，教他天天拋頭露面，今已數日，竟無一人肯發慈悲，卻也可憐。」

唐敖道：「這女爲何如此？」老者道：「此女向充宮娥，父母久已去世。自從公主下嫁，就在駙馬府伺候。前日不知爲甚，忤了駙馬，發媒變賣，身價不拘多寡。奈敝處一錢如命，無人肯買。兼之駙馬現掌兵權，殺人如同兒戲，庶民無不畏懼，誰敢「大歲頭上動土」？此女因露面羞愧，每尋自盡，俱被官媒救護。此時生死不能自主，所以啼哭。二位老先生如發善心，只消十貫錢，就可買去，救其一命，也是一件好事。」

林之洋道：「妹夫破費十貫錢買了，帶回嶺南，服侍甥女，豈不是好？」唐敖道：「此女

既充宮娥，其家必非下等之人。我們設法救他則可，豈敢買去以奴婢相待？不知其家還有何人？如有親屬，小弟情願出錢，令其親屬領回，倒是一件美舉。」老者道：「前日駙馬有令，不准親屬領回，如有不遵，就要治罪；因此親屬都不敢來。」

唐敖聽了，不覺搔首道：「既無親屬來領，又無人救，這卻怎好？爲今之計，只好權且買去，暫救其命，再作道理。」於是託林之洋上船，取了十貫錢，交給老者，同官媒寫契買了。老者交代別去。

三人領了女子，回歸舊路。唐敖問其姓氏。女子道：「婢子覆姓司徒，乳名慧兒，又名

斌兒。現年十四歲。自幼選爲宮娥，伺候王妃。前年公主下嫁，蒙王妃派入駙馬府。父

親在日，曾任領兵副將；因同駙馬出兵，死在外邦。」唐敖道：「原來是千金小姐。令尊在

日，小姐可曾受聘？」司徒斌兒道：「婢子獲罪，蒙恩主收買，乃係奴婢；今恩主以小姐相稱，

婢子如何禁當得起？」林之洋道：「剛纔俺妹夫說斷不肯以奴婢相待，據俺主意，小姐從

今拜俺妹夫爲義父，彼此也好相稱。」



說話間，來到岸邊，水手放過三板，一齊渡上大船。林之洋命司徒斌兒拜了義父，進了內艙，與呂氏婉如見禮，復又出來，拜了多林二人。唐敖又問可曾受聘之事。斌兒滿淚道：

「女兒若非丈夫負心，今日何至如此？」

唐敖道：「你丈夫現做何事業？為何負你？」斌兒道：「他祖籍中原，前年來此投軍，

駙馬愛他驍勇，留在府中，做爲親隨；但駙馬爲人剛暴，下人稍有不好，立即處死，就是國王也懼他三分，又性最多疑，惟恐此人是外邦奸細，時刻隄防。去歲把女兒許給爲妻，意欲以安

其心。誰知他來此投軍，果非本意。女兒既有所見，兼因駙馬暴戾異常，將來必有大禍，惟

恐玉石俱焚，因此不避羞恥，會於黑夜俟駙馬安寢，暗至他的門首，勸他急速回鄉，另尋門路。不意他把這話告知駙馬，公主立將女兒責處。此是今春的事。前日女兒因駙馬就要出

外閱兵，恐他跟去，徒然勞苦，於事無益，又去勸他及早改圖，並偷給令旗一枝，以便私自出關，不意他將此話又去稟知，因此駙馬大怒，將女兒毒打，並發官媒變賣。」

唐敖道：「你丈夫既來投軍，為何不是本意？况跟去閱兵，或者勞苦一場，爭得一官半

職，也未可知；怎麼你說與他無益？這話我卻不懂。你丈夫姓甚名誰？現年若干？你們既已聘定，爲何尙不完婚？」斌兒道：「他姓徐，名承志，現年二旬以外。駙馬雖將女兒許配，終懷猜疑，惟恐仍有異心，故將婚期暫緩。女兒因他由中原數萬里至此，若非避難，定有別因，意欲探其消息，奈內外相隔，不得其詳。去歲冬間，他跟駙馬進朝議事，女兒探知回來尙早，正好看其行藏，卽至外廂暗將房門撬開，搜出檄文一道，血書一封，這纔曉得他是英國公忠良之後，避難到此；因此今年兩次捨死勸他及早改圖。女兒原想救出丈夫，冀其勉承父志，立功於朝，以復祖業，庶忠良不致無後，英公亦瞑目九泉。倘得如願，女兒一身如同蒿草。卽使駙馬聞知，亦必含笑就死，復有何恨？那知他無情無義，反將女兒陷害。若說他出於無心，今春女兒被責，打至九死一生，合府無人不曉，他豈不知？今又和盤托出，竟是安心要害女兒，卻將自己切己之事全置度外，豈非別有肺腸麼？」說罷，放聲大哭。

唐敖聽罷，又驚又喜道：「此人既是徐姓，又是英國公之後，兼有檄文血書，必是敬慕兄弟之子無疑。數年來，我在四處探信，那知盟姪卻在此處。吾女如此賢德，不避禍患，勸他

別圖，他不聽良言，已屬非是，反將此話告訴駙馬，此等行爲，真令人不解。你休要悲慟。其中必有別情。待我前去會他一面，便見分曉。」

斌兒止悲道：「義父呼他爲姪，是何親眷？」唐敖就把當日結拜各話細細告知，隨即約了多林二人，尋至駙馬府，費了許多工夫，用了無限使費，纔將徐承志找出。

徐承志把唐敖上下打量，細細望了一望，道：「此非說話之處。」卽攜三人走進一個茶館，檢了一間僻室。見左右無人，這纔向唐敖下拜，道：「伯伯何日到此？今在異鄉相逢，真令姪兒夢想不到。」

唐敖忙還禮道：「賢姪如何認得老夫？」徐承志道：「當日伯伯長安赴試，常同父親相聚，那時姪兒不及十歲，曾在家中見過，此時雖隔十餘年之久，伯伯面貌如舊，所以一望而知。」因向多林二人見禮道：「二位尊姓？」唐敖道：「這都是老夫內親。」因將二人姓名說了。茶博士送上茶來。

徐承志道：「伯伯因何來到海外？近來武后可緝捕姪兒？」唐敖卽將前後被參並

緝捕淡了各話告訴一遍，因又問道：「賢姪爲何逃奔到此？」徐承志道：「姪兒自從父親被難，原想持着遺書，投奔文伯伯處，奈各處緝捕甚嚴，只得撇了駱家兄弟，獨自逃到海外。飄流數載，苦不堪言；甚至僮僕之役，亦曾做過。前歲投軍到此，雖比僮僕略好，仍是度日如年。但姪兒在此，伯伯何以得知？」唐敖道：「賢姪今已二旬以外，不知可曾娶有妻室？」徐承志一聞此言，不覺滴下淚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花緣 第二十四回

## 第二十五回

越危垣潛出淑士關

登曲岸閒遊兩面國

話說徐承志因唐敖問他婚姻之事，不覺垂淚道：「伯伯若問妻室，姪兒今生只好隸居一世了。」唐敖道：「此話怎講？」

徐承志走到門外望了一望，仍舊歸位道：「此處這個駙馬，性最多疑；自從姪兒進府，見我膂力過人，雖極喜愛，恐是外國奸細，時刻隄防，甚至住房夜間亦有兵役看守。虧得衆同爭暗暗通知，處處謹慎，始保無虞。後來駙馬意欲作他勝臂，收爲心腹，故將宮娥司徒斌兒許配爲婚，以安姪兒之心。衆同事都道駙馬如此優待，一切更要留神，將來設或婚配，宮娥面前，凡有言談，亦須仔細，誠恐人心難測，一經疎忽，性命不保。」

「誰知今春夜間，斌兒忽來外廂，再三勸我及早遠走，此非久戀之鄉，莫要耽擱自己之

事說罷去了。姪兒足足籌畫一夜，次日告知衆同事。衆人都說：「明係駙馬教他探你口氣，若不稟明，必有大禍。」姪兒因將此話稟知。後來聞得斌兒被責，因內外相隔，不知真假。不意數日前此女又來勸我急急改圖。姪兒忖度一夜，次日又同衆人商議，仍須稟知爲是。不料稟過後，駙馬竟將斌兒著實毒打，發媒變賣，這纔曉得此女竟是一片血心待我。兼且春天爲我被責，今不記前讎，不避禍患，又來苦口相勸，所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斌兒，如此賢德，姪兒既不知感，反去惡將讎報，尙有何顏活在人世？」

「姪兒在此投軍，原因一時窮乏，走頭無路，暫圖餬口；那知誤入羅網。近來屢要逃歸，面投血書，設計勤王，以承父志。無如此處關口盤查甚嚴，向例在官人役，毋許私自出關；如有不遵，梟首示衆。姪兒在府將及三年，關上人役，無不熟識；因此更難私逃。連年如入籠中，行動不能自主。前者賢德妻子雖盜令旗一枝，彼時適值昏憤，亦呈駙馬，後悔無及。此時妻子不知賣在何處。」不覺哽咽起來。

唐敖道：「此事姪媳雖是一片血心，奈賢姪處此境界，不能不疑，無怪有此一番舉動。」

幸喜姪媳無恙。」因將斌兒各話說知。徐承志這纔止淚拜謝救拔妻子之恩。

唐教道：「關上如此嚴緊，賢姪不能出去，這卻怎好？」徐承志道：「姪兒連年費盡心機，實無良策。此時難得伯伯到此，務望垂救，倘出此關，不啻恩同再造。將來如有出頭之日，莫非伯伯所賜了。」

多九公道：「老夫每見靈柩出關，從不搜檢。此處雖嚴，諒無開棺之理。爲今之計，何不假充靈柩，混出關去？豈不是好？」徐承志道：「此計雖善，倘關役生疑稟知，定要開棺，

那時從何措手？此事非同兒戲，仍須另想善策。况駙馬稽查最嚴，稍有不妥，必致敗露。」

唐教道：「關上見了令旗，既肯放出，莫若賢姪仍將令旗盜出，倒覺省事。」徐承志道：「伯伯談何容易！他這令旗素藏內室，非緊急大事，不肯輕發。前者姪媳不知怎樣費力，纔能盜出。此時既無內應，姪兒又難入內，令旗從何到手？」

林之洋道：「據俺主意，到了夜晚，妹夫把公子馱在背上，將身一縱，跳出關外，人不知，鬼不覺，又簡便，又爽快，這纔好哩。」多九公道：「唐兄只能擯高，豈能負重？若背上馱人，只



怕連他自己也難上高了。」

林之洋道：「前在麟鳳山，俺聞妹夫說身上負重也能攢高。難道九公忘了麼？」唐

敖道：「負重固然無礙，惟恐城牆過高，也難上去。」多九公道：「只要肩能馱人，其餘都好商量。若慮牆高，好在內外牆根是大樹，如果過高，唐兄先攢樹上，隨後再攢牆上，分兩次攢去，豈不大妙？」

唐敖道：「此事必須夜晚，方能舉行。莫若賢姪領我們到彼，先將道路看在我眼內，以便

晚上易於下手。」徐承志道：「不知伯伯何以學得此技？」唐敖把躡空草之話告知。

當時算還茶錢，出了茶館。徐承志由僻徑把三人暗暗領到城角下。

唐敖看那城牆不過四五丈高，四顧寂然，夜間正好行事。林之洋道：「如今這裏無人，

牆又不高，妹夫就同公子操練操練，省得晚上費手。」唐敖道：「舅兄之言甚善。」於是

馱了徐承志，將身一縱，並不費力，輕輕擡在城上；四處一望，惟見梅樹叢雜，城外並無一人；因

說道：「賢姪寓處可有緊要之物？如無要物，我們就此出城，豈不更覺省事？」徐承志道：

「小姪自從前歲被人撬開房門，懼恐血書遺失，因此緊藏在身，時刻不離。此時房中別無要物，就求伯伯速速走罷。」

唐敖隨向多林二人招手。二人會意，卽向城外走來。唐敖將身一縱，攔下城去。徐

承志隨卽跳下。

走了多時，恰好多林二人也都趕到，一齊登舟揚帆。徐承志再三叩謝。唐敖進內把

徐承志前後各話說了，斌兒纔知丈夫卻是如此用意，於是轉悲爲喜。唐敖卽將賣契燒毀，

來到外艙，與徐承志商量回鄉之事。多九公道：「此時公子只好暫往前進，俟有熟船，再回

故鄉，彼此纔能放心。」徐承志點頭。

走了幾日，到了兩面國。唐敖要去走走。徐承志恐駙馬差人追趕，設或遇見，又費唇

舌，因此不去。多九公道：「此國離海甚遠，向來路過，老夫從未至彼。唐兄今既高興，倒要

奉陪一走。但老夫自從東口山趕那肉芝，跌了一次，被石塊墊了腳脛，雖已全愈，無如上了

年紀，氣血衰敗，每每勞碌，就覺疼痛；近來只顧奉陪暢遊，連日竟覺步履不便。此刻上去，倘道路過遠，竟不能奉陪哩。」唐敖道：「我們且去走走。」九公如走得動，同去固妙；倘走不動，半路回來，未爲不可。」

於是約了林之洋，別了徐承志，一齊登岸。走了數里，遠遠望去，並無一些影響。多九

公道：「再走一二十里，原可支持，惟恐回來費力，又要疼痛。老夫只好失陪了。」林之洋

道：「俺聞九公帶有跌打妙藥，逢人施送，此時自己有病，爲甚倒不多服？」多九公道：「只

怪彼時少喫兩服藥，留下病根，今已日久，服藥恐亦無用。」林之洋道：「俺今日急忙上來，

未曾換衣，身穿這件布衫，又舊又破。剛纔三人同行，還不理會，如今九公回去，你同妹夫一

路行走，他是儒巾綢衫，俺是舊帽破衣，倒像一窮一富。若教勢利人看見，還肯睬俺麼？」

多九公笑道：「他不睬你，你就對他說：俺也有件綢衫，今日急忙，未曾穿來。他必另眼相看

了。」林之洋道：「他果另眼相看，俺更要擺架子說大話了。」多九公道：「你說甚麼？」

林之洋道：「俺說俺不獨有件綢衫，俺家中還開過當舖，還有親戚做過大官。這樣一說，只

怕他們還有酒飯款待哩。」說著同唐敖去了。

多九公回船，腿腳甚痛，只得服藥歇息，不知不覺睡了一覺；及至睡醒，疼痛已止，足膝竟自平復，心中著實暢快。正在前艙同徐承志閒談，只見唐林二人回來，因問道：「這兩面圖是何風景？爲何唐兄忽穿林兄衣帽，林兄又穿唐兄衣帽？這是何意？」

唐敖道：「我們別了九公，又走十餘里，纔有人烟。原要看看兩面是何形狀，誰知他們個個頭戴浩然巾，都把腦後遮住，只露一張正面，卻把那面藏了；因此並未看見兩面。小弟上去問問風俗，彼此一經交談，他們那種和顏悅色，滿面謙恭光景，令人不覺可愛可親，與別處迥不相同。」

林之洋道：「他同妹夫說笑，俺也隨口問他兩句，他掉轉頭來，把俺上下一望，陡然變了樣子，臉上冷冷的，笑容也收了，謙恭也免了；停了半晌，他纔答俺半句。」

多九公道：「說話只有一句，兩句，什麼叫作半句？」林之洋道：「他的說話雖是一句，因他無情無緒，半吞半吐，及至到俺耳中，卻只半句。俺因他們個個把俺冷淡，後來走開，俺

同妹夫商量，俺們彼此換了衣服，看他可還冷淡，登時俺就穿起綢衫，妹夫穿了布衫，又去找他閒話。那知他們忽又同俺謙恭，卻把妹夫冷淡起來。」

多九公道：「原來所謂兩面，卻是如此！」唐敖道：「豈但如此，後來舅兄又同一人說話，小弟暗暗走到此人身後悄悄把他浩然巾揭起，不意裏面藏著一張惡臉，鼠眼鷹鼻，滿面橫肉。他見了小弟，把掃帚眉一皺，血盆口一張，伸出一條長舌，噴出一股毒氣，霎時陰風慘慘，黑霧漫漫。小弟一見，不覺大叫一聲，「嚇殺我了！」再向對面一望，誰知舅兄卻在地下。」

多九公道：「唐兄嚇的喊叫也罷了，林兄忽然跪下，這卻爲何？」林之洋道：「俺同這人正在說笑，妹夫猛然揭起浩然巾，識破他的行藏，登時他就露出本相，把好好一張臉變成青面獠牙，伸出一條長舌，猶如一把鋼刀，忽隱忽現。俺怕他暗處殺人，心中一嚇，不因不由腿就軟了，望著他磕了幾個頭，這纔逃回。」九公：「你道這事可怪？」

多九公道：「諸如此類，也是世間難免之事，何足爲怪！老夫差長幾歲，卻經歷不少。」

揆其所以，大約二位語不擇人，失於檢點，以致如此。幸而知覺尙早，未遭其害。此後擇人而語，諸凡留神，可免此患了。」

當時唐林二人換了衣服，四人閒談，因落雨不能開船。到晚，雨雖住了，風仍不止。正要安歇，忽聽鄰船有婦女哭聲，十分慘切。

未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花緣 第二十五回

## 第二十六回

遇強梁義女懷德

遭大厄靈魚報恩

話說唐敖聽鄰船婦女哭的甚覺慘切，即命水手打聽，原來也是家鄉貨船，因在大洋遭風，船隻打壞，所以啼哭。唐敖道：『既是本國船隻，同我們卻是鄉親，所謂「兔死狐悲」，今既被難，好在我們帶有匠人，明日不妨略為耽擱，替他修理，也是一件好事。』林之洋道：『妹夫這話，甚合俺意。』隨命水手過去，告知此意。那邊甚是感激，止了哭聲，因已晚了，命水手前來道謝。大家安歇。

天將發曉，忽聽外面喊聲不絕。唐敖同多林二人忙到船頭，只見岸上站着無數強盜，密密層層，約有百人，都執器械，頭戴浩然巾，面上塗著黑烟，個個腰粗膀闊，口口聲聲，只叫『快拏買路錢來！』



三人因見人衆，嚇的魂飛魄散。林之洋只得跪在船頭道：「告稟大王。俺是小本經紀，船上並無多貨，那有銀錢孝敬。只求大王饒命。」那爲首強盜大怒道：「同你好說也不中用！且把你性命結果了再講！」手舉利刃，朝船上奔來。忽見鄰船飛出一彈，把他打的仰面跌翻。只聽得刷刷，刷刷，弓弦響處，那彈子如雨點一般打將出去；真是彈無虛發，每發一彈，岸上卽倒一人。

唐敖看那鄰船有個美女，頭上束着藍綉包頭，身穿葱綠箭衣，下穿一條紫褲，立在船頭，左手舉着彈弓，右手擎着彈子，對準強人，只檢身長體壯的，一個一個打將出去，一連打倒十餘條大漢。剩了許多軟弱殘卒，發一聲喊，一齊動手，把那跌倒的三個擡着一個，兩個拖着，一個，四散奔逃。

唐敖同多林二人走過鄰船，拜謝女子拯救之恩，並問姓氏。女子還禮道：「婢子姓章，祖籍中原。請問三位長者上姓？」貴鄉何處？」唐敖道：「他二人一姓多，一姓林。老夫姓唐，名敖，也都是中原人。」女子道：「如此說，莫非嶺南唐伯伯麼？」唐敖道：「老夫何

住嶺南。小姐爲何這樣相稱？」女子道：「當日姪女父親曾在長安同伯伯並駱魏諸位伯伯結拜，難道伯伯就忘了？」唐敖道：「彼時結拜雖有數人，並無章姓，只怕小姐認差了。」

女子道：「姪女原是徐姓，名喚麗蓉。父名敬功。因敬業叔叔被難，我父無處存身，卽帶家眷，改徐爲章，逃至外洋販貨爲生。三年前父母相繼去世，姪女帶着乳母，原想同回故鄉，因不知本國近來光景，不敢冒昧回去，仍舊販貨度日。不意前日在洋遭風，船隻傷損。昨蒙伯伯命人道及盛意，正在感激，適逢賊人行劫。姪女因感昨日之情，拔刀相助。不想得遇伯伯。」

只見徐承志也跳過船來。原來徐承志聽見外面喧嚷，久已起來，正想動手，因見鄰船有個女子，連發數彈，打倒多人，看其光景，似可得勝，不便出來分功，俟賊人退去，這才露面，走到鄰船。唐敖將他兄妹之事，備細告知。二人抱頭慟哭。

忽見岸上塵土飛空，遠遠有枝人馬奔來。多九公道：「不好了。此必賊寇約會多人前來報讎。還便怎好？」徐承志道：「我的兵器前在淑士國恩恩未曾帶來，船上可有器

械。徐麗蓉道：『船上向有父親所用長槍，不知可合哥哥之用。』衆水手都擎他不動。

現在前艙。請哥哥自去一看。』

徐承志急忙進艙把槍取出，恰恰合手，着實歡喜。只見岸上人馬已近，個個身穿青衫，頭戴儒巾，知是駙馬差來兵馬，連忙提槍上岸。爲首一員大將，手執令旗出馬道：『吾乃士國領兵上將司空魁，今奉駙馬將令，特請徐將軍回國，立時重用。如有不遵，即取首級回話。』

徐承志道：『我在淑土三年之久，並未見用，何以才出國門，就要重用？雖承駙馬美意，但我原是暫時避難，並非有志功名。即使國王讓位，我亦不願。請將軍回去，就將此話上覆駙馬。』此時承志恩恩回鄉，他日如來海外，再到駙馬跟前謝罪。』司空魁大聲說道：

『徐承志既不遵令，大小三軍速速擒拿！』令旗朝前一擺，衆軍發喊齊上。徐承志舞動長槍，略施英勇，把衆兵殺的四散奔逃。司空魁馬上早着了一槍，幾乎墜馬，衆軍簇擁而去。

徐承志等他去遠，剛要回船，前面塵頭滾滾，喊聲漸近，又來許多草寇。個個頭戴浩然

巾，手執器械，蜂擁而至。爲首大盜，頭上雙插雉尾，手舉一張雕弓，大聲喊道：『何處來的幼女，擅敢傷我嘍。』手舉彈弓，對準徐承志道：『你這漢子同那女子想是一路，且喫我一彈！』只聽弓弦一響，彈子如飛而至。

徐承志忙用槍撥落塵埃，挺身上前。大盜掣出利刃，圍在一處。衆嘍囉刀槍並舉，喊聲不絕。那大盜刀法甚精，徐承志只能殺個平手，正想設法取勝，忽見他棄刀跌倒，倒把徐承志喫了一嚇。原來徐麗蓉恐有疏虞，放了一彈，正中大盜面上，隨又連放數彈，打倒多人。衆嘍囉將主將搶回，紛紛四竄。

徐承志這才回船。麗蓉也到唐赦船上，與司徒斌兒姑嫂見面，並與呂氏及婉如見禮。林之洋命人過去修理船隻。徐承志歸心似箭，卽同妹子商議，帶着斌兒同回故鄉。唐赦意欲承志就在船上婚配，一路起坐也便。承志因感妻子賢德，不肯草草，定要日後勤王，得了功名，方肯合昏。唐赦見他立意甚堅，不好勉強。

過了兩日，船隻修好。林之洋感念徐承志兄妹相救之德，因他夫婦俱是恩促逃出，並

未帶有行囊，屬付呂氏做了衣帽被褥，並備路費送去。承志因船上貨財甚多，只將衣帽被褥收下，路費璧回，當時換了衣帽，同斌兒麗蓉別了衆人，改爲余姓，投奔文隱去了。

多九公收拾開船。走了幾日，過了穿胸國。林之洋道：「俺聞人心生在正中，今穿胸

國胸都穿通，他心生在甚麼地方？」多九公道：「老夫聞他們胸前當日原是好好的，後來因他們行爲不正，每每遇事把眉頭一皺，心就歪在一邊，或偏在一邊。今日也歪，明日也偏，漸漸心離本位，胸無主宰，因此前心生一大疔，名叫「歪心疔」，後心生一大疽，名叫「偏心疽」。日漸潰爛，久而久之，前後相通，醫藥無效。虧得有一祝由科用符呪將「中山狼」「波斯狗」的心肺取來補那患處。過了幾時，病雖醫好，誰知這狼的心，狗的肺，也是歪在一邊，偏在一邊的。任你醫治，胸前竟難復舊，所以至今仍是一個大洞。」林之洋道：「原來狼心狗肺都是又歪又偏的！」

行了幾日，到了厭火國。唐敖約多林二人登岸，走不多時，見了一羣人生得面如黑墨，形似獼猴，都向唐敖唧唧呱呱，不知說些甚麼。唐敖望着，惟有發凌。一面說話，又都伸出手來，看其光景，倒像索討物件一般。多九公道：「我們乃過路人，不過上來瞻仰貴邦風景，那有許多銀錢帶在船上。况貴邦被旱失收，將來國王自有賑濟。我們何能周濟許多？」那些人聽了，仍是七言八語，不肯散去。多九公又道：「我們本錢甚小，貨物無多，安能以貨濟人？」林之洋在旁發躁道：「九公，俺們千山萬水出來，原圖賺錢的，並不是出來給錢的。任他怎樣，要想分文，俺是不能！」衆人見不中用，也就走散。還有數人伸手站着。林之洋道：「九公，俺們走罷。那有工夫同這窮鬼瞎纏！」話未說完，只聽衆人發一聲喊，個個口內噴出烈火，霎時烟霧迷漫，一派火光，直向對面撲來。林之洋鬚鬚早已燒的一乾二淨。三人嚇的忙向船上奔逃。幸虧這些人行路遲緩。剛到船上，衆人也都趕到，一齊迎着船頭，口中火光亂冒，烈焰飛騰。衆水手被火燒的焦頭爛額。

正在驚慌，猛見海中擲出許多婦人，都是赤身露體，浮在水面，露着半身，個個口內噴水，就如瀑布一般，滔滔不斷，一派寒光，直向衆人噴去。真是水能克火，霎時火光漸熄。林之洋趁便放了兩鎗，衆人方才退去。再看那噴水婦人，原來就是當日在元股國放的人魚。那羣人魚見火已熄了，也就入水而散。

林之洋忙命水手收拾開船。多九公道：「春間只說唐兄放生積德，那知隔了數月，倒賴此魚救了一船性命。」古人云：「與人方便，自己方便。」這話果真不錯。」唐敖道：「可恨水手還用鳥鎗打傷一個。」

林之洋道：「這魚當日跟在船後走了幾日，後來俺們走遠，他已不見，怎麼今日忽又跑來？」俺見世人每每受人恩惠，到了事後，就把恩情撇在腦後，誰知這魚到不忘恩。這等看來，世上那些忘恩的，連魚鱉也不如了！請問九公：難道這魚他就曉得俺們今日被難，趕來相救麼？」多九公道：「此魚如果未卜先知，前在元股國也不被人網着了。總而言之，凡鱗介鳥獸爲四靈所屬，種類雖別，靈性則一如馬有垂繯之義，犬有濕草之仁。若謂無知無

識，何能如此？即如黃雀形體不滿三寸，尚知銜環之報，何況侏大入魚？」

林之洋道：「厭火離元股甚遠，難道這魚還是春天放的那魚麼？」多九公道：「新舊固不可知，老夫曾見一人，最好食犬，後來其命竟喪衆犬之口。以此而論，此人因好食犬，所以爲犬所傷。當日我們放魚，今日自然爲魚所救。此魚總是一類，何必考其新舊？以銜環食犬二事看來，可見愛生惡死，不獨是人之恆情，亦是物之恆情。人放他生，他既知感，人傷他生，豈不知恨？所以世人每因口腹無故殺生，不獨達了上天好生之德，亦犯物之所忌。」

唐敖道：「他們滿嘴唧唧呱呱，小弟一字也不懂，好不令人氣悶！」多九公道：「他這口音還不過於離奇。將來到了歧舌，那才難懂哩。」唐敖道：「小弟正因音韻學問盼望歧舌，爲何總不見到？」多九公道：「前面過了結胸，長臂，翼民，豕喙，伯慮，巫咸，等國，就是歧舌疆界了。」

林之洋道：「今日把俺一嘴鬚鬚燒去，此時嘴邊還痛，這便怎處？」多九公道：「可惜



老夫有個妙方，連年在外，竟未配得。」唐敖道：「是何藥品？何不告訴我們？也好傳人濟世。」

多九公道：「此物到處皆有，名叫「秋葵」。其葉宛如雞爪，又名「雞爪葵」。此花盛開時，用麻油半瓶，每日將鮮花用筯夾入，俟花裝滿，封口收貯，遇有湯火燒傷，搽上，立時敗毒止痛。傷重者連搽數次，無不神效。凡遇此患，如急切無藥，或用麻油調大黃末搽上也好。此時既無葵油，只好以此調治了。」

唐敖道：「天下奇方原多，總是日久失傳，或因方內並無貴重之藥，人皆忽略，埋沒的也就不少。那知並不值錢之藥，倒能治病。即如小弟幼時忽從面上生一肉核，非瘡非疣，不痛不癢，初起小如綠豆，漸漸大如黃豆，雖不疼痛，究竟可厭。後來遇人傳一妙方，用烏梅肉去核燒存性研末，清水調敷，搽了數日，果然全消。又有一種肉核，俗名猴子，生在面上，雖不痛癢，亦甚可嫌。若用銅錢套住，以祁艾炙三次，落後永不復發。可見用藥不在價之貴賤，若以價值而定好醜，真是誤盡蒼生！」

多九公道：「林兄已四旬以外，今日忽把鬚髮燒去，露出這副白臉，只得二旬光景，無怪

海船朋友把他叫做「雪見羞」。唐敖道：「舅兄綽號雖叫「雪見羞」，但面上無雪，誰知厭火國人口中卻會放火！」多九公道：「這怪老夫記性不好，只顧遊玩，就把「生火出其口」這話忘了。」林兄現在嘴痛，莫把大黃又要忘了。」隨即取出遞給。林之洋把麻油敷在面上，過了兩天，果然全愈。

這日大家正在舵樓眺望，只覺燥熱異常，頃刻就如三伏一般，人人出汗，個個喘息不止。唐敖道：「此時業已交秋，為何忽然燥熱？」多九公道：「此處近於壽麻疆界，所以覺熱。古人云：「壽麻之國，正立無影，疾呼無響，爰有大暑，不可以往。」虧得另有岔路可以越過，再走半日就不熱了。」

唐敖道：「如此暖地，他們國人如何居住？」多九公道：「據海外傳說，彼處晝天最熱，每到日出，人伏水中，日暮熱退，才敢出來。又有人說：其人自幼如此，倒不覺熱，最怕離了本國，就是夏天也要凍死。」據老夫看來，伏水之說，恐未盡然，至離本國就要凍死，此話倒還近。

理。即如花木有喜暖的，一經移植寒地，往往致死，就是此意。」

唐敖道：「小弟聞得仙人與虛合體，日中無影；又老人之子，先天不足，亦或日中無影。壽麻之人無影，不知何故？」多九公道：「大約他們受形之始，所稟陽氣不足，以致代代如此。即如這樣暖地，他能居住，其陽氣不足可想而知，自然立日無影了。」

忽聽船上人聲喧嘩。原來有個水手受了暑熱，忽然暈倒，衆人發慌，特來討藥。多九公忙從箱中取了一撮藥末道：「你將此藥拏去，再取大蒜數瓣，也照此藥輕重，不多不少，一齊搗爛，用井水一碗和勻，澄清去渣，灌入腹中，自然見效。」

衆人接了，恰好水艙帶有井水，登時配好，灌了下去。不多時，蘇醒過來，平復如舊。之洋道：「九公，這是甚藥？恁般靈驗！」多九公道：「你道是何妙藥？」

未知說出何等妙藥，再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觀奇形路過翼民郡

談異相道出豕喙鄉

話說多九公道：『林兄，你道是何妙藥。原來這是一街心土。』凡夏天受暑昏迷，用大蒜數瓣，同街心土各等分搗爛，用井水一椀和勻澄清，去渣服之，立時即蘇。此方老夫曾救多人。雖一文不值，卻是濟世仙丹。』

這日過了結胸國。林之洋道：『他們國人爲甚胸前高起一塊。』多九公道：『只因他們生性過懶，且又好喫，所謂好喫懶做。每日喫了就睡，睡了又喫，飲食不能消化，漸漸變成積痞，所以胸前高起一塊。久而久之，竟成癩疾，以致代代如此。』林之洋道：『這病九公可能治麼？』多九公道：『他若請我醫治，也不須服藥，只消把他懶筋抽了，再把懶蟲去了，包他是個好人。』

唐敖道：「此時忽又燥熱異常，是何緣故？」多九公道：「我們只顧閒談，那知今日風

帆甚順，此處已近炎火山。古人所謂「炎火之山，投物輒燃」就是指此而言。」

林之洋道：「西遊記有個火焰山，這里又有炎火山，原來海外竟有兩座火山。」多九

公笑道：「林兄此言未免把天下看的過小了。若論火山，只就老夫所見而言：海外耆薄國

之東有火山國，山中雖落大雨，其火仍舊；火中常有白鼠走至山邊覓食，獵人捕獲，以毛做布，

就是如今「火澣布」。又自燃洲有樹生於火山，其皮亦可織爲「火澣布」。西域且彌

山畫望山孔如烟，夜望如燈。崦嵫之北，其山有石，若以兩石相打，登時只覺水濺，潤後旋即

出火。又炎洲有火林山，火洲有火焰山，海中有沃焦山，遇火即燃。——這都是老夫向日到

過的。其餘各書所載火山，不能枚舉。從前會否走過，事隔多年，也記不清了。」

唐敖道：「據小弟看來，天下既有五湖四海許多水，自然該有沃焦炎洲許多火。也是

天地生物，不偏不倚，水火既濟之意。但小弟被這暑熱薰蒸，頭上只覺昏暈，求九公把街心

土見賜一服。」多九公道：「唐兄不過偶爾受些暑氣，只消嗅些平安散就好了。」即取

出一個小瓶。

唐敖接過，揭開瓶蓋，將藥末倒在手巾，嗅了許多，打了幾個噴嚏，登時神清氣爽，道：「如此妙藥，九公何不將藥方賜我？」日後傳人，也是一件好事。」多九公道：「此方用西牛黃肆分，冰片陸分，麝香陸分，蟾酥壹錢，火硝叁錢，滑石肆錢，煨石膏貳兩，大赤金箔拾張，共碾細末，越細越好，磁瓶收貯，不可透氣，專治夏月受暑頭目昏暈，或不省人事，或患痧腹痛，吹入鼻中，立時起死回生。如驢馬受熱暈倒，也將此藥吹入即蘇。故又名「八馬平安散。」古方用硃砂配合，老夫恐他污衣，改爲白色。」把方寫了。唐敖接過，再三致謝。

炎火山過去，路過長臂國。有幾個人在海邊取魚。唐敖道：「他這兩臂伸出來竟有兩丈，比他身子還長，倒也異樣。」多九公歎道：「凡事總不可強求。卽如這注錢財，應有我分，自然該去伸手；若非應得之物，混去伸手，久而久之，徒然把臂弄的多長，倒像廢人一般，於事何濟？」

又走幾日，到了翼民國，將船泊岸。三人上去，走了數里，並未看見一人。林之洋惟恐

過遠，意欲回船。唐敖因聞此國人頭長有翼，能飛不能遠，並非胎生，乃是卵生，決意要去看

看。林之洋拗不過，只得跟着前進。又走數里，才有人烟。只見其人身長五尺，頭長也是

五尺，一張鳥嘴，兩個紅眼，一頭白髮，背生雙翼，渾身碧綠，倒像披着樹葉一般，也有走的，也有飛的。那飛的不過離地二丈，來來往往，倒也好看。

林之洋道：「他們個個身長五尺，頭長也是五尺。他這頭爲甚生得這長？」多九公

道：「老夫聞說此處最喜奉承，北邊俗語叫作『愛戴高帽子』，今日也戴，明日也戴，滿頭盡是高帽子，所以漸漸把頭弄長了。這是戴高帽子戴出來的。」

唐敖道：「怪不得古人說是卵生，果然像個四足鳥兒。」林之洋道：「若是卵生，這些

女人自然都會生蛋了。俺們爲甚不買些人蛋？日後到了家鄉，賣與戲班，豈不發財麼？」

多九公道：「班中要他何用？」林之洋道：「俺看這些女人，也有年紀老的，也有年紀

小的，若會生蛋，那年紀老的生的自然是老蛋，年紀小的生的自然是小蛋。俺們有了老蛋小蛋，到了家鄉，那些戲班爲甚不要？只怕小蛋還更值錢哩。」

多九公道：「林兄把「旦」字認作白字了。他們小旦並非雞蛋之「蛋」，你如不信，把他肚腹剖開，裏面並無蛋黃，只有一肚曲子。還有拏的好身段，推的好衫子。並且還有絕妙的小嫩嗓子。」林之洋道：「九公說他並無蛋黃，據俺看來，只怕還有元絲鏢哩。再要搜尋，大約金鑊子也是有的。就是那扛旗兒二等小旦萬不濟，也有幾塊洋錢，也有一個包金鑊子。就只令俺不懂的，剛纔說的明明是個「旦」字，爲甚是白字？若是白字，下面多了一畫，上面少了一撇，這是怎講？」

唐敖道：「舅兄何必只管談論小旦？你看這些飛的，飄飄揚揚，比走甚快。我們到此離船已遠，纔見幾位老翁，竟有雇人駝着飛的。據小弟愚見，我們回船，何不也雇人駝去，豈不爽快？」

林之洋正因走的腿酸，聽見此話，卽雇三個駝夫，一齊伏在肩上，登時展翅飛起。轉眼



間，到了船上。駝夫收翅落下。三人下來，開發腳錢，起錨揚帆。

這日到豕隊國，遊了片時回船。

唐敖道：『此國人爲何生一張豬嘴？』

而且語音不同，

倒像五方雜處一般，是何緣故？』多九公道：『當日我曾打聽，不得其詳；後在海外遇一奇人，細細談起，方纔明白。原來本地向無此國，只因三代以後，人心不古，撒謊的人過多，死後阿鼻地獄容留不下，若令其好好托生，恐將來此風更甚，因此冥官上了條陳，將歷來所有謊精，擇其罪孽輕的俱發到此處托生；因他生前最好扯謊，所以給他一張豬嘴，罰他一世以糟糠爲食。世上無論何處，謊精死後，俱托生於此，因此各人語音不同。其嘴似豬，故鄰國都以「豕隊」呼之。』

走了兩日，路過伯慮國。

唐敖又要上去遊玩。

多九公因配藥不能同去。

林之洋同

唐敖去了。

二人去後，多九公配了許多痢瘡及金瘡各藥，以備沿途濟人之用。

方纔配完。

唐林二人也就回來。

唐敖道：「怪不得九公不肯上去。原來此地另是一種風氣。方纔小弟見他們那種磕睡光景，好沒興趣。並且行路時也是閉目緩步。如此疲倦，何不在家睡睡？必定強要出來，這是何意？」多九公道：「海外有兩句口號，說這伯慮國的風俗，難道林兄也不知麼？」林之洋道：「海外都說『杞人憂天』，『伯慮愁眠』，俺卻不懂。」

多九公道：「當日杞人怕天落，把他壓死，所以日夜憂天，此人所共知的。這伯慮國雖不憂天，一生最怕睡覺。他恐睡去不醒，送了性命，因此日夜愁眠。此地向無衾枕，雖有床帳，係爲歇息而設，從無睡覺之說，終年昏昏昏迷，勉強支持。往往有人熬到數年，精神疲憊，支撐不住，一覺睡去，百鈔呼喚，竟不能醒。其家聚哭以爲命不可保。及至睡醒，業已數月。親友聞他醒時，都來慶賀，以爲死裏逃生，舉家莫不欣喜。此地惟恐睡覺，偏偏作怪，每有人睡去竟會一睡不醒，因睡而死的，不計其數，因此更把睡覺一事，視爲畏途。」

唐敖道：「此處既有睡去不醒之人，無怪更要愁眠。但睡去不醒，未免過奇，不知何

故』多九公道：『他們如果也像常人夜眠晝起，照常過日子，何至睡去不醒？因他終年不眠，熬的頭暈眼花，四肢無力，兼之日夜焦愁，胸中鬱悶，一經睡去，精神渙散，就如燈盡油乾，要想氣聚神全，如何能夠？自然魄散魂銷，命歸泉路了。』

唐敖道：『此地壽數如何？』多九公道：『他們自從略知人事，就是滿腹憂愁，從無一日開心，也不知喜笑歡樂爲何物。你只看他終日愁眉苦臉，年未弱冠，鬚髮已白，不過混一天是一天，那裏還講壽數。』

唐敖道：『可見過於憂愁，也非養生之道。今聽九公之言，小弟從此把心事全都撇去，樂得寬心多活幾年。』

又走幾時，到了巫咸國，把船收口。林之洋發了許多綉緞去賣。唐敖因肚腹不調，不能上去。多九公向來游玩，原是奉陪的，今見唐敖不去，樂得船上養靜。

唐敖悶坐無聊，來到後面舵樓四面望一望道：『請教九公：那邊青枝綠葉，大小不等，是

何樹木？」多九公答道：「大樹是桑，居民以此爲柴；小樹名叫木棉。此地不產絲貨，向無綉緞，歷來都取棉絮織而爲衣，所以林兄特帶綉緞來此貨賣。」

唐敖道：「小弟向日因古人傳說，巫咸之人採桑往來，以爲必是產絲之地，那知卻是有桑無蠶。可惜如此好桑，竟爲無用之物。舅兄此去貨物可能得利？」多九公道：「當初有人來此販貨，如財運亨通，竟可大獲其利。因木棉失收，國人無以爲衣，絲貨一到，就如得了至寶一般，莫不爭着購買。近來此樹茂盛，來此販貨的不能十分得利。但木棉究竟製造費力，兼之此地不善織紡，如有絲販到此，那富貴之家，或多或少，也都出價置買。就只利息不能預定。只要客販稀少，也就獲利了。」

唐敖道：「偏偏小弟今日患痢，不能前去一看。」多九公道：「貴恙既是痢疾，何不早說？老夫有藥在此。」即取一包藥末道：「藥引都在上面，按引調服，不過五六服就可痊愈。」唐敖隨即照引服了。

當時林之洋也就回來，談起貨物，「原來此地數年前外邦來了兩個幼女，帶了許多蠶

子，在此養蠶織紡，連年日漸滋生。本處人也有學會織機，都以絲綿爲衣。俺們絲貨雖不獲利，還不虧本。喜得前在白民國賣了一半，存的不多。再耽延兩日，就好出脫了。」安歇一宿。次日仍去賣貨。

唐敖又把藥末用了一服，竟自全愈。着實歡喜，來至後面，再三拜謝道：「九公，此藥不啻仙丹。是何妙品？如此神效！」多九公道：「當日老夫高祖母常患此病，我會祖百般醫治，總不見好；後來虧得割股煎藥，纔能脫體。過了幾年，我高祖母年已六旬，又患此恙；因素日曉得我會祖爲人最孝，恐有割股等事，到了煎藥時，總要親自過目，方肯下咽。後來日重一日，我會祖無計可施，因敵處有座大山，名叫小方丈，恐有仙人在內，於是赤足披髮，一步一步，來到山上，叩求神仙垂救，情願減壽代母，如是三日三夜，水米不曾沾唇。到第四日，有個漁翁傳了此方。一連進了五服，這纔痊愈，又活四十年。到了一百歲，無疾而終。所以此方流傳至今。」

唐敖道：「九公，令會祖既割股於前，又叩禱於後，如此孝心，自然該有神仙傳此妙方。」

既這等神效，九公何不刊刻流傳，使天下人皆免此患，共登壽域？豈不是件好事？」多九公道：「我家人丁向來指此爲生，若刊刻流傳，人得此方，誰還來買？老夫原知傳方是件好事，但一經通行，家中缺了養贍，豈非自討苦喫麼？」

唐敖搖頭道：「那有此事！世間行善的自有天地神明鑒察。若把藥方刊刻，做了倍大善事，反要喫苦，斷無此理。若果如此，誰肯行善。當日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賈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諸如此類，莫非因作好事而獲善報。所謂「欲廣福田，須憑心地。」九公素稱達者，何以此等善事倒不修爲？卽如令曾祖以孝心感格而得仙方之報，今九公傳了此方，又安知不別有富貴之報？况令郎身入贅門，目前雖以舌耕爲業，若九公刻了此方，焉知令郎不聯捷直上？那時食了皇家俸祿，又何須幾個藥資爲家口之計呢？」多九公點頭道：「唐兄賜教極是。日後老夫回去，定將此方刊刻流傳，並將祖上所有秘方也都發刻，以爲濟世之道。就以今日爲始，我將各種秘方，先寫幾張，以便沿途施送，使海外人也得此方，豈不更好？」

唐敖道：「人有善念，天必從之。」九公既發這個善心，日後自有好處。請教此方

究竟是何妙藥？」多九公道：「此方用蒼朮米泔浸陳土炒焦，三兩；杏仁去皮尖，去油，二兩；

羌活，炒，二兩；川烏去皮，麪包煨透，一兩五錢；生大黃，炒，一兩；熟大黃，炒，一兩；生甘草，炒，一兩五

錢；共為細末。每服四分。小兒減半。孕婦忌服。赤痢用燈心三十寸煎濃湯調服；白痢，

生薑三片，煎濃湯調服；赤白痢，燈心三十寸，生薑三片，煎濃湯調服；水瀉，米湯調服。病重的

不過五六服即愈。但燈心、生薑，必須照方濃煎，纔有藥力。」把方寫了。

唐敖接過看一看道：「小弟每見醫家治痢用大黃數錢之多，仍不中用，何以此方只消

數釐，就能立見奇效？」可見用藥全要佐使配合得宜，自然與衆不同。」說話間，忽然想起

駱紅蕖所託的事來。

未知所託何事，再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老書生仗義舞龍泉

小美女銜恩脫虎穴

話說唐敖忽然想起前在東口山開得薛仲璋逃在此地，今痼疾已愈，意欲前去相訪，因將駱紅蓮託寄薛蘅香之信，帶在身邊，約了多九公一同上岸。走了多時，見前面一帶樹林，極其青翠。多九公道：『此樹就是前日所說木棉了。』

唐敖聽了，正在仰觀，忽見樹上藏着一個大漢。恰好林之洋回來，唐敖暗暗告知，都把器械取出，以作準備。只見遠遠有個老媽，同一幼女走過。那大漢見了，從樹上跳下，手執利刃，把去路攔住。三人一見，各執器械迎了上去。

只聽那大漢喊道：『你這女子小小年紀，下此毒手，害得我們好苦！今日冤家狹路相逢，我且除了此害，替衆報讎！』手舉利刃，邁步上前，迎着女子，剛要用刀砍去。



唐敖早已隄防，說聲不好，將身一縱，擯至跟前，手執寶劍，把刀朝上一架。大漢震的幾乎跌倒。那幼女早已嚇的跌倒。原來唐敖自從服了仙草，兩臂添了千斤之力，此時只想救那幼女，誰知用力過猛，大漢那把刀早已飛上天去。

唐敖道：「壯士住手，不可行兇。此女有何冒犯？」大漢把唐敖上下打量道：「我看先生這樣打扮，想是中原來的。你們都是明禮之人，只問這個惡女向日所作所爲，就知在下並非冒昧行兇了。」

登時多林二人都趕到。那個老媽把女子攙起，戰戰兢兢，嬌啼不止。唐敖道：「請問女子尊姓？家住何處？爲何冒犯壯士？」女子垂淚道：「婢子姓姚，名甚馨，現年十四歲，本籍天朝，寄居在此，業已數載。向隨父母養蠶爲業。父母去世，跟着舅母度日。今同乳母前來掃墓，不幸忽遇強梁。尙求恩人始終垂救。倘脫虎口，沒世不忘。」

大漢道：「你這惡女只顧養那毒蟲，那知數萬人家都被你害的無以爲生！」林之洋道：「你這大漢畢竟爲甚殺他？從實說來，你莫牢吞半吐，俺不明白！」

大漢道：「我是巫咸國經紀，向來本處所產木棉，都出我手交易。自從此文同織機女子到了此地，養出無數厠絲的毒蟲，又織出許多絲片在此貨賣，我們生意雖覺冷淡，也還不妨。那知近來他們竟將這個惡術四處傳人，以致本地婦女也都學會養蠶織機，個個都以絲片爲衣，不用木棉。此地凡種木棉之家，就如別處田產一般，莫不指此爲生。此文只願把那毒蟲流傳國內，以致向種木棉之家，大半廢了祖業，無以爲生。所以在下特來傷他，以除大害。今遇列位，雖是他絕處逢生，那要害此女的豈止億萬，日後何能逃脫。如要保全，惟有卽離本國，另投生路。儻執迷不醒，我自另有別法！」將手一拱，尋了利刃，忿忿而去。

唐敖道：「貴府還有何人？令尊在日作何事業？」女子道：「父名姚禹，曾任河北都督；因同九王爺勤王未遂，家鄉不能存身，帶着家口，逃至此地，旋即去世。我母亦相繼前亡。同舅母宣氏同住。喜得薛蘅香表姪善於織紡，婢子素跟母親，亦善養蠶，身邊帶有蠶子，因見此處桑樹極盛，故以養蠶織紡爲生。不期在此日久，鄰舍婦女也都跟着學會，因此四處轟傳，以致忤了衆人。今日若非恩人相救，幾遭毒手。」說着拜了下去。

唐敖還禮道：「請問小姐，那薛蘅香姪女現住何處？他父母可都康健？」姚芷馨道：

「蘅香表姐之父乃婢子舅舅，久已去世。如今只有舅母宣氏帶着表弟薛選並表姐蘅香與婢子同居。恩人呼蘅香姐姐爲姪女，是何親故？」

唐敖道：「我姓唐，名敖，祖籍嶺南。向日同蘅香之父結拜至交，今日正來相訪。那知卻已去世。小姐既與蘅香姪女同居，就請引我一見。」姚芷馨道：「原來如此。」於是同

乳母引路進城。

到了薛家，只見許多人圍在門首，喊成一片，口口聲聲只要織機女子出來送命。姚芷馨嚇的不敢上前。唐敖同多林二人擁到門首，只見樹林中那個大漢也在其內。

唐敖因見人衆，即大聲說道：「諸位且停喧鬧，聽我一言奉告。這薛家不過在此暫居，今我三人特來接他們回中原。衆位暫且各散，自有計較。」那大漢聽了，曉得唐敖手段利害，只得帶着衆人紛紛四散。

乳母把門叫開。姚芷馨引着三人進去，見了宣氏夫人。薛蘅香嚇的戰戰兢兢，帶着

兄弟辭選，出來見禮。姚芷馨把唐教樹林相教，並勸散衆人之話，告訴宣氏一遍。宣氏泣拜，備述歷年避難各話，並求唐教設法籌一安身之地。

多九公道：「前在東口山，駱小姐曾有託寄薛小姐之信，唐兄何不取出？」據老夫愚見，夫人莫若投奔彼處，彼此也好照應。」唐教將信取出。薛蘅香接過看了道：「原來紅葉姐姐候叔叔海外回來，如遇恩教，即隨太公同回家鄉，因此來約姪女做伴，以候機緣。他既有信來約，此處又難久居，自應投奔東口爲是。」

林之洋道：「昨日俺見海口有隻熟船，不日就回天朝。夫人搭了這船，倒也甚便。」宣氏道：「如此雖善，但缺路費，這卻怎好？」唐教道：「這個不消嫂嫂過慮。小弟自有預備。」因託林之洋先去看船。薛蘅香即同姚芷馨收拾行李。

唐教見蘅香品貌甚佳，忽然想起魏家兄妹，意欲替他們作伐，即將此意並驛鳳山相會的話說了。宣氏甚喜，欲懇唐教賜一書信，以便順路到彼，上去望望。唐教應允。

不多時，林之洋把船看定，衆水手搬發行李。唐教命薛選引到薛仲璋墳墓，慟哭一場。

把靈樞搬到船上，一齊登舟。宣氏與呂氏互相拜見。耽擱一日。

次日，唐敖寫了麟鳳東口書信，並送許多路費。宣氏再三拜謝。

姚芷馨、薛蘅香、感激

唐敖救命之德，戀戀不捨，灑淚而別。行了多時，到了麟鳳山，訪到魏家，送了書信，兩家結為

『秦晉』之好。

萬氏夫人因薛選家傳絕好連珠鎗，留下宣氏同居，就命薛選在山驅除野

獸。後來賂紅蓮在水仙村起身，寄信與薛蘅香，衆人方纔同回故鄉。

那日唐敖送過宣氏，也就開船。不多幾日，到了歧舌國。林之洋素知國人最喜音樂，

因命水手攜了許多笙笛，並將勞民國所買雙頭鳥兒也帶去貨賣。唐多二人也就上去。

只見那些人滿嘴唧唧呱呱，不知說些甚麼。

唐敖道：『此處講話，口中無數聲音，九公可懂得麼？』多九公道：『海外各國語音，惟

歧舌最難懂，所以古人說：『歧舌一名反舌，語不可知，惟其自曉。』當日老夫意欲習學，竟

無指點之人。後來偶因販貨路過此處，住了半月，每日上來聽他說話，就便求他指點。學

來學去，竟被我學會。誰知學會歧舌之話，再學別處口音，一學會，毫不費力。可見凡事最忌畏難。把難的先去做，其餘自然容易。就是林兄也虧老夫指點，他纔會的。」

唐敖道：「九公既言語可通，何不前去探聽音韻來路呢？」多九公聽了，想了一想，不覺點頭道：「唐兄真好記性！此話當日老夫曾在黑齒國言過，若非此時說起，老夫也就忽略了。今既到此，自然要去探聽一番。海外有兩句口號道得好：『若臨歧舌不知韻，如入寶山空手回。』可見韻學竟是此地出產。待老夫前去問問。」

正要舉步，迎面走過一個老者，舉止倒也文靜。多九公因拱手學着本地聲音，說了幾句。那人也拱手答了幾句。談了多時，那人忽然搖頭吐舌，似有爲難之狀。唐敖趁他吐舌時，細細一看，原來舌尖分做兩個，就如剪刀一般，說話時舌尖雙動，所以聲音不一。

二人談之許久，多九公忽向老者連連打躬。那老者又說了幾句，把袖子一揸，揚長而去。多九公殘了一殘，回過頭來，望着唐敖，仍學歧舌口音，唧唧呱呱，說個不了。唐敖不覺發笑道：「九公何苦徒費唇舌？你這鄉談，暫且留着，等小弟日後學會再說罷。」

多九公聽了，不覺吓了一口道：「老夫真好昏愊！這總是那老兒把我氣昏了。方纔老夫同他說了幾句閒話，趁勢談起音韻，求他指教，他聽了只管搖頭說：『音韻一道，乃本國不傳之秘。國王向有嚴示，如有希冀錢財，妄傳鄰邦的，不論臣民，俱要治罪。所以不敢亂談。』」老夫因又懇道：「老丈不過暗暗指教，有誰知道？我們如蒙不棄，賜之教誨，感激尚且不懈，豈有走露風聲之理？千萬放心！」他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此事關係甚重，斷不敢違命。」後來我又打躬，再三相懇。他道：「當日鄰邦有人送我一個大龜，說大龜腹中藏着至寶，如將音韻教會，那人情願將寶取出，以做酬勞。當日我連大龜尚且不要，不肯傳他，何況今日你不過作兩個揖，就想指教？難道你身上的揖比龜肚裏的寶還值錢？未免把身分看的過高了。」老夫因他以龜比我，未免氣惱，只顧出神。那知倒同唐兄說起此地話來。」

唐敖不覺發愁道：「他珠寶尚且不肯，不意習學音韻竟如此之難。這卻怎好？惟有拜求九公設法，想個門路，也不枉小弟盼望一場。」

多九公付了一付道：『今日已晚，我們且回。』

唐兄既不懂他言語，明日也不必上來。

且等老夫破這一天工夫，四處探聽一番。儻遇年幼的，只要話中露其大概，略得皮毛，就可慢慢追尋了。』回到船上，林之洋貨物雖已賣完，因那雙頭鳥兒有個官長要去孝敬世子，雖出若干價錢，林之洋仍不肯賣，意欲大大擗價，借此多得幾倍利息，因此尚有耽擱。

次日，多林二人分路上岸。唐敖在船守了一日。到了下午，多九公回來，不住搖頭道：

『唐兄，這個音韻，據老夫看來，只好來生託生此地再學罷。今日老夫上去，或在通衢僻巷，或在酒肆茶坊，費盡脣舌，四處探問，要他們露出一字，比登天還難。我想問問少年人或者有些指望，誰知那些少年聽見問他音韻，掩耳就走，比年老人更難說話。』

唐敖道：『他們如此害怕，九公可打聽國王向來定的是何罪名。』多九公道：『老夫也會打聽，原來國王因近日本處文風不及鄰國，其能與鄰邦並駕齊驅者，全仗音韻之學。就如周饒國能爲機巧，以飛車爲不傳之秘，都是一意。他恐鄰國再祀音韻學去，更難出人頭地，因此禁止國人，毋許私相傳授。但韻學究屬文藝之道，儻國人希圖錢財，私授於人，又



不好重治其罪，只好定一個小小風流罪過。唐兄請猜一猜。」

唐敖道：「小弟何能猜出？請九公說說罷。」多九公道：「他定的是如將音韻傳與鄰邦，無論臣民，其無妻室者，終身不准娶妻；其有妻室者，立時使之離異；此後如再違犯，立即閹割。有此定例，所以那些少年一聞請教韻學，那有妻室的，既怕離異，其未婚娶的，正在望妻如渴，聽了此話，未免都犯所忌，無不掩耳飛跑。」

唐敖道：「既如此，九公何不請教鰥居之人呢？」多九公道：「那鰥居的雖無妻室，不怕離異，安知他將來不要續絃，不要置妾呢？况那鰥居的面上又無鰥居字樣，老夫何能遇見年老的就去問他有老婆無老婆？」唐敖聽了，不覺好笑起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服妙藥幼子回春

傳奇方老翁濟世

話說唐敖聽了多九公之言，又是好笑，又是氣悶道：「看這光景，難道竟無一毫門路麼？」多九公道：「今日我已筋疲力盡，如唐兄心猶不死，只好自去探問。老夫實無良策了。」只見林之洋提着雀籠，笑嘻嘻回來。

唐敖道：「舅兄今日爲何這樣歡喜？」

林之洋道：「本地有位官長，連日向俺買這雙頭鳥兒，出的價錢，俺細細核算，比俺當日買價已有幾十倍利息。俺今日原想要賣，因他小廝暗對俺說：『我家主人買這鳥兒，要送世子的。你如不賣，他必添價。我今通個消息與你。』俟交易後，分我幾分彩頭就是了。」

俺待這個信息，那裏肯賣，果然復又添價。方纔那小廝因天晚叫俺回來，明日再去。他家

主人還要添價。俺素日聞得有人談論，奴僕好的叫作義僕。這個小厮，這般用情，待俺果真是個義僕。俺一路想來，因此歡喜。」

多九公道：「他是那官長的小厮，林兄認作己僕，不獨賴忝知己，過於臉厚，就使你身後跟了許多豪奴，帶着無數俊僕，這個架子也薰不動誰！也嚇不倒人！令人反覺肉麻！」

林之洋道：「俺怎敢認他作僕，混擺架子。俺只恨這萬世爲奴的，他們總是見錢眼開，從不記得主人衣食恩養，一見了錢，就把主人恩情撇在九霄雲外。如今把俺林之洋待得倒像主人一般，他既這樣，俺也只好把他認作小厮了。」

大家用飯安歇，次日起個黑早，提着雀籠去了。唐敖因韻學無望，心中煩悶，睡到巳時

方起，正同多九公閒話。林之洋提着雀籠，愁眉不展，歎氣而歸。

唐敖道：「舅兄爲何這樣？莫非那小厮有甚欺騙麼？」林之洋道：「俺早間上去，那

個官長果又添價。俺本意要賣，那小厮說他主人就要上朝，此時急忙，莫若等他回來，還可慢慢增價。俺因這鳥他總是要買的，樂得多靠半日，再增幾分利息。誰知這官長下朝，忽

命小厮回俺不要了。俺暗暗打聽，原來那個世子最喜騎射，今日出去打獵，那馬失足從高處滾下，把世子跌傷，人事不知，現在只有呼吸之氣。國王業已預備棺木。這位官長因得此信，那肯買這鳥兒，只說別處買了。後來隨俺減價，他總不要。俺想這鳥惟在歧舌還有人出價，若到別處，有誰來買。只好飯後去碰碰機會。看來要想昨日一半利息，也不能了。』用過飯又提着雀籠歎氣而去。

唐敖把婉如做的詩賦改了幾首，悶坐無聊，同多九公上去閒步，來到關市，只見許多人圍著一道黃榜，在那裏高聲朗誦。二人近前看時，原來因世子墜馬跌傷，命在旦夕，如有名醫高士療治得生，本國之人，賜銀五百，鄰邦之人，贈銀一千。

多九公看了，走到黃榜跟前，輕輕把榜揭了。看守兵役，見多九公不是本處打扮，有幾個飛忙去請通使，一面預備車馬，將多九公送至迎賓館。唐敖茫然不解，只好跟在後面。登時通使已到。三人見禮歸座。

多九公道：『請教老兄尊姓？』通使道：『小子姓枝，名鐘。二位尊姓？貴邦何處？』

來此有何貴幹？」多九公道：「老夫姓多，乃中原人氏，幼年忝列黉門。」因指唐敖道：

「今同這位唐敞友貿易，路過貴處，特地上來瞻仰；因見國王張挂榜文，係爲世子玉體跌傷之事，老夫於岐黃雖不深知，向來祖上傳有濟世良方，凡跌打損傷，立時起死回生，但藥有外敷內服之不同，必須面看傷之輕重，方能斟酌用藥。」通使隨即告知國王。

多九公託唐敖把藥取來，通使請二人來到王府。進了內室，只見世子睡在床上，兩腿俱傷，頭破血出，因跌的過重，昏迷不醒。多九公託通使取了半碗童便，對了半碗黃酒，把世子牙關撬開，慢慢灌入；又從懷中取出藥瓶，將藥末倒出，敷在頭上破損處，隨即取出一把紙扇，一面敷藥，一面用力狠搨。衆宮人看見，都鼓譟喊叫起來。

通使道：「大賢暫停貴手。」世子跌到如此光景，命在垂危，避風還恐避不來，如何反用扇搨，豈非雪上加霜麼？」多九公道：「老夫所敷之藥，名叫「鐵扇散」，必須用扇搨之，方能立時結疤，可免破傷後患。此方乃異人所傳，老夫用之已久。敷藥時雖用鐵扇搨他，也無妨礙，所以叫作「鐵扇散」。尊駕只管放心。老夫豈敢以人命爲兒戲？」一面說

話，仍是手不停扇。

不多時，那些傷處果然俱已結疤。世子漸漸蘇醒，口中呻吟不絕。通使道：『大賢妙藥，真是起死仙丹。此時頭面破傷，雖醫治無礙，但兩腿俱已骨斷筋折，有何妙藥，尙求速爲療治。』

多九公道：『貴處可有鮮蟹？』通使道：『此地向無此物，不知有何用處？』多九公

道：『凡跌打筋骨損傷，無論輕重，先取童便半碗，以醇黃酒半碗煎熱衝服，雖昏迷欲絕，亦能復蘇。每日進二三服，傷輕的不過數日即愈。每見跌打損傷而至喪命者，皆因傷筋動骨，痛入肺腑，瘀血凝結。醫治稍遲，往往無救。童便黃酒，行瘀止痛，兼且固本，故有起死回生之妙。世人不知，良爲可惜。但須早服，遲即難治。儻骨斷筋折，損傷過重，服過童便黃酒，即取生蟹搗爛，以好燒酒衝服，其渣敷在患處，日日服之，亦能接筋續骨。其童便黃酒，每日仍不可缺。如無生蟹，或取乾蟹燒灰酒服亦可。此跌打損傷第一奇方。今貴處既無此物，幸老夫帶有七釐散，也是一樣。』即將藥瓶取出，把藥秤了七釐，用燒酒衝調，給世子服

了；又取許多七釐散，也用燒酒和勻，敷在兩腿損傷處。世子服藥，略覺寧靜，漸漸睡去；少時睡醒，又將黃酒童便服了一碗。

多九公見世子已有轉機，因向通使道：『世子之病，業已無礙，請國王只管放心，大約不過數日，就可痊愈。如世子酒量能飲多飲，可將黃酒童便，時時衝服。老夫暫且告辭，明日再來用藥。』通使道：『方纔國王分付，意欲大賢在賓館暫住幾時，以便就近用藥。現在酒飯俱已預備，就請二位過去。』大家起身，來至迎賓館，用過酒飯，就在賓館宿了。唐敖回船送信。

次日，多九公又替世子敷了許多藥，又喫了一服七釐散，好在世子酒量極大，就以黃酒童便當茶，時時衝服，每日仍舊喫藥敷藥。不多幾日，漸漸平復，惟行路不便。多九公原要留下藥料，令他再服幾日，就可好了，因要借此訪訪韻學消息，所以略為耽擱。

過了兩日，世子雖已全好，韻學仍是杳然。唐敖日日跟着，也因韻學一事，那知各處深

聽，依然無用，心內十分懊惱。

這日國王排宴，命諸臣替多九公餞行，飯罷，捧出謝儀一千兩，外銀百兩，求賜原方，以爲潤筆之費。多九公向通使道：「老夫前者雖揭黃榜，因舟中帶有藥料，可治世子之病，原圖濟世，並非希圖錢財。至於良方，頃刻可寫，不過舉筆之勞，何須厚贈。所有原銀，卽懇代爲奉還。老夫別無他求，惟求國王見賜韻書一部，或將韻學略爲指示，心願已足，斷不敢領厚賜。」

通使轉奏。誰知國王情願再添厚贈，不肯傳授韻學。多九公又託通使轉求。通使道：「韻學乃敝邦不傳之秘。國主若在歡喜時，尙恐不肯輕易傳人，何況此時二位王妃都有重恙，國主心緒不寧，小子何敢再去轉求？」

多九公道：「王妃所患何病？」通使道：「據說一位身懷六甲，現在已有五六個月，不意昨日失於檢點，偶持重物，以致胎動不安。此時微覺見紅，並覺腹痛。那位王妃，因患乳癰，今已兩日，雖未破頭，極其紅腫，也是痛苦呻吟不絕。因此國主甚爲焦心。」



多九公道：『胎動最忌下血不止，今不過微覺見紅，尚有五分可治。至乳癰最怕耽擱日久，雖未破頭，若裏面已潰，服藥也難消散。此時好在纔起兩日，裏面尚未成膿，也有五分可治。老夫雖有秘方，不知國王可肯傳授韻學？』

通使即對國王說了。國王一心要治王妃之病，只得勉強應允。通使回了多九公。

多九公甚喜，因向唐敖道：『前日林兄因他夫人胎動不安，曾向老夫要了一個安胎方子，就煩唐兄把這藥方取來，儻能醫好，我們也好得他韻學。』

唐敖點頭，將藥方取來。多九公遞給通使，只見上面寫着：

保產無憂散：全當歸壹錢伍份。川厚樸（薑汁炒）柒分。生黃耆捌分。

川貝母（研）壹錢。兔絲子壹錢伍分。川羌活壹錢伍分。炙甘草伍分。

川芎壹錢伍分。枳殼（麸炒）陸分。祁艾柒分。荆芥捌分。白芍（酒炒）

春夏秋用，冬不用。壹錢伍分。生薑三片。專治胎動不安。服之立見寧靜。

如勞力見紅，尚未十分傷動者，即服數劑，亦可保胎。

通使道：「此是安胎之方，不知乳癰可有妙藥？」多九公道：「治乳癰用葱白一斤搗爛取汁，以好黃酒分二次衝服，外用麥芽壹兩煎湯頻洗，加蝦醬少許同煎尤妙，雖鹹無妨，蓋鹹能軟堅，蝦能通乳，乳通其腫自消，仍用舊梳時常輕輕梳之，自必痊愈。」這二方雖極奇效，奈已耽擱兩日，此時須急煎服，或可療治。」

通使連連點頭，將方拏去。過了幾日，王妃病嘗脫體。國王雖然歡喜，因想起音韻一事，甚覺後悔，意欲多送銀兩，不傳韻學。通使往返說了數遍，多九公那裏肯依，情願分文不要。國王無法，只得與諸臣計議。足足議了三日，這纔寫了幾個字母，密密封固，命通使交給多九公，再三叮囑，千萬不可輕易傳人，俟到貴邦，再爲拆看，字雖無多，精華俱在其內，慢慢揣摩，自能得其三昧。

多九公把字母交唐赦收了，隨即提筆寫方：

鐵扇散：象皮（切薄片，用鐵篩微火焙黃色，以乾爲度）肆錢。龍骨（用

上白者）肆錢。古石灰（須數百年者方佳）肆兩。枯白礬（將生礬入鍋

熬透，以體輕方妙。肆兩。寸柏香（卽松香之黑色者）肆兩。松香肆兩，與寸柏香一同鎔化，傾水中，取出晾乾，共研極細末，收磁罐中。遇刀石破傷，或食噤割斷，或腹破腸出，用藥卽敷傷口，以扇搗之，立時收口結疤。忌臥熱處。如傷處發腫，煎黃連水以翎毛蘸塗之卽消。

七釐散：麝香伍分。冰片伍分。硃砂伍錢。紅花陸錢。乳香陸錢。沒

藥陸錢。兒茶壹兩。血竭肆兩。共爲細末，磁瓶收貯，黃蠟封口，隨時皆可修

製。五月五日午時更妙，總以虔心潔淨爲主。專治金石跌打損傷骨斷筋折。

血流不止者，乾敷傷處，血卽止。不破皮者，用燒酒調敷，並用藥七釐燒酒衝服。

亦治食噤割斷，無不神效。燒酒須用大麴作者。

多九公把藥方寫了，付給通使。通使再三稱謝。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冤蠅頭林郎貨禽鳥

因恙體枝女作螟蛉

話說多九公將藥方寫了。通使接過道：「國主因敵邦水土惡劣，向來人民多患癰疽。意欲奉懇大賢賜一妙方，可肯賜教？」多九公道：「金銀藤乃瘡毒要藥，不知貴處可有？」通使道：「敝地此物甚多，因過於寒涼，人皆不用。」多九公道：「這是醫家不能深究藥性，豈可盡信？昔人言忍冬久服長年益壽。若果寒涼，豈能如此？況古本本草言忍冬味甘性溫，近世本草雖有微寒之說，不過因其清熱敗毒，豈是泄火大涼之物？」登時又寫了兩個藥方：

忍冬湯：金銀藤（連枝帶葉）伍兩，（如無鮮的，或用乾金銀藤肆兩伍錢，

乾金銀花伍錢代之。）生甘草壹兩。將金銀藤以木槌敲碎，用水兩大碗，同

甘草放砂鍋內，煎至一大碗，加入無灰黃酒一大碗，再煎數沸，共成一大碗，去渣，分作三服，一日一夜喫盡。專治癰疽，發背，一切無名腫毒。不論發在頭項、腰脚等處，並皆治之，未潰即散，已潰敗毒收口，病重者不過數劑即愈，忌銅鐵器。

大歸湯：全當歸（要整的壹個，酒洗）捌錢貳分。金銀花陸錢。淨連翹

伍錢。生黃耆叁錢。蒲公英叁錢。生甘草壹錢捌分。病在上部，加川芎壹

錢，中部加桔梗壹錢，下部加牛膝壹錢。水對無灰黃酒各壹碗，煎至壹碗，去渣，

溫服。專治癰疽發背一切無名腫毒。初起者即消，已潰者收功，輕者五劑重

者十劑即愈。

多九公道：『此二方專治一切腫毒，初起者速服即消，已潰者亦能敗毒收口。大約古

人癰疽各方，無出其右了。』說罷拜辭，同唐敖乘了轎馬回船。國王又命大臣前來相送。

通使帶領人夫，把銀子送來。多九公仍要推辭。通使再三不肯。林之洋道：『國王既實

意送來，想來九公也實意要收的。與其學那俗態，半推半就，耽擱工夫，據俺主意，不如從實

收了，倒也爽快。」

多九公只得道謝收下。通使向三人鞠躬道：「小子有個小女，乳名蘭音，現年十四歲，

自從幼年患了肚腹膨脹之病，服藥無數，至今總未脫體，連日病勢甚重。小子欲求大賢一

看，恐勞大駕，特命小女乘輿而來，現在外面。求大賢細細診視，可有幾希之望。倘能救其

一命，真是愿同再造。」多九公道：「既如此，何不請進？」通使分付僕人。

不多時，有個老媽，攙着蘭音進艙，向衆人拜了，一齊歸坐。多九公看那女子生得蛾眉

杏目，十分清秀，惟面帶青黃，腹脹如鼓，看了多時，摸不着是何病症，只管呆呆發癡。唐敖道：

「敵友素日不諳女科，小弟雖不知醫，恰好祖上傳有秘方，專治小兒肚腹膨脹。令愛此病

還是近日染的，還是自幼染的？若是近日染的，恐有天癸不調等症。小弟素於此道不

精，不敢冒昧用藥。如係自幼染的，尚可代爲醫治。」

通使道：「小女此病係五六歲染的，今已七八年了。」唐敖道：「既是五六歲染的，此

係幼年停食不化，日久變爲蟲積，以致膨脹。醫家不知，往往誤用剋食消導之藥，徒傷脾胃。

與病無益。合愛歷年所服何藥？可會服過殺蟲之劑？」  
通使搖頭道：「小女向來所服，總是神麴、山查、枳實、大黃之類，並未喫過甚麼殺蟲之藥。」  
唐敖道：「今日幸遇小弟，也是合愛病要脫體。我家祖傳秘方，只用雷丸使君子二味，不過五六劑，蟲下即愈。」說罷，提筆開方。

呂氏將女子請進內艙獻茶。此女自幼跟着父親學會三十六國番話，與婉如一見如故，言談間十分相投。

唐敖把藥方遞給通使道：「小弟這個藥方用雷丸伍錢，同蒼朮貳錢煮熟，將蒼朮去了，只用雷丸去皮炒乾，使君子去殼用肉伍錢炒乾，共研細末，分作六服，俟小兒喫飯時用雞蛋一二個打破去殼，同藥末一服放入碗內攪勻，照常加油鹽葱蒜等物煎炒，給小兒喫了。那蟲只知雞蛋之香，那知卻有藥料在內。每日貳服，不過數日，蟲隨大便下來，自然痊愈。總而言之，凡小兒面黃肌瘦，肚腹膨脹，大約總因停食日久不化，變爲蟲積，雷丸使君子最能殺蟲，故能立見其効。」  
通使收了藥方，十分歡喜，再三拜謝，即同蘭音辭別而去。

多九公道：「老夫只願治病，忙了幾日，不知林兄雙頭鳥兒究竟如何？」林之洋道：

「俺正要拜謝，虧得九公把世子醫好，俺的鳥兒纔能出脫。雖有幾分利息，就只可恨那個

義僕不肯真心待俺，務要扣俺半價，方肯付銀。扳談多時，講他不過，只得回來，銀子還存他

處。就請二位同俺一走，相幫說說。倘得少扣幾分，俺自做東相請。」

三人一齊上岸。到了大官人家，林之洋把那小厮喚出，同他討價。小厮拿出一封銀

子，仍是半價。唐敖道：「我們賣貨，諸事勞動，自應重謝，但何至要分一半？未免太過了。」

小厮回答幾句，唐敖不懂。忽聽多九公放開喉音，唧唧呱呱，大聲喊叫。小厮嚇的只管打

躬，隨即進內，又取出一封銀子。多九公打開，取出兩錠，付給小厮，其餘交給林之洋，齊歸舊

路。

唐敖道：「方纔小厮所說之話，一字不懂。不知小弟同他所說之話，也可曉得。後來

九公同他喊叫甚麼，他竟如此害怕？」多九公道：「我們天朝乃萬邦之首，所有言談，無人

不知。那小厮因唐兄說「何至要分一半？」他道：「本處向例如此，一毫不能相讓。」



老夫因他一毫不讓之語，未免氣惱，於是大聲喊叫，說他私透消息，教我們增價，夥騙主人。他聽這話，恐主人聽見，急急將銀子取出。好在我們並不圖他下次生意，那個還販雙頭鳥兒再來貨賣。樂得且多幾兩銀子，大家多醉幾日，也是好的。」

來到船上，正要開船，誰知道使忽又帶着女兒，也不命人通報，恩恩忙忙，滿眼滴淚，走進艙來。唐敖見這樣光景，只道藥用錯了，嚇的驚疑不止。通使滿眼垂淚，向唐敖下拜道：

「求大賢救我父女兩命！」唐敖嚇的忙還禮道：「二位請起。為何行此大禮？」

通使同蘭音起來歸座道：「小女因這孽病糾纏年久，晝夜不安，屢尋百盡，俱虧乳母相救。小子正在束手無策，忽蒙大賢賜給秘方，我父女以為從此病可脫體，不意雷丸使君子此處歷來不產，雖出千金，亦不可得。問之醫家，也都不知，小子因此驚慌，特帶小女趕來。幸喜大賢尚未開船。想是他絕處逢生。惟求大賢或將此藥見賜兩服，或另賜妙方。倘得身安，定以千金奉謝，決不食言。」

唐敖道：「小弟如有此藥，早已奉送。不過數十文之事，何須千金之贈？奈身邊並未帶來。」至另開藥方之說，小弟素不知醫，從何開起？况令愛之症，細推病源，實係蟲積，非重丸使君子不能見功；即另有良方，也難見效。當日有人患一怪症，每逢說話，腹中也照樣說話。彼時雖有醫家識得此症名喚應聲蟲；及至用藥，仍無效驗。後來遇一名醫，付給本草一部，令病人將上面藥名按次讀去。病人每讀一藥，腹中也讀一藥。及至讀到雷丸，腹中忽然無聲，再讀別藥，仍舊有聲，於是即用雷丸與病人連進數服，蟲下而愈。可見殺蟲無過於此。不意貴處竟無此藥。這是令愛災難未退，小弟安能另有別法？」

通使聽了，默默無言，只管發怔。蘭音聽見唐敖別無良方，不覺放聲慟哭，十分慘切。衆人聽着，莫不點頭歎息。通使在旁，滿面愁容，只管搔首。婉如把蘭音請入內艙，再三勸解，這纔止悲。

停多了時，通使不便久坐，因命乳母告知蘭音，一同回去。蘭音聽見要去，復又大放悲聲，跪在唐敖面前，只求救命。唐敖命乳母攙起，再三安慰，勸他回去好好將養，將來自然痊

愈。蘭音那肯動身，啼哭不止。哭了多時，困久病身弱，忽然暈倒，人事不知。虧得乳母極力解救，這纔蘇醒。

通使見女兒這般光景，明知凶多吉少，只急的連連頓足，淚落不止。左思右想，躊躇多時，因向僕人耳邊說了幾句，即到唐敖面前跪下道：「大賢在上。小子聞古人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今我父女兩命皆懸大賢之手，只要大賢肯發慈悲，我父女就可超生了。」

唐敖忙攙起道：「尊駕此言，小弟不解，尙求明示。倘可爲力，豈肯袖手？」通使立起道：「小子今年業已六旬，跟前只此一女。自患病以來，費盡心力，百般醫治，從無微效。其母久已憂慮而亡。前有異人，曾言此女必須投奔外邦。如遇唐氏大仙，或可冀其長年。今遇大賢，雖傳秘方，奈無此藥。失此良緣，豈有病痊之日？所以他十分傷悲。小子因思小女既已命定投奔外邦，方能長年。難得大賢恰又姓唐，兼之作人慷慨，一見如故，不揣冒昧，意欲懇求大賢不棄微賤，將小女作爲義女，帶至天朝。倘得病痊，俟其年長，即求大德代

爲婚配，完其終身。小子生生世世，永感不忘。如大賢不肯帶去，此地既少良醫，又無妙藥，多則一年，少則半載，無非命歸泉路。小子素以此女視爲掌珠，數年來因其抱病，代爲操勞，鬚髮已白，寢食俱廢。若再觀其去世，何能爲情？大約此女一死，小子也不能活了。」說罷，不覺大哭。蘭音在旁，更是號咷不止。合船人無不憐憫。林之洋道：「妹夫素日最喜做好事，如今這樣現成好事，你若不應承，俺替你應承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三  
十  
回



### 第三十一回

談字母妙語指迷團

看花燈戲言猜隱謎

話說林之洋向通使道：『老兄果真捨得令愛教俺妹夫帶去，俺們就替你帶去，把病治好，順便帶來還你。』蘭音向通使垂淚道：『父親說那裏話來！母親既已去世，父親跟前別無兒女，女兒何能拋撇遠去。今雖抱病，不能侍奉，但父女能得團聚，心是安的，豈可一旦分爲兩處？』

通使道：『話雖如此，吾兒之病，若不投奔他邦，以身就藥，何能脫體。現在病勢已到九分，若再耽擱，一經不起，教爲父的何以爲情？少不得也是一死。此時父女遠別，雖是下策，吾女倘能病好，便中寄我一信，爲父自然心安。以此看來，遠別一層，不但不是下策，竟可保全我們兩命。况天朝爲萬邦之首，各國至彼朝覲的甚多，安知日後不可搭了鄰邦船隻來

看我哩？你今遠去，雖不能在家侍奉，從此我能多活幾年，也就是你仰體盡孝之處。現在承繼有人，宗祧一事，亦已無虞。你在船上，又有大賢令甥女作伴，我更放心。爲父主意已定，吾兒依我，方爲孝女。不必狐疑，就拜大賢爲父。此去天朝，倘能病痊，將來自有好處。卽攜蘭音向唐敖叩拜，認爲義父，並拜多林及呂氏諸人。通使也與唐敖行禮，再三諄託。

唐敖還禮道：『尊駕以兒女大事見委，小弟敢不盡心。誠恐效勞不周，有負所託，甚爲惶恐。此去惟有將令愛之恙上緊療治。第我等日後回鄉，能否繞路再到貴處，不能預定。至令愛婚事，亦惟盡心酌辦，以報知己，幸無挂懷。』只見通使僕人取了銀子送來。通使道：『這是白銀一千，內有五百，乃小弟微敬。其餘五百，爲小女藥餌及婚嫁之費。至於衣服首飾，小子均已備辦，不須大賢費心。』衆僕人擡了八隻皮箱上來。

唐敖道：『令愛衣飾各物既已預備，自應令其帶去。所賜之銀，斷不敢領。至婚嫁之費，亦何須如此之多？仍請尊駕帶回，小弟纔能應命。』通使道：『小子跟前別無兒女，留此無用。况家有薄田，足可度日。望大賢帶去，小子纔能心安。』多九公道：『通使大人









岡○○○○○○○○○○○○○○○○○○○○○○○○○○○○○○○○

臧○○○○○○○○○○○○○○○○○○○○○○○○○○○○○○○○

張真中珠招齋知遮話氈專 張張張珠珠張珠珠珠珠珠珠  
鷓鴣逐均驚帆窩窪歪汪

廂○○○○○○○○○○○○○○○○○○○○○○○○○○○○○○○○

三人翻來覆去，看了多時，絲毫不懂。林之洋道：『他這許多圈兒，含着甚麼機關？大

約他怕俺們學會，故意弄這迷團騙俺們的。』唐敖道：『他為一國之主，豈有騙人之理？

據小弟看來，他這張真中珠……十一字，內中必藏與妙。他若有心騙人，何不寫許多難字？

為何單寫這十一字？其中必有道理。』多九公道：『我們何不問問校小姐？他生長本

國，必是知音的。』

林之洋把婉如蘭音喚出，細細詢問。誰知蘭音自幼多病，雖讀過幾年書，並未學過

音韻。三人聽了，不覺與致索然，只得暫且攔起。

過了幾時，到了智佳國。

林之洋上去賣貨。

唐敖同多九公上岸尋找雷丸，使君子。

此處也無此藥。後來訪到鄰國販貨人家，費了若干脣舌，送了許多藥資，纔買了一料，隨即泡製。一連三日，蘭音共喫了六服，打下許多蟲來，登時腹消病愈，飲食陡長，與好人一樣。

唐敖歡喜非常，因同多林二人商議道：「通使跟前別無兒女。此女病既脫體，又常思親，好在此地離歧舌不遠，莫若送他回去，使他骨肉團圓，豈不是件好事？」二人都以為然。蘭音聞知甚喜。

林之洋道：「這裏賣貨還有耽擱，據俺主意，索性把他送去，俺們再到智佳賣貨也好。」

唐敖道：「如此更妙。」隨即開船。走了幾日。這日剛到歧舌交界，蘭音忽然霍亂嘔吐

不止；等到後來，竟至人事不知，滿口謔語，十分沉重。林之洋道：「這個甥女，據俺看來，只怕

是個離鄉病。」唐敖道：「何謂「離鄉病」？」林之洋道：「一經患病，離了本鄉，登時就

安，就叫「離鄉病。」這個怪症，雖是俺新講的，但他父親曾說此女必須投奔外邦，方能有

命，果然到了智佳病就好了。如今送他回來，纔到他國交界，就患這個怪症。看這光景，他

生成是個離鄉命，俺們何苦送他回去，枉送性命？據俺主意，快離此地罷。」即命水手掉轉船頭，仍向智佳而來。剛出歧舌交界，蘭音之病，果然全愈。蘭音聞知這個詳細，只好把思親之心，暫且收了。

唐敖在船無事，又同多林二人觀看字，揣摩多時。唐敖道：「古人云：『書讀千遍，其義自見。』我們既不懂得，何不將這十一字讀的爛熟？今日也讀，明日也讀，少不得嚼些滋味出來。」多九公道：「唐兄所言甚是。况字句無多，我們又閒在這裏，借此也可消遣。且讀兩日，看是如何。但這十一字，必須分句，方能順口。據老夫愚見，首句派他四字，次句也是四字，末句三字，未知可好？」林之洋道：「句子越短越對俺心路，那怕兩字一句，俺更歡喜。」就請九公教俺幾遍，俺好照着讀去。」多九公道：「首句是張真中珠，次句招齋知遮，三句話託專，這樣明明白白，還要教麼？你真變成小學生了。」

三人讀到夜晚，各去安歇。林之洋惟恐他們學會，自己不會，被人恥笑，把這十一字高聲朗誦，如念呪一般，足足讀了一夜。

次日，三人又聚一處，講來講去，仍是不懂。多九公道：「枝小姐既不曉得音韻，我想婉如姪女他最心靈，或者教他幾遍，他能領略，也未可知。」林之洋將婉如喚出，蘭音也隨出來。唐敖把這緣故說了。婉如也把張真中珠讀了兩遍，拏着那張字母同蘭音看了多時。蘭音猛然說道：「寄父請看上面第六行商字。若照張真中珠一例讀去，豈非商申椿書麼？」

唐多二人聽了，茫然不解。林之洋點頭道：「這句商申椿書，俺細聽去，狠有意昧。甥女爲甚道恁四字？莫非曾見韻書麼？」蘭音道：「甥女何嘗見過韻書？想是連日聽舅舅時常讀他，把耳聽滑了，不因不由，說出這四字。其實甥女也不知此句從何而來。」

多九公道：「請教小姐，若照張真中珠，那個香字怎樣讀？」蘭音正要回答。林之洋道：「據俺看來是香欣胸虛。」蘭音道：「舅舅說的是。」唐敖道：「九公不必談了。俗語說的：『熟能生巧。』」舅兄昨日讀了一夜，不但他已嚼出此中意味，並且連寄女也都聽會，所以隨問隨答，毫不費事。我們別無良法，惟有再去狠讀，自然也就會了。」多九公連

連點頭。

二人復又讀了多時，唐敖不覺點頭道：「此時我也有點意思了。」林之洋道：「妹夫果真領會，俺考你一考。」若照張真中珠，固字怎讀？」唐敖道：「自然是岡根公孤了。」

林之洋道：「秧字呢？」婉如接著道：「秧因雍淤。」

多九公聽了，只管望着發殘；想了多時，忽然冷笑道：「老夫曉得了。你們在歧舌國不知怎樣騙了一部韻書，夜間暗暗讀熟，此時卻來作弄老夫。這如何使得？快些取出給我看看。」林之洋道：「俺們何曾見過甚麼韻書？如斯九公，教俺日後遇見黑女，也像你們那樣受罪。」多九公道：「既無韻書，為何你們說的老夫都不懂呢？」唐敖道：「其實並無韻書，焉敢欺瞞。此時縱讓分辯，九公也不肯信。若教小弟講他所以然之故，卻又講不出。九公惟有將這張真中珠再讀半日，把舌尖練熟，得了此中意味，那時纔知我們並非作弄哩。」

多九公沒法，只得高聲朗誦，又讀起來。讀了多時，忽聽婉如問道：「請問姑夫，若照張

真中珠，不知方字怎樣讀？」唐敖道：「若論方字……」話未說完，多九公接著道：「自然是方分風夫了。」唐敖拍手笑道：「如今九公可明白了。這方分風夫四字，難道九公也從甚麼韻書看出麼？」多九公不覺點頭道：「原來讀熟卻有這些好處。」

大家彼此又問幾句，都是對答如流。林之洋道：「俺們只讀得張真中珠……十一字，怎麼忽然生出許多文法？這是甚麼緣故？」唐敖道：「據小弟看來，卽如五聲一通同痛禿」之類，只要略明大義，其餘卽可類推。今日大家糊裏糊塗把字母學會，已算奇了；寄女同姪女並不習學，竟能聽會，可謂奇而又奇。而且習學之人，還未學會，旁聽之人，倒先聽會。若不虧寄女道破迷團，只怕我們還要亂猜哩。但張真中珠……十一字之下還有許多小字，不知是何機關。」

蘭音道：「據女兒看來，下面那些小字，大約都是反切。卽如張鷟二字，口中急急呼出，耳中細細聽去，是個周字。又如珠汪二字，急急呼出，是個莊字。下面各字，以周莊二音而論，無非也是同母之字。想來自有用處。」唐敖道：「讀熟上段，既學會字母，何必又加下



段？豈非蛇足麼？」多九公道：「老夫聞得近日有空谷傳聲之說，大約下段就是爲此而設。若不如此，內中缺了許多聲音，何能傳響呢？」唐敖道：「我因寄女說珠汪是個莊字，忽然想起上面珠窪二字。若以珠汪一例推去，豈非擲字麼？」蘭音點頭道：「寄父說的是。」林之洋道：「這樣說來，珠翁二字是個中字。原來俺也曉得反切了。妹夫，俺拍空谷傳聲內中有個典故，不知可是？」說罷，用手拍了十二拍，略停一停，又拍一拍，少停，又拍四拍。

唐多二人聽了，茫然不解。婉如道：「爹爹拍的大約是個放字。」林之洋聽了，喜的眉開眼笑，不住點頭道：「將來再到黑齒，倘遇國母再考才女，俺將女兒送去，怕不奪個頭名狀元回來。」唐敖道：「請教姪女何以見得是個放字？」婉如道：「先拍十二拍，按這單字順數是第十二行，又拍一拍，是第十二行第一字。」

唐敖道：「既是十二行第一字，自然該是方字，爲何卻是放字？」婉如道：「雖是方字，內中含著方房做放佛，陰陽上去入五聲，所以第二次又拍四拍，纔歸到去聲放字。」林之

洋道：『你們漫講。俺這故典，還未拍完哩。』於是又拍十一拍，次拍七拍，後拍四拍。

唐敖道：『若照姪女所說，一例推去，是個屁字。』多九公道：『請教林兄是何故典？』

林之洋道：『這是當日喫了朱草濁氣下降的故典。』多九公道：『兩位姪女在此，不該說

這頑話。而且音韻一道，亦莫非學問。』今林兄以屁夾雜在學問裏，豈不近於褻瀆麼？』

林之洋道：『若說屁與學問夾雜，就算褻瀆，只怕還不止俺一人呢。』唐敖道：『怪不得古

人講韻學說是天籟，果然不錯。今日小弟學會反切，也不枉歧舌辛苦一場。』林之洋道：

『日後到了黑齒，再與黑女談論，他也不敢再說「問道於盲」了。』唐敖道：『前在巫咸，

九公會言要將祖傳秘方刊刻濟世。小弟彼時就說人有善念，天必從之。果然到了歧舌，

就有世子王后這些病症，不但我們叨光學會字母，九公還發一注大財。可見人若存了善

念，不因不由就有許多好事湊來。』

這日到了智佳國，正是中秋佳節，衆水手都要飲酒過節，把船早早停泊。唐敖因此處

風景言語與君子國相做約了多林二人要看此地過節是何光景。又因同聞此地素精籌算，要去訪訪來歷。

不多時，進了城，只聽爆竹聲喧，市中擺列許多花燈，作買作賣，人聲喧譁，極其熱鬧。林之洋道：『看這花燈，倒像俺們元宵節了。』多九公道：『卻也奇怪。』於是找人訪問。原來此處風俗，因正月甚冷，過年無趣，不如八月天高氣爽，不冷不熱，正好過年，因此把八月初一日改爲元日，中秋改爲上元。此時正是元宵佳節，所以熱鬧。

三人觀看花燈，就便訪問素精籌算之人。訪來訪去，雖有幾人，不過略知大概，都不甚精。只有一個姓米的精於此技。及至訪到米家，誰知此人已於上年中秋帶着女兒米蘭芬往中原投奔親戚去了。又到四處訪問，訪了多時，忽見一家門首貼着一個紙條，上寫『春社候教。』唐敖不覺歡喜道：『不意此地竟有燈謎。我們何不進去一看。或者機緣湊巧，遇見善曉籌算之人，也未可知。』多九公道：『如此甚好。』

三人一齊舉步。剛進大門，那二門上貼着『學館』兩個大字。唐多二人不覺又吃

了一嚇，意欲退轉，奈捨不得燈謎。林之洋道：「你們只管大膽進去。他們如要談文，俺的「烏鎗打」當日在淑士國也曾有人佩服的。怕他怎的！」

二人只得跟著。到了廳堂，壁上貼着各色紙條，上面寫着無數燈謎，兩旁圍着多人在那裏觀看，個個儒巾素服，斯文一脈，並且都是白髮老翁，並無少年在內。這纔略略放心。主人讓坐。

三人進前細看，只見內有一條，寫着「萬國咸寧，打孟子六字，贈萬壽香一束。」多九公道：「請教主人，萬國咸寧，可是「天下之民舉安？」」有位老者應道：「老丈猜的不錯。」於是把紙條同贈物送來。多九公道：「偶爾遊戲，如何就要叨賜？」老者道：「承老丈高興賜教，些須微物，不過略助雅興。敝處歷來猜謎都是如此。秀才人情，休要見笑。」多九公連道：「豈敢。」把香收了。

唐敖道：「請教九公，前在途中所見眼生手掌之上，是何國名？」多九公道：「那是深目國。」唐敖聽了，因高聲問道：「請教主人，「分明眼底人千里，」打個國名，可是深目？」

老者道：「老丈猜的正是。」也把贈物送來。旁邊看的人齊聲讚道：「以「千里一刻劃」「深」字，真是絕好心思！做的也好，猜的也好！」

林之洋道：「請問九公，俺聽有人把女兒叫作千金，想來千金就是女兒了。」多九公連連點頭。林之洋道：「如果這樣，他那壁上貼着一條「千金之子，打個國名」，敢是女兒國了。俺去問他一聲。」誰知林之洋說話聲音甚大，那個老者久已聽見，連忙答道：「小哥猜的正是。」唐敖道：「這個「兒」字做的倒也有趣。」

林之洋道：「那「永賜難老」打個國名……」老者笑道：「此間所貼紙條，只有「永錫難老」並無「永賜難老」。林之洋忙改口道：「俺說錯了。那「永錫難老」可是不死國？」上面畫的那隻螃蟹，可是無腸國？」老者道：「不錯。」也把贈物送來。林之洋道：「可惜俺滿腹詩書，還有許多「老子」「少子」，奈俺記性不好，想他不出。」旁邊有位老翁道：「請教小哥，這部「少子」是何書名？」唐敖聽了，不覺暗暗着急。林之洋道：「你問少子麼？就是張真中珠。」老翁道：「請教小哥，何謂張真中珠？」

林之洋道：「俺對你說，這個張真中珠就是那個方分風夫。」老翁道：「請問方分風夫又是怎講？」林之洋道：「方分風夫便是岡根公孤。」老翁笑道：「尊兄忽然打起鄉談，這比燈謎還覺難猜。與其同兄閒談，到不如猜謎了。」

未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花緣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訪壽寧暢遊智佳國

觀豔妝閒步女兒鄉

話說老者正同林之洋講話，忽聽那邊有人問道：「請教主人：『比肩民打孟子五字，』可是『不能以自行』？」主人道：「是的。」唐教道：「九公，你看，那兩句滕王閣序打個藥名，只怕小弟猜着了。」因問道：「請教主人：『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可是生地？」主人道：「正是。」林之洋道：「俺又猜着幾個國名。請問老兄：『腿兒相壓』可是交脛國？」「臉兒相偎」可是兩面國？」「孩提之童」可是小人國？」「高郵人」可是元股國？」主人應道：「是的。」於是把贈物都送來。

唐教暗暗問道：「請教舅兄，『高郵人』怎麼卻是元股國？」林之洋道：「高郵人綽號叫作『黑尻』。妹夫細細摹擬黑尻形狀，就知俺猜的不錯了。」多九公詫異道：「怎



麼高郵人的「黑尻」，他們外國也都曉得。卻也奇怪。」林之洋道：「有了若干贈物，俺更高興要打了。請問主人：「遊方僧打孟子四字，」可是「到處化緣？」衆人聽了，闐堂大笑。唐敖羞的滿面通紅道：「這是敵友故意取笑。請問主人，可是「所過者化？」」主人道：「正是。」隨將贈物送過。

多九公暗暗埋怨道：「林兄書既不熟，何妨問問我們。爲何這樣性急？」言還未了，林之洋又說道：「請問主人，「守歲二字打孟子一句，」可是「要等新年？」」衆人復又大笑。多九公忙說道：「敵友慣會鬧趣，諸位休得見笑。請教主人，可是「以待來年？」」主人應道：「正是。」

多九公向唐敖遞個眼色，一齊起身道：「多承主人厚賜，我們還要趨路，暫且失陪，只好以待來年，倘到貴邦，再蒙請教了。」主人送出門外。

三人來到關市。多九公道：「老夫見他無數燈謎，豈想多打幾條，顯顯我們本領，林兄務必兩次三番催我們出來，這是何苦？」林之洋道：「九公，這是甚話。俺好好在那裏猜

謎，何會催你出來。俺正怪你打斷俺的高興，九公倒賴起俺來。」

唐敖道：「那部孟子乃人所共知的，舅兄既不記得，何妨問問我們。你只顧隨口亂謔，

他們聽了，都忍不住笑。小弟同九公在旁，如何站得住。豈非舅兄催我們走麼？」林之

洋道：「俺只圖多打幾個裝些體面，那知反被恥笑。他們也不知俺名姓，由他笑去。今日

中秋佳節，幸虧早早回來。若只顧猜謎，還誤俺們飲酒賞月哩。」

唐敖道：「前在勞民國，九公會說「勞民永壽，智佳短年。」既是短年，為何都是老翁

呢？」多九公道：「唐兄只見他們鬚髮皆白，那知那些老翁纔只三四十歲。他們鬚髮總

是未出土先就白了。」

唐敖道：「這卻爲何？」多九公道：「此處最好天文，卜筮，勾股算法，諸樣奇巧，百般技

藝，無一不精，並且彼此爭強賭勝，用盡心機，苦思惡想，愈出愈奇，必要出人頭地，所以鄰國俱

以智佳呼之。他們只顧終日構思，久而久之，心血耗盡，不到三十歲，髮已如霜，到了四十歲，

就如我們古稀之外，因此從無長壽之人。話雖如此，若同伯慮比較，此處又算高壽了。」

林之洋道：『他們見俺生的少壯，把俺稱作小哥，那知俺還是他老兄哩。』唐敖道：『我們雖少猜幾個燈謎，恰好天色尚早，還可盡興暢遊。』

三人又到各處觀看花燈，訪問籌算，好在此地是金吾不禁，花燈徹夜不絕，足足遊了一夜。及至回船，飲了幾杯，天已發曉。林之洋道：『如今月還未賞，倒要賞日了。』水手收拾開船。枝蘭音因病已好，即寫一封家信，煩九公轉託便船寄去，在船無事，惟有讀書消遣，或同婉如作些詩賦，請唐敖指點。

行了幾日，到了女兒國，船隻泊岸。多九公來約唐敖上去遊玩。唐敖因鬧得太宗命

唐三藏西天取經，路過女兒國，幾乎被國王留住，不得出來，所以不敢登岸。多九公笑道：

『唐兄慮的固是，但這女兒國非那女兒國可比。若是唐三藏所過女兒國，不獨唐兄不應

上去，就是林兄明知貨物得利，也不敢冒昧上去。此地女兒國卻別有不同。歷來本有男子，

也是男女配合，與我們一樣；其所異於人的，男子反穿衣裙，作爲婦人，以治內事，女子反穿靴

帽，作爲男人，以治外事。男女雖亦配偶，內外之分，卻與別處不同。」

唐敖道：「男爲婦人，以治內事，面上可用脂粉，兩足可須纏裹。」林之洋道：「聞得

他們最喜纏足，無論大家小戶，都以小脚爲貴；若講脂粉，更是不能缺的。幸虧俺生中原，若

生這裏，也教俺裹脚，那纔坑殺人哩！」因從懷中取出一張貨單道：「妹夫，你看，上面貨物

就是這裏賣的。」

唐敖接過，只見上面所開脂粉、梳篦等類，盡是婦女所用之物；看罷，將單遞還道：「當日

我們嶺南起身，查點貨物，小弟見這物件帶的過多，甚覺不解，今日纔知卻是爲此。單內既

將貨物開明，爲何不將價錢寫上？」林之洋道：「海外賣貨，怎肯預先開價。須看他缺了

那樣，俺就那樣賣。臨時見景生情，卻是俺們飄洋討巧處。」

唐敖道：「此處雖有女兒國之名，並非純是婦人，爲何要買這些物件？」多九公道：

「此地向來風俗，自國王以至庶民，諸事儉樸，就只有個毛病，最喜打扮婦人。無論貧富，一

經講到婦人穿戴，莫不興致勃勃，那怕手頭拮据，也要設法購求。林兄素知此處風氣，特帶

這些貨物來賣。這個貨單，拿到大戶人家，不過三兩日，就可批完，臨期兌銀發貨。雖不能如長人國，小人國，大獲其利，看來也不止兩三倍利息。」

唐敖道：「小弟當日見古人書上有『女治外事，男治內事』一說，以爲必無其事，那知今日竟得親到其地。這樣異鄉，定要上去領略領略風景。舅兄今日滿面紅光，必有非常喜事。大約貨物定是十分得彩，我們又要暢飲喜酒了。」

林之洋道：「今日有兩隻喜鵲，只管朝俺亂噪；又有一對喜蛛，巧巧落俺腳上；只怕又像燕窩那樣財氣，也不可不知。」拏了貨單，滿面笑容去了。

唐敖同多九公登岸進城，細看那些人，無老無少，並無鬚鬚。雖是男裝，卻是女音；兼之身段瘦小，孌孌婷婷。唐敖道：「九公，你看他們原是好婦人，卻要裝作男人，可謂矯揉造作了。」多九公笑道：「唐兄，你是這等說，只怕他們看見我們，也說我們放着好好婦人不做，卻矯揉造作，充作男人哩。」

唐敖點頭道：「九公，此話不錯。俗語說的『習慣成自然』，我們看他雖覺異樣，無如

他們自古如此。他們看見我們，自然也以我們爲非。此地男子如此，不知婦人又是怎樣？」多九公暗向旁邊指道：「唐兄，你看那個中年老嫗，拏着針線做鞋，豈非婦人麼？」

唐敖看時，那邊有個小戶人家，門內坐着一個中年婦人，一頭青絲黑髮，油搽的雪亮，真可滑倒蒼蠅；頭上梳一盤龍髻兒，鬢旁許多珠翠，真是耀花人眼睛；耳墜八寶金環，身穿玫瑰紫的長衫，下穿葱綠裙兒，裙下露着小小金蓮，穿一雙大紅繡鞋，剛剛只得三寸；伸着一雙玉手，十指尖尖，在那裏繡花；一雙盈盈秀目，兩道高高蛾眉；面上許多脂粉，再朝嘴上一看，原來一部鬚鬚，是個絡腮鬚子！看罷，忍不住撲嗤笑了一聲。

那婦人停了針線，望着唐敖喊道：「你這婦人敢是笑我麼？」這個聲音，老聲老氣，倒像破鑼一般！把唐敖嚇的拉着多九公朝前飛跑。那婦人還在那裏大聲說道：「你面上有鬚，明明是箇婦人；你卻穿衣戴帽，混充男人，你也不管男女混雜！你明雖偷看婦女，你其實要偷看男人。你這賤貨，你去照照鏡子，你把本來面目都忘了！你這蹄子，也不怕羞！你今日幸虧遇見老娘，你若遇見別人，把你當作男人偷看婦女，只怕打個半死哩！」

唐敖聽了，見離婦人已遠，因向九公道：「原來此處語音卻還易懂，聽他所言，果然竟把我們當作婦人。他纔罵我蹄子，大約自有男子以來，未有如此奇罵。這可算得千古第一罵。我那弟兄上去，但願他們把他當作男人纔好。」

多九公道：「此語怎講？」

唐敖道：「弟兄本來生的面如傅粉，前在厭火國，又將鬚鬚

燒去，更顯得少壯；他們要把他當作婦人，豈不耽心麼？」

多九公道：「此地國人向待鄰邦

最是和睦，何況我們又從天朝來的，更要格外尊敬。」

唐兄只管放心。」

唐敖道：「你看路旁挂着一道榜文，圍著許多人在那裏高聲朗誦，我們何不前去看看？」

走近聽時，原來是爲河道壅塞之事。

唐敖意欲擠進觀看。

多九公道：「此處河道，

與我們何干？」

唐兄看他怎麼，

莫非要替他挑河，想酬勞麼？」

唐敖道：「九公休得取笑。

小弟素於河道絲毫不懂；適因此榜，偶然想起桂海地方每每寫字都寫本處俗字，卽如「奎」字就是我們所讀「穩」字，「奎」字就是「終」字，諸如此類，取義也還有些意思，所以小弟要去看看，不知此處文字怎樣。看的眼內，雖算不得學問，廣廣見識，也是好的。」

遂分

開衆人進去，看畢出來道：「上面文理倒也通順，書法也好，就只有個「養」字不知怎講。」

多九公道：

「老夫記得桂海等處都以此字讀作「矮」字，想來必是高矮之義。」

唐敖道：「他那榜上講的果是隄岸高養之語，大約必是矮字無疑了。今日又識一字，卻是

女兒國長的學問，也不虛此一行了。」

又朝前走，街上也有婦人在內，舉止光景，同別處一樣，裙下都露小小金蓮，行動時腰肢顛顛巍巍，一時走到人烟叢雜處，也是躲躲閃閃，遮遮掩掩，那種嬌羞樣子，令人看着也覺生憐，也有懷抱着小的，也有領着小兒同行的，內中許多中年婦人，也有鬚髮多的，也有鬚髮少的，還有沒鬚的，及至細看，那中年無鬚的，原爲要充少婦，惟恐有鬚顯老，所以拔的一毛不存。

唐敖道：「九公，你看這些拔髮婦人，面上鬚孔猶存，倒也好看，但這人中下爬，被他拔的

一乾二淨，可謂寸草不留，未免失了本來面目。必須另起一個新奇名字纔好。」

多九公

道：「老夫記得論語有句「虎豹之鞞」，他這人中下爬，都拔的光光，莫若就叫「人鞞」罷。」

唐敖笑道：「鞞是皮去毛者也。這「人鞞」二字，倒也確切。」



多九公道：「老夫纔見幾個有鬚婦人，那部鬚鬚，都似銀針一般。他卻用墨染黑，面上微微還有墨痕。這人中下爬，被他塗的失了本來面目，唐兄何不也起一個新奇名字呢？」唐敖道：「小弟記得衛夫人講究書法，曾有墨豬之說。他們既是用墨塗的，莫若就叫『墨豬』罷。」多九公笑道：「唐兄，這個名字不獨別致，並且狠得『墨』字『豬』字之神。」

二人說笑，又到各處遊了多時，回到船上，林之洋尚未回來。用過晚飯，等到二鼓，仍無消息。呂氏甚覺着慌。唐敖同多九公提着燈籠，上岸找尋；走到城邊，城門已閉，只得回船；次日，又去尋訪，仍無蹤影；至第三日，又帶幾個水手分頭尋找，也是枉然；一連找了數日，竟似石沉大海。呂氏同婉如哭的死去活來。唐多二人仍是日日找尋，各處探信。

誰知那日林之洋帶着貨單，走進城去，到了幾個行店，恰好此地正在缺貨；及至批貨，因價錢過少，又將貨單拿到大戶人家。那大戶批了貨物，因指引道：「我們這裏有個國舅府，他家人衆，須用貨物必多。你到那裏賣去，必定得利。」隨即問明路徑，來到國舅府，果然

高大門第，景象非凡。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花緣 第三十二回

### 第三十三回

粉面郎纏足受困

長鬚女玩股垂情

話說林之洋來到國舅府，把貨單求管門的呈進，裏面傳出話道：「連年國主採選嬪妃，正須此貨，今將貨單替你轉呈，卽隨來差同去，以便聽候批貨。」

不多時，走出一個內使，拏了貨單，一同穿過幾層金門，走了許多玉路，處處有人把守，好不威嚴！來到內殿門首，內使立住道：「大嫂在此等候，我把貨單呈進，看是如何，再來回你。」走了進去，不多時，出來道：「大嫂單內貨物並未開價，這卻怎好？」林之洋道：「各物價錢，俺都記得。如要那幾樣，等候批完，俺再一總開價。」

內使聽了進去，又走出道：「請問大嫂，胭脂每擔若干銀？香粉每擔若干銀？頭油每擔若干銀？頭繩每擔若干銀？」林之洋把價說了。內使進去，又出來道：「請問大嫂，翠

花每盒若干銀？絨花每盒若干銀？香珠每盒若干銀？梳篦每盒若干銀？林之洋又把價說了。內使進去，又走出道：『大嫂單內各物，我們國主大約多寡不等，都要買些。就只價錢問來問去，恐有訛錯，必須面講，纔好交易。國主因大嫂是天朝婦人，天朝是我們上邦，所以命你進內。大嫂須要小心。』

林之洋道：『這個不清分付。』跟着內使走進內殿，見了國王，深深打了一躬，站在一旁，看那國王，雖有三旬以外，生的面白唇紅，極其美貌，旁邊圍著許多宮娥。國王十指尖尖，擎着貨單，又把各樣價錢輕啓朱唇問了一遍，一面問話，一面只管細細上下打量。林之洋付道：『這個國王爲甚只管將俺細看？莫非不曾見過中原人麼？』

不多時，宮娥來請用膳。國王分付內使將貨單存下，先回去覆國舅，又命宮娥款待天朝婦人酒飯，轉身回宮。

歇了片刻，有幾個宮娥把林之洋帶至一座樓上，擺了許多肴饌。剛把酒飯吃完，只聽下面鬧鬧吵吵，有許多宮娥跑上樓來，都口呼娘娘，磕頭叩喜，隨後又有許多宮娥捧着鳳冠

霞帔，玉帶蟒衫並裙褲簪環首飾之類，不由分說，七手八腳，把林之洋內外衣服脫的乾乾淨淨。

這些宮娥都是力大無窮，就如鷹拳燕雀一般，那裏由他作主，纔把衣服脫淨，早有宮娥預備香湯，替他洗浴，換了襖褲，穿了衫裙，把那一雙大金蓮暫且穿了綾襪，頭上梳了鬚兒，搽了許多頭油，戴上鳳釵，搽了一臉香粉，又把嘴唇染的通紅，手上戴了戒指，腕上戴了金鐲，把牀帳安了，請林之洋上坐。

此時林之洋倒像做夢一般，又像酒醉光景，只是發發；細問宮娥，纔知國王將他封爲王妃，等選了吉日，就要進宮。

正在着慌，又有幾個中年宮娥走來，都是身高體壯，滿嘴鬚鬚。內中一個白鬚宮娥，手擎針線，走到牀前跪下道：「稟娘娘，奉命穿耳。」早有四個宮娥上來，緊緊扶住。那白鬚宮娥上前先把右耳用指將那穿針之處碾了幾碾，登時一針穿過。林之洋大叫一聲：「痛殺俺了！」望後一仰，幸虧宮娥扶住。又把左耳用手碾了幾碾，也是一針直過。林之洋只

痛的喊叫連聲。兩耳穿過，用些鉛粉塗上，揉了幾揉，戴了一副八寶金環。白鬚宮娥把事辦畢退去。接著有個黑鬚宮人，手擎一疋白綾，也向床前跪下道：「稟娘娘，奉命纏足。」

又上來兩個宮娥，都跪在地下，扶住金蓮，把綾襪脫去。那黑鬚宮娥取了一個矮凳，坐在下面，將白綾從中撕開，先把林之洋右足放在自己膝蓋上，用些白礬灑在腳縫內，將五個腳指緊緊靠在一處，又將脚面用力曲作彎弓一般，即用白綾纏裹；纔纏了兩層，就有宮娥擎著針線上來密密縫口，一面狠纏，一面密縫。

林之洋身旁既有四個宮娥緊緊靠定，又被兩個宮娥把脚扶住，絲毫不能轉動；及至纏完，只覺脚上如炭火燒的一般，陣陣疼痛，不覺一陣心酸，放聲大哭道：「坑死俺了！」兩足纏過，衆宮娥草草做了一雙軟底大紅鞋替他穿上。

林之洋哭了多時，左思右想，無計可施，只得央及衆人道：「奉求諸位老兄替俺在國王面前方便一聲：俺本有婦之夫，怎作王妃？俺的兩隻大脚，就如遊學秀才，多年未曾歲考，業已放蕩慣了，何能把牠拘束？只求早早放俺出去，就是俺的妻子也要感激的。」衆宮娥

道：「剛纔國主業已分付，將足纏好，就請娘娘進宮。此時誰敢亂言！」

不多時，宮娥掌燈送上晚餐，真是肉山酒海，足足擺了一桌。林之洋那裏喫得下，都給衆人喫了。一時忽要小解，因向宮娥道：「此時俺要撒尿，煩老兒領俺下樓走走。」宮娥答應，早把淨桶擡來。

林之洋看了，無可奈何；意欲掙扎起來，無如兩足纏的緊緊，那裏走得動，只得扶着宮娥下床，坐上淨桶小解後，把手淨了。宮娥擡了一盆熱水道：「請娘娘用水。」林之洋道：

「俺纔洗手，爲甚又要用水？」宮娥道：「不是淨手，是下面用水。」林之洋道：「怎叫下面用水？俺倒不知。」宮娥道：「娘娘纔從何處小解，此時就從何處用水。既怕動手，待奴婢替洗罷。」

登時上來兩個胖大宮娥，一個替他解褪衷衣，一個用大紅綾帕蘸水，在他下身揩磨。林之洋喊道：「這個頑的不好。諸位莫亂動手。俺是男人。弄的俺下面發癢。不好，不好。越措越癢！」那個宮娥聽了，自言自語道：「你說越措越癢，俺還越癢越措哩！」把



水用過，坐在床上，只覺兩足痛不可當，支撐不住，只得倒在床上和衣而臥。

那中年宮娥上前稟道：「娘娘既覺身倦，就請盥漱安寢罷。」衆宮娥也有執着燭臺的，也有執着漱盂的，也有捧着面盆的，也有捧着梳妝的，也有托着油盒的，也有托着粉盒的，也有提着手巾的，也有提着綾帕的，亂亂紛紛，圍在床前。只得仗着衆人略略應酬。淨面後，有個宮娥又來搽粉。林之洋執意不肯。

白麋宮娥道：「這臨睡搽粉規矩最有好處，因粉能白潤皮膚，內多冰麋。王妃面上雖白，還欠香氣，所以這粉也是不可少的。久久搽上，不但面如白玉，還從白色中透出一股肉香。真是越白越香，越香越白，令人越聞越愛，越愛越聞，最是討人歡喜的。久後纔知其中好處哩。」

宮娥說之至再，那裏肯聽。衆人道：「娘娘既如此任性，我們明日只好據實啓奏，請保母過來再作道理。」登時四面安歇。

到了夜間，林之洋被兩足不時疼痛，即將白綾左撕右解，費盡無窮之力，纔扯了下來，把

十個脚指個個舒開，這一暢快，非同小可，就如秀才免了歲考一般，好不鬆動，心中一爽，竟自沉沉睡去。次日起來，鹽漬已罷，那黑鬚宮娥正要上前纏足，只見兩足已脫精光，連忙啓奏國王，教保母過來，重責二十，並命在彼嚴行約束。保母領命，帶了四個手下，捧着竹板，來到樓上跪下道：「王妃不遵約束，奉令打肉。」

林之洋看了，原來是個長鬚婦人，手捧一塊竹板，約有三寸寬，八尺長，不覺吃了一嚇道：「怎麼叫作「打肉」？」只見保母手下四個黧鬚婦人，一個個膀闊腰粗，走上前來，不由分說，輕輕拖翻，褪下裏衣，保母手舉竹板，一起一落，竟向屁股大腿一路打去。

林之洋喊叫連聲，痛不可忍。剛打五板，業已肉綻皮開，血濺齒梅。保母將手停住，向纏足宮娥道：「王妃下體甚嫩，纔打五板，已是血流漂杵；若打到二十，恐他貴體受傷，一時難愈，有誤吉期。拜煩姊姊先去替我轉奏，看國主鈞諭如何，再作道理。」纏足宮人答應去了。

保母手執竹板，自言自語道：「同是一樣皮膚，他這下體爲何生的這樣又白又嫩，好

不令人可愛！據我看來，這副尊臀，真可算得貌比潘安，顏如宋玉了！」因又說道：「貌比潘安，顏如宋玉，是說人的容貌之美，怎麼我將下身比他？未免不倫。」

只見纏足宮人走來道：「奉國主鈞諭，閔王妃此後可遵約束。如痛改前非，即免責放。起。」林之洋怕打，只得說道：「都改過了。」衆人於是歇手。宮娥擎了綾帕，把下體血

蹟揩了。國王命人賜了一包棒瘡藥，又送了一盞定痛人參湯。隨即敷藥，吃了人參湯，倒在床上歇息片時，果然立時止痛。纏足宮娥把足從新纏好，教他下床來往走動。宮娥攙着走了幾步，棒瘡雖好，兩足甚痛，只想坐下歇息，無奈纏足宮娥惶恐誤了限期，毫不放鬆。剛要坐下，就要啓奏，只得強勉支持，走來走去，真如捋命一般。到了夜間，不時疼痛，每每整夜不能合眼。無論日夜，俱有宮娥輪流坐守，從無片刻離人，竟是絲毫不能放鬆。林之洋到這個地位，只覺得湖海豪情，變作柔腸寸斷了。

未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觀麗人女主定吉期

訪良友老翁得凶信

話說林之洋兩隻金蓮被衆宮人今日也纏，明日也纏，並用藥水薰洗，未及半月，已將脚面彎曲，折作凹段，十指俱已腐爛，日日鮮血淋漓。

一日正在疼痛，那些宮娥又攙他行走，不覺氣惱夾攻，暗暗忖道：「俺林之洋捺了火氣，百般忍耐，原想妹夫九公前來救俺，今他二人言信不通，俺與其零碎受苦，不如一死，倒也乾淨！」手扶宮人，又走了幾步，只覺痛的寸步難移，奔到床前，坐在上面，任憑衆人解勸，口口聲聲只教保母去奏國王，情願立刻處死，若要纏足，至死不能。一面說着，慘脫花鞋，將白綾用手亂扯。衆宮娥齊來阻擋，亂亂紛紛，攪成一團。

保母見光景不好，即去啓奏，登時奉命來至樓上道：「國主有旨，王妃不違約束，不肯纏

尼，即將其足倒挂梁上，不可違誤。」

林之洋此時已將生死付之度外，即向衆宮娥道：「你們快些動手，越教俺早死俺越感激！只求越快越好！」於是隨着衆人擺佈。誰知剛把兩足用繩纏緊，已是痛上加痛，及至將足吊起，身子懸空，只覺眼中金星亂冒，滿頭昏暈，登時疼的冷汗直流，兩腿酸麻，只得咬牙忍痛，閉口合眼，只等早早氣斷身亡，就可免了零碎吃苦。挨了片時，不但不死，並且越帶越覺明白，兩足就如刀割針刺一般，十分痛苦，咬定牙關，左忍右忍，那裏忍得住，不因不由，殺豬一般喊叫起來，只求國王饒命。保母隨即啓奏，放了下来，從此只得耐心忍痛，隨着衆人，不敢違拗。衆宮娥知他畏懼，到了纏足時，只圖早見功效，好討國王歡喜，更是不顧死活，用力狠纏。屢次要尋自盡，無奈衆人日夜提防，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不知不覺，那足上腐爛的血肉都已變成膿水，業已流盡，只剩幾根枯骨，兩足甚覺瘦小，頭上烏雲，用各種頭油，業已搽的光鑑，身上每日用香湯薰洗，也都打磨乾淨，那兩道濃眉，也修的彎彎如新月一般，再加朱唇點上胭脂，映着一張粉面，滿頭珠翠，卻也窈窕。國王不時命人來看。

這日保母啓奏足已纏好。國王親自上樓看了一遍，見他面似桃花，腰如弱柳，眼含秋水，眉似遠山，越看越喜，不覺忖道：『如此佳人，當日把他誤作男裝，若非孤家看出，豈非埋沒人才？』因從身邊取出一挂真珠手串，替他親自戴上。衆宮人扶着萬福叩頭。國王拉

起，攜手並肩坐下，又將金蓮細細觀玩，頭上身上，各處聞了一遍，撫摩半晌，不知怎樣纔好。林之洋見國王過來看他，已是滿面羞慚；後來同國王並肩坐下，只見國王剛把兩足細細觀玩，又將兩手細細賞鑒，聞了頭上，又聞身上，聞了身上，又聞臉上，弄的滿面通紅，坐立不安，羞愧要死。國王回宮，越想越喜；當時選定吉期，明日進宮，並命理刑衙門釋放罪囚。

林之洋一心只想唐多二人前來相救，那知盼來盼去，眼見得明日就要進宮，仍是毫無影響；一時想起妻子，心如刀割，那眼淚也不知流過多少；並且兩隻金蓮，已被纏的骨軟筋酥，倒像酒醉一般，毫無氣力，每逢行動，總要宮娥攙扶，想起當年光景，再看看目前形狀，真似兩世人，萬種淒涼，肝腸寸斷。這日晚上，足足哭了一夜。

到了次日吉期，衆宮娥都絕早起來替他開臉，梳裹，擦脂抹粉，更比往日加倍虔勤。那

雙金蓮，雖覺微長，但纏的彎彎，下面襯了高底，穿着一雙大紅鳳頭鞋，卻也不大不小；身上穿了蟒衫，頭上戴了鳳冠，渾身玉珮叮噹，滿面香氣撲人，雖非國色天香，卻是孌孌婷婷。用過早膳，各王妃俱來賀喜。來來往往，絡繹不絕。到了下午，衆宮娥忙忙亂亂，替他穿戴齊整，伺候進宮。

不多時，有幾個宮人手執珠燈，走來跪下道：「吉時已到，請娘娘先升正殿，伺候國主獻朝，以便行禮進宮。就請升輿。」

林之洋聽了，倒像頭頂上打了一個霹靂，只覺耳中嘍的一聲，早把魂靈嚇的飛出去了。衆宮娥不由分說，一齊攙扶下樓，上了鳳輿。無數宮人簇擁，來到正殿，國王業已散朝，裏面燈燭輝煌。衆宮人攙扶林之洋顛顛巍巍，如鮮花一枝，走到國王面前，只得彎着腰兒，拉着袖兒，深深萬福叩拜。各王妃也上前叩賀。

正要進宮，忽聽外面鬧鬧吵吵，喊聲不絕，國王嚇的驚疑不止。原來這個喊聲，卻是唐敖用的機關。

唐敖那日同多九公尋訪林之洋下落，訪來訪去，絕無消息。這日兩人分頭去說。唐敖尋了半日，回船用飯，因呂氏母女啼哭，正在解勸，只見多九公滿頭是汗，跑進船艙道：『今日費盡氣力，纔把林兄下落打聽出來。』呂氏慌忙問道：『俺丈夫現在何處？究竟存亡若何？』多九公道：『老夫問來問去，恰好遇見國舅府中內使，纔知林兄因國王看貨歡喜，留在宮內，封爲貴妃。因他脚大，奉旨把足纏好，方擇吉日成親。今脚已裹好，國王擇定明日進宮。』

話未說完，呂氏早已哭的暈倒。婉如一面哭着，把呂氏喚醒。呂氏向唐多二人叩頭，哭哭啼啼，只求姑爺九公，救俺丈夫之命。唐敖命蘭音婉如把呂氏攙起。多九公道：『老夫剛纔懇那內使求國舅替我們轉奏，情願將船上貨物盡數孝敬，贖林兄出來。雖承內使轉求，無奈國舅因吉期已定，萬難挽回，不肯轉奏。老夫無計可施，只得回來。唐兄可有甚麼妙計？』唐敖嚇的思忖多時道：『此時吉期已到，恐難挽回。爲今之計，惟有且寫幾張



哀憐呈詞，到各衙門遞去。倘遇忠正大臣，敢向國王直言諫諍，救得舅兄出來，也未可知。

除此實無別法。呂氏道：「姑爺這個主意的不差。他們偌大之國，官兒無數，豈無忠

臣？這個呈詞遞去，必能救得丈夫出來。就請姑爺多寫幾張，早早遞去。」

唐敖當時作了哀憐稿兒，託多九公酌定。二人分着寫了幾張，惟恐耽擱，連飯也不敢

吃，隨即進城，但遇衙門，就把呈詞遞進。誰知裏面看過，仍舊發出道：「這不干我們衙門之

事。你到別處遞去。」一連幾十處，總是如此。二人餓着跑到日暮，只得回船。呂氏問

知詳細，只哭的死去活來。娘兒兩個，足足哭了一夜。

唐敖聽着，心如劍刺，東方漸亮，急的瞪目痴坐，無計可施。多九公走來道：「我們與其

在船悶坐，何不上去探聽。倘或改了吉期，就好另想別法了。」唐敖道：「吉期就在今日，

何能更改？即使改了，又有何法？」多九公道：「倘能另改吉期，我們船上貨物銀錢，也還

不少。即到鄰邦把船上儘其所有都餽送那國王，懇其代爲轉求。設或他看鄰邦分上，情

不可卻，放林兄出來，也未可知。」

呂氏在內聽了，早又帶淚出來道：「此計甚好，就求速速上去打聽。」唐教只得答應，同多九公進城。只聽四處紛紛傳說，今日國王收王妃進宮，釋放罪囚，各官都叩賀去了。

二人聽了，更覺心冷如冰。多九公歎道：「你聽這話，還探聽甚麼？只好回去勸勸他。」

如今「木已成舟」，也是林兄命定如此了。唐教道：「這兩日我在船上想起舅兄之事，至親相關，心中已如針刺。此刻回去，他們聽見一無指望，更要勸上加勸，教人聽着，何能安身？我們只好在此走走，暫且躲避躲避。」

多九公只得點頭，又向前行。不知不覺，天已正午。多九公道：「此時腹中甚餓，路旁有個茶坊，我們何不進去吃些點心，充充飢也好。」說罷，進去揀副座兒坐了，倒了兩碗茶，要了兩樣點心。只見有個起課的走來。唐教一時無聊，因在課桶內抽了一籤，遞了過去。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鏡花緣 第三十四回

## 第三十五回

現紅鸞林貴妃應課

揭黃榜唐義士治河

話說唐敖把籤遞給起課的看了，隨即起了一課道：「此課紅鸞發現，該有婚姻之喜。可惜遇了空亡，未為虛而不實。將來仍是各棲一枝，不能鸞鳳和鳴。不知尊嫂所問何事？」唐敖道：「我問這段婚姻可能不成？」此人現在難中，可逃得出麼？」起課的道：「剛纔我已說過，婚姻虛而不實，斷難成就。此人災難已滿，指日即有救星。就只要脫火坑，還須耽擱十日。」

唐敖付了課資。起課的去了。多九公道：「林兄災難既滿，為何還須十日方離火

坑？」唐敖道：「此話離離奇奇，令人不解。」吃過點心，付了茶資，信步走出，遠遠有許多人簇擁着走來。二人迎上觀看，原來是些人夫擔著幾十擔禮物過去。

多九公道：『後面那個押禮的，就是國舅內使，不知到何處送禮去？』唐敖道：『上面

俱用錦袱蓋着，自然是送國王的了。』

多九公忙去打聽，回來滿面愁容道：『唐兄，你道國舅這禮送給那個的？原來卻是送

給林兄的。』唐敖道：『此話怎講？』多九公道：『那送禮人說國舅因今日王妃進宮送

這禮物，預備王妃賞賜宮人，豈非送給林兄麼？』

唐敖聽了，只急的抓耳搔腮；再望望太陽，業已西墜，各處官員，都乘轎馬叩賀回來，那些罪囚一個個也都嬉笑而歸。

不多時，國舅送禮人夫也都挑着空擔回去。二人見天色已晚，無可奈何，只得垂頭喪

氣回歸舊路。唐敖道：『剛纔那起課的說，指日就有救星，若過了今日，也還救得出麼？』

多九公搖頭道：『今日如果進宮，生米煮成熟飯，豈有挽回之理？』唐敖道：『我剛才也是

這樣想。若據起課所言，似乎今日又有救星。究竟不知怎樣挽回？再四思想，測度不出。

大約那起課的不過信口胡談，偏遇我們只想挽回，也不管事已八九，還要胡思亂想，可謂痴

人說夢了！但舅兄如此好人，將來竟作異鄉之鬼，這樣結局，能不令人傷感？」

多九公聽了，也是歎息不止。信步行來，又到張挂榜文處。唐敖道：「我們初到此地，

舅兄上去賣貨，小弟同九公上來，曾見此榜，那知在此耽擱多日，遭此飛災。這些時不知舅兄怎樣受罪，如何盼望！」一面說着，不覺滴下淚來。猛然心內一急，低頭想了一想，走上前去，把榜揭了下來。

多九公摸不着唐敖是何主見，當着衆人，攔又攔不得，問又問不得，惟有望着發怔。那些看守人役，上前問道：「你是何處婦人，擅揭此榜？那榜上的話，你可看明？」此時衆百姓聞得有人揭榜，登時四方轟動。老老少少，無數百姓，都圍着觀看。

唐敖看見人衆，因朗聲發語道：「我姓唐，乃天朝人氏，從外洋至此。治河一道，我們中原無人不曉，今路過貴邦，因見國王這榜，備言連年水患，人民被害，如鄰邦君王治得河道，小民得免水患，情願納貢臣服。若鄰邦臣民有能治得河道，財寶祿位，悉聽擇取，說的甚覺誠懇，因此不辭勞瘁，特來治河與你們除患。」

話未說完，早有許多百姓，挨挨擠擠，都跪在地下，口口聲聲，只求天朝貴人大發慈悲，早賜救拔。唐敖道：『你們諸位請起。我雖能治河，但財寶祿位，我們天朝那樣不有。這些我都不要，只要你們依我一事，我就即日興工。』

衆百姓都起來道：『不知貴人所說何事？』唐敖道：『小可有個妻舅，前因賣貨進宮，現被國王立爲王妃，開得吉期定於今日。你們如要治河，大家即到朝前哭訴，放了此人，我即興工。如國王不以民命爲重，不肯放他，縱使財寶如山，我亦不願，只好回鄉去了。』

說話間，那圍着看的人，密密層層，就如人山人海一般；一聞此言，只聽得發了一聲喊，不約而同，齊向朝門而去。那些人役也都去回本官。多九公得空到唐敖耳邊問道：『唐兄果然曉得治河麼？』唐敖道：『小弟並未做過外工朋友，那知治河？』多九公道：『你既不諳，爲何把榜揭了？設或修治不妥，虛費他的帑項，豈不連我們也弄出未完麼？』唐敖道：『小弟此番揭榜，雖覺孟浪，但因要救舅兄，不得已做了一個「火燒眉毛，且顧眼前」之計，實是無可奈何。此時衆百姓前去，大約國王難違衆情，必是暫緩吉期。明日小弟看過

河道，只好設法酌量。倘舅兄五行有救，自然機緣湊巧，河道成功。如光景不佳，不能結局，即煩九公將船上貨物餽送鄰邦，求其拯救，只此便是良策。」

多九公聽着，只是皺眉搖頭。登時有看榜人役，備了轎馬，把唐敖送到迎賓館。多九公只得充作僕人，跟在後面。早有管事人預備酒飯。多九公另有下席一桌。二人正在飢餓，且飽餐一頓。飯後，多九公上船送信，暫安呂氏之心，回到賓館，仍同唐敖靜候佳音。

那些百姓聽了唐敖之言，一時聚了數萬人，齊至朝門，七言八語，喊聲震耳。國王正受嬪妃朝賀，忽聞此聲，驚疑不止。只見宮人進來奏道：「國舅有要事面奏。」國王即命衆人暫避，把國舅傳進。國舅行禮畢，就把天朝婦人揭榜，能修河道，因主上把他親戚立爲王妃，意欲懇求釋放，才能興工，衆百姓現在聚了數萬人，齊集朝門，籲求主上俯念數十萬生靈爲重，釋放此人，以便即日興工，救拔生民，以免塗炭等語，奏了一遍。

國王道：「我國向例，凡庶民人家，從無再醮之婦，何以孤家身爲人君，反令王妃違此定



例呢？」國舅道：「剛纔臣已剴切曉諭，一向來國中庶民既婚後尙且不准改節，何況君王乃一國之主，豈有放回王妃之理？」說之至再。奈衆百姓因吉期雖是今日，但王妃尙未進宮，與業已進宮不同，所以才敢懇懇施恩。」

國王聽了，無言可答；付了多時道：「既如此，卿就出去回覆衆民，說寡人業已進宮，今日不能啓奏。到了明日，木已成舟，衆百姓也不能求我釋放，我也有詞可託了。」國舅再三懇求。無奈國王執意不肯，只得退出，回覆衆人。衆百姓聽了，惟恐到了明日，就難挽回，登時鼓譟，亂亂轟轟，喊成一片。

國王聽見外面如此，心中着實害怕，明知自己理虧，意欲釋放，又難割捨；想了多時，忽聽外面人聲漸漸闌進宮來，不覺發恨道：「索性給他一不做二不休罷！」因命值殿尉官，率領軍兵十萬，立時征勦。尉官奉命，立刻點兵。只聽四面鎗礮聲震的山搖地動。衆百姓那裏肯退，都說與其日後喪在魚鼈之口，不如今日被國王殺了，倒也乾淨；哭哭啼啼，更覺喊聲震天。國舅見百姓勢頭已急，惟恐人多激變，分付衆兵無許動手傷人；隨又再三勸衆百

姓道：「爾等只管散去。老夫自然替你們轉奏，務將揭榜人留下修治河道。明日府中候信，老夫自有道理。」

衆百姓聽了，這才慢慢散去。尉官把兵收了。國王見衆百姓已散，隨即進宮，命林之

洋並肩坐了，映着燈光，復又慢慢閃目，細細觀看，只見林之洋體態輕盈，嬌羞滿面，愁鎖蛾眉，十分美貌；看罷，心中大喜，忙把自鳴鐘望了一望，因嬌聲說道：「你同我已訂百年之好，你如此喜事，你爲何面帶愁容？你今得了如此遭際，你也不枉托生女身一場。你今做了我國第一等婦人，你心中還有甚麼不足處？你日後倘能生得兒女，你享福日子正長。你與其嬌揉造作，裝作男人，你倒不如還了女裝，同我享受榮華。我們且飲兩杯。」分付擺宴。又命宮人賜了許多珠寶金銀之類。

不多時，酒席齊備。衆宮娥斟了一杯喜酒，教他奉敬國王。林之洋此時心如死灰，一時想起妻女，就如萬箭攢心，兼之一連數日，茶飯不喫，精神恍惚，四肢無力，把杯接在手中，只覺戰戰兢兢，渾身發抖，那個酒杯倒像千斤之重，那裏遞得過去。正在勉強，只覺四肢發酸，

把手一鬆，瑞珊瑚酒杯落在桌上。宮娥拾過，又斟一杯。林之洋接着，心中更覺發慌，登時又把酒灑了。衆宮娥只得替他代敬國王。國王命人也與林之洋斟了一杯，放在唇邊，只得勉強飲了。隨後又是一杯，以爲成雙之意。

林之洋素日酒量雖大，無如近來腹中空虛，把酒飲過，只覺天旋地轉，幸而還未醉倒。國王又飲數杯，命人把表取過，看了一眼，分付撤去筵席，霎時桃腮帶笑，醉眼朦朧，笑嘻嘻道：『天不早了，我同你睡罷。』衆宮人上前把林之洋外面衣裙寬了，又把首飾除去。國王也寬了外面衣服，伸出一雙玉手，十指尖尖，把林之洋手腕攔住，上了牙床，放下絞綰帳，竟自睡了。

這裏國王業已成親。唐敖還在迎賓館痴心妄想，另改吉期。等來等去，喫了晚飯，仍無信息。正在盼望，恰好有幾個年老百姓，從朝中回來，把尉官點兵征勦各話說了。唐敖這纔知其詳細，只嚇的驚慌失色。多九公道：『剛纔唐兄說國王必是暫緩吉期，那知全出

意料之外，並且大動干戈，用兵征勦。看這光景，國王只知好色，不以民命爲重。過了今日，我們只好且充外工朋友，替他修理河道，弄點修金。若想林兄回來，只怕難了。」

唐敖只急的抓耳搔腮。只見國舅那邊差了內使，押送鋪蓋過來；又撥許多人役伺候。內使道：『我家國舅命我多多致意貴人，今日天晚，不能過來。明日上朝見過國王，就來面商修治河道。貴人在此諸多簡慢，只好當面再來請罪。』說罷，同幾個庶民都去了。次日，守候國舅，一直等到夜深，也不見來。多九公又去打聽，原來衆百姓已將國舅府圍的水泄不通，在那裏候信。唐敖這一夜更不曾合眼。

次日清晨起來，多九公道：『唐兄，你看，不知不覺又是一天了。據老夫看來，若像這樣，只怕我們喫了喜蛋纔能回去哩。』唐敖道：『此話怎講？』多九公道：『林兄同國王成親，今已兩日，再過幾日，倘恭喜懷了身孕，你是國王的妻妹婿，這樣好親戚，豈不要送喜蛋麼？』

唐敖急的無計可施，惟有專候國舅之信。誰知國舅自從那日安頓衆百姓，次日上朝，

國王只推有病，總不見面，把個國舅急的走出走進，毫無主意，並聞府中已被衆百姓團團圍住，專等治河回音，更覺着急，又不敢回府，又恐唐赦走脫，因派許多兵役在城門把守，又差人時刻送酒送菜到迎賓館去，又挑了幾擔魚肉雞鴨之類，送到唐赦船上，無非遮人耳目，恐怕冷落之意。當日就在朝堂住了。

第二日，天將發曉，國王起來，大爲不樂，將國舅宣來問道：「那揭榜婦人可在麼？」國舅奏道：「此人現在賓館，因國主沒有示下，大約今日就要回去。」國王道：「他果能治河，我念生靈爲重，原可施恩，把王妃釋放，不知他治的究竟如何？莫若着他河路治好，再放王妃回去。倘修治不善，不能完功，虛費銀兩，即將王妃留在此處，日後照數掣銀來贖。國舅以爲何如？」

國舅聽了，滿心歡喜道：「主上如此辦理，既不虛糜帑項，又安衆民之心，倘河道成功，也除通國大患，真是一舉兩便。」國王道：「你就照此辦去。」

國舅來至迎賓館，見了唐赦，彼此敘了寒溫。原來這位國舅姓坤，年紀不滿五旬，聲音

面貌，宛似太監。二人茶罷，國舅道：「昨日衆百姓齊集朝門，備言貴人因念敝邦水患，特來救援。老夫適值朝中有事，不能趨陪，多有得罪，尙望海涵。至令親因在王府賣貨，忽染重恙，現在仍未獲痊。俟略將養，自然即送歸舟。至立王妃之說，係小民訛傳，斷斷不可輕信。但治河一事，不知貴人有何高見？」

唐敖道：「貴邦河道受病之由，小子尙未目覩，不敢謬執意見。若論大概情形，當年治河的，莫善於禹。吾國禹疏九河，這個「疏」字，卻是治河主腦。疏通衆水，使之各有所歸，所謂來有來源，去有去路。根源既清，中無壅滯，自然不至爲患了。此小子愚昧之見，將來看過河道，尙望國舅大人指教。」國舅聽了，連連點頭。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鏡  
花  
緣  
第  
三  
十  
五  
回  
二

## 第三十六回

佳人喜做東床婿

壯士愁爲舉案妻

話說國舅聞唐敖之言，不覺點頭道：「貴人所言這箇疏字，頓開茅塞，足見高明。想來敵邦水患，從此可以永絕了。」老夫還要回去覆命，暫且失陪，明日再來奉陪去看河道。」分付人役預備酒宴，小心伺候，乘輿呵殿而去。

多九公道：「林兄之事，若據前日用兵征勦光景，竟是毫無挽回。今日據國舅之言，又像林兄不久就要回來。莫非林兄前日竟未成親，令人不解。」唐敖道：「大約此事全虧衆百姓之力，國王恐衆人作亂，所以暫緩吉期，也未可知。」

多九公道：「這且慢慢再去打聽。第治河一事，關係非輕，倘有疎虞，不但林兄不能還鄉，就是我們也不知如何結局。」老夫願不放心。明日看過河道，唐兄究竟是何主見？」



唐敖道：「這個河道，其實看也罷，不看也罷，小弟久已立定一個主意。我想河水氾濫爲害，大約總是河路壅塞，未有去路，未清其源，所以如此。明日看過，我先給他處處挑挖極深，再把口面開寬，來源去路也都替他各處疏通，大約河身挑挖深寬，自然受水就多，受水既多，再有去路，似可不致氾濫了。」

多九公道：「治河既如此之易，難道他們國中就未想到麼？」唐敖道：「昨日九公上船安慰他們，我喚了兩個人役，細細訪問，此地向來銅鐵甚少，兼且禁用利器以杜謀爲不軌，國中所用，大約竹刀居多，惟富家間用銀刀，亦甚希罕。所有挑河器具，一概不知。好在我們船上帶有生鐵，明日小弟把器具畫出樣兒，教他們製造。看來此事尙易成功。」

多九公道：「原來此地銅鐵甚少，禁用利器，怪不得此處藥店所挂招牌，俱寫「咬片」一咀片。」我想好好藥品，自應切片，怎麼倒用牙咬，腌臢姑且不論，豈非舍易求難麼？老夫疑此字用的不解，今聽唐兄之言，無怪要用牙咬了。我們家鄉藥店雖用刀切，招牌亦寫咬咀字樣，雖係遵着古人醫書，誰知這典故卻出在女兒國的。」

次日國舅陪唐教出城看河。一連兩日，看畢回來。

唐教道：「連日細看此河受病處，

就是前日所說那個疏字缺了。以彼處形勢而論，兩邊堤岸高如山陵，而河身既高且淺，形像如盤，受水無多，以致爲患。這總是水大之時，惟恐衝決漫溢，且顧目前之急，不是築堤，就是培岸，及至水小，並不預爲設法挑挖疏通，到了水勢略大，又復培壅，以致年復一年，河身日見其高。若以目前形狀而論，就如以浴盆置於屋脊之上，一經漫溢，以高臨下，四處皆爲受水之區，平地卽成澤國。若要安穩，必須將這浴盆埋在地中。盆低地高，既不畏其衝決，再加處處深挑，以盤形變成釜形，受水既多，自然可免漫溢之患了。」

國舅道：「貴人所論河道受病情形，恰中其弊，足見天朝貴人留心時務，識見高明。至浴盆屋脊之說，尤其對症。真是指破迷團。惟求貴人大發惻隱，早賜拯拔，免敝邦屋脊之禍，水由地中行，永慶安瀾，得免塗炭，不獨蒼生感戴，卽敝邦國主，亦當銘感不忘。但挑挖深通，不知天朝向來用何器具，尙求指教。」

唐教道：「敝處所用器具甚多，無如貴邦銅鐵甚少，無從措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今既一無所有，縱使大禹重生，亦當束手。幸而我們船中帶有鋼鐵，製造尙易。第河道一時挑挖深通，使歸故道，施工甚難。蓋堤岸日積月累，培壅過高，下面雖可深挑，而出土甚覺費事。倘能集得數十萬人夫，一面深挑，一面去其堤岸，使兩岸之土不致壅積，方能易於竣事。不知人夫一時可能齊集。」

國舅道：「若講人夫，貴人只管放心。此地河道，爲患已久，居民被害已深，聞貴人修治河道，雖土商人等，亦必樂於從事。况又發給工錢飯食，那些小民，何樂不爲？但還有一事：昨日所看此河東首刷淤之處，貴人曾言彼處當年辦理不善，以致淤沙停積，水無去路，故不時爲患。其受病之由，尙求指教。」

唐敖道：「凡河有淤沙，如欲借其水勢順溜刷淤，那個河形，必須如矢之直，其淤始能順溜而下。昨看那邊河道到了刷淤之處，河路不直，多有彎曲。其淤遇彎即停，何能順溜而下？再者，刷淤之處，其河不但要直，並且還要由寬至窄，由高至低，其淤始得走而不滯。假如西邊之淤要使之東去，其西邊口面如寬二十丈，必須由西至東，漸漸收縮，不過數丈，是寬

處之淤，使由窄路而出，再能西高東低，自然勢急水溜，到了出口時，就如萬馬奔騰一般，其淤自能一去無餘。今那邊刷淤之處，不但處處彎曲，而且由窄至寬，事機先已顛倒，其意以爲越寬越暢。那知水由窄處流到寬處，業已散漫無力，何能刷淤？無怪越積越厚，水無去路了。」

國舅連連點頭道：「貴人高論，勝如讀『河渠書』、『溝洫志』，但開工吉期定在何時，以便啓奏國主，諭令該管各官早爲預備。」唐敖道：「此時必須先造器具。明日國舅多派工匠過來，俟器具造齊，再擇吉期開工。」

國舅點頭，卽命隨從速傳工匠，明早伺候，並多派人役聽候差遣。說罷別去。唐敖將器具樣兒畫了，並託多九公照應把鐵發來。

次日，許多工人傳到，唐敖把樣兒取出，一一指點，登時開爐打造。衆工人雖係男裝，究竟是些婦女，心靈性巧，比不得那些蠢漢，任你說破舌尖，也是茫然。這些工人，只消略爲指點，全都會意，不過兩三日都造齊備。擇了開工吉期。

是日，國舅同至河邊。唐敖命人逐段築起土壩，先把第一段之水車到第二段壩內，即將第一段挑挖深通，就把第二段土壩推倒，將水放入第一段新挑深坑之內，再挑第二段，逐段都動起工來，總是儘力深挑。後來所挖之土，一時竟難上岸，仍命工人把筐筐入坑內，用轆轤擡上。每取土一筐，要費許多氣力。好在衆百姓年年被這水患鬧怕，此番動工，舉國之人，齊來用力，一面挑河，一面起堤，不上十日，早已完工，又把各處來源去路也都挑挖疏通。這裏唐敖指點監工。那衆百姓見他早起晚歸，日夜辛勤，人人感仰。早有幾個老者出來攢湊銀錢，仿照唐敖相貌，立了一個生祠；又豎一塊金字匾額，上寫「澤其水長」四個大字。此事傳入宮內，早有一位世子把這情節對林之洋說了。

原來林之洋那日同國王成親，上了牙床，忽然想起：「當日在黑齒國妹夫同俺頑笑，說俺被女兒國留下，今日果然應了。這事竟有預兆。」那時九公會說：「設或女兒國將你留下，你卻怎處？」俺隨口答道：「他如留俺，俺給他一概弗得知。」這話也是無心說出，其

中定有機關。今日國王既要同俺成親，莫若俺就裝作木雕泥塑，給他一概弗得知，同他且住幾時，看他怎樣。」因存這個主見，心心念念，只想回家。一時想起妻子，身如針刺，淚似湧泉。又想自從到此，被國王纏足穿耳，毒打倒吊，種種受辱，九死一生，這國王恁般狠毒，明是冤家對頭，躲還躲不來，怎敢親近？如此一想，燈光之下，看那國王雖是少年美貌，只覺從那美貌之中，透出一股殺氣。雖不見他殺人，那種溫柔體態，倒像比刀還覺利害，越看越怕，惟恐日後命喪他手，更是心冷如冰，體軟如縣。一連兩夜，國王費盡心機，終成畫餅，雖覺補興氣惱，因河道一事，究竟牽挂，不敢把他奈何。後來同國舅議定治河一事，思來想去，留此無用，只得將他送歸樓上，索性把纏足抹粉一切工課也都蠲了。

林之洋得了這道恩赦，雖未得歸故鄉，暫且脚下鬆動，就只不知將來可能放歸，又不知前日衆百姓爲何喧鬧，細問宮娥，都是支吾。這日正在思鄉垂淚，有個年輕世子走來下拜道：「臣兒聞得天朝有位唐貴人來此治河，俟河道治好，父王卽送阿母回去。臣兒特地送信，望阿母放心。」

林之洋把世子攙起細問，纔知揭榜一事，因垂淚道：『蒙小國主念俺被難，前來送信，俺林之洋倘骨肉團圓，惟有焚香報你大德。俺妹夫河道治完，還求送俺一信。更望在老國王跟前，替俺美言，早放俺回去，便是俺救命恩人了。』世子上前替林之洋揩淚道：『阿母不須悲傷。臣兒再去探聽。如有佳音，即來送信。』說罷去了。

林之洋自從國王送回樓上，乘宮娥知他日後仍回天朝，並非本國王妃，那個肯來照管，往往少飯無茶，十分懈怠，幸虧世子日日前來照應，茶飯始得充足。林之洋深為感激，不知不覺，將及半月，兩足雖已如舊，但穿上男鞋，竟瘦了許多。

這日世子恩恩走來道：『告稟阿母，唐貴人已將工程辦完，今日父王出去看河，十分歡喜；因唐貴人乃天朝貴客，特命合朝大臣，許多鼓樂，護送歸舟，並送謝儀萬兩。』聞得明日即送阿母回船。臣兒探聽真實，特來送信。』

林之洋歡喜道：『俺自從國王送回樓上，蒙小國主百般照應，明日回去，不知甚時相見。俺林之洋只好將來再報大情。』世子見左右無人，忽然跪下垂淚道：『臣兒今有大難，要

求阿母垂救。如念臣兒素日一點孝心，大發惻隱，臣兒就有命了。」

林之洋忙攙起道：「小國主有甚大難，速告俺知。」世子道：「臣兒自從八歲蒙父王立儲，至今六載，不幸前歲嫡母去世，西宮阿母專寵，意欲其子繼立，屢次陷害臣兒，幸而命不該絕。近日父王聽信讒言，痛恨臣兒，亦有要殺臣兒之意。此時若不遠走，久後必遭毒手。况父王指日即往軒轅祝壽，內外臣僕，莫非兩宮羽翼，臣兒年紀既幼，素日只知閉戶讀書，又無心腹，安能處處防備？一經疎虞，性命難保。阿母如肯垂憐，明日回船，將臣兒攜帶同去，倘脫虎穴，自當銜環結草，以報大恩。」

林之洋道：「俺們家鄉風俗與女兒國不同，若到天朝，須換女裝。小國主作男子慣了，怎能改得？就是梳頭裹腳，也不容易。」世子道：「臣兒情願更改；只要逃得性命，就是跟着阿母，粗衣淡飯，我亦情願。」

林之洋道：「俺帶小國主同去，宮娥看見，這便怎處？莫若等俺回船，小國主暗地逃去，豈不是好？」世子聽了，連連搖頭。



鏡花緣 第三十六回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七回

新貴妃返本爲男

舊儲子還原作女

話說世子搖頭道：『臣兒無事不能出宮，即使出去，亦有護衛，何能一人上船？好在近日衆宮娥不來伺候。明日阿母上轎，臣兒暗藏轎內，即可出去。務望阿母攜帶。』林之洋道：『只要小國主辦的嚴密，俺自遵命。』

到了次日，國王命人備轎送林之洋回船，並命衆宮娥替林之洋改了男裝，伺候上轎。世子在旁看見人衆，惟有垂淚，十分着急，忙到轎前附耳道：『此時耳目衆多，不能同去。臣兒之命，全仗阿母相救。若出十日之外，恐不能見阿母之面。』臣兒住在牡丹樓，切須在意。送了幾步，哽咽而去。

林之洋回到船上。原來國王昨日備了鼓樂，已將唐敖多九公護送回來。此時林之

洋見了唐多二人，惟有再三拜謝。呂氏、婉如、蘭音也都相見。真是悲喜交集。

林之洋道：「妹夫到海外原爲遊玩，那知是俺的救命恩人。俺在那裏受罪，本要尋死；

因得夢兆，必有仙人相救，俺纔忍耐。今仙人還不賞光，卻虧妹夫救俺出來。」多九公道：

「這是林兄吉人天相，所以湊巧，得唐兄同來。當日路過黑齒，唐兄曾有以德報德之語，今

日果然應了，可見林兄這場災難，久有預兆。我們何能曉得？」唐敖道：「舅兄爲何步履

甚慢？難道國王果真要你纏足麼？」

林之洋見問，不覺又是好笑，又是愧恨道：「他把俺便算婦人，做他的老婆，也罷了，偏偏

還要穿耳纏足。俺這兩脚好像纜出閨的新婦，又像新進館的先生，這些時好不拘束。偏

那宮人要早見功效，又用猴骨熬湯，替俺薰洗。今雖放的照舊，奈被猴骨洗的倒像多喫了

兩杯酒一般，只覺軟弱，至今還是無力。當日上去賣貨，曾有一個喜蛛，落在俺脚上。那知

卻是這件喜事。」婉如道：「爹爹耳上還有一副金環，俺替你取下來。」林之洋道：「那

穿耳宮娥也不顧死活，揪着耳朵，就是一針。今日想起，俺還覺痛。這總怪厭火國囚徒把

俺鬚鬚燒去，嘴上光光的。國王只當俺年輕，纔有這番災難。聞得國王昨日送妹夫回船，還有謝儀一萬兩，可送來麼？」唐敖道：「久已送來。」弟兄何以得知？」

林之洋將世子屢次送信，請專照應，並後來求救各話，備細說了。唐敖道：「世子既有

患難，我們自應設法救他。况待舅兄如此多情，尤當以德報德。且世子若非情急，豈肯把

現成國王棄了，反去改換女裝，投奔他邦之理？我們必須把他救出，方可起身。九公以爲

如何？」多九公道：「以德報德，自應如此。但如何設法，必須商酌萬全，方好舉行。林兄

在宮多日，路徑已熟，可有妙計？」唐敖道：「這位世子可像跛舌世子。如會騎射，就易設

法了。」林之洋道：「世子雖是男裝，但是女人，未必曉得騎射。妹夫如真心救他，俺倒有

計。除了妹夫，別人都不成。」唐敖道：「此等仗義之事，用着小弟，無不効勞。不知是何

妙計？」林之洋道：「據俺主意，到了夜晚，妹夫將俺馱上，一同揀進王宮，將他救出，豈不是

好？」唐敖道：「王宮甚大，世子住處，舅兄可知道麼？」林之洋道：「世子送俺時，他說住

在牡丹樓。他們那裏牡丹甚高，到了開時，都是登樓看牡丹。俺們到彼只檢牡丹多處找

他，自然見面了。」唐敖道：「今晚且同舅兄攬進王宮，看是如何，再作計較。」多九公道：

「林兄因感世子之情，唐兄只知惟義是趨，都是奮不顧身，竟將王宮內院視爲兒戲，請教二位：彼處既是宮院，外面豈無兵役把守？裏面豈無人夫巡邏？二位進去，倘被捉獲，不知又

有甚麼良策？據老夫愚見，還須慢慢商量。如此大事，豈可造次？」唐敖道：「小弟同舅

兄至彼，自然要加意小心，相機而行。豈敢造次。九公只管放心。」

到了下午，用過晚飯，唐敖身上換了一件短衣，林之洋也把衣服換了，因向日所穿舊鞋

甚覺寬大，即命水手上去另買一雙合脚的穿了。結束停當，天已昏黑。呂氏恐丈夫上去

又惹是非，再三苦勸。林之洋那裏肯聽，即同唐敖別了多九公，躡進城來。

走了多時，來到王宮牆下，四顧無人。唐敖馱了林之洋，將身一縱，攬上牆頭，四處眺望，

只聽裏面梆鈴之聲，絡繹不絕，隨即越過幾層高牆，梆鈴之聲漸覺稀少。唐敖輕輕說道：

「舅兄，你看此處鴉雀無聞，甚覺清靜，大約已到內院了。」林之洋道：「迎面這些樹木，想

是牡丹樓。俺們下去看看。」

唐敖隨卽攔入院內。林之洋輕輕跳下，方纔腳踮實地，不防樹林跳出兩隻大犬，狂吠不止，將二人衣服咬住。那些更夫聞得犬吠，一齊提着燈籠，如飛而至。唐敖措手不及，連忙掙脫惡犬，將身一縱，攆上高牆。衆人趕到林之洋跟前，提燈照道：『原來是個女盜。』內中有個宮人道：『你們不可胡說。這是國主新立王妃，不知爲何這樣打扮，晝夜至此，必有緣故。』國主正在夜宴，我們且去奏聞，請旨定奪。』隨卽啓奏，立刻帶到豔陽亭下。國王一見，登時把憐香惜玉之心，又從冷處熱轉過來道：『孤家已命人送你回去，此時你又自來，是何意見？』

林之洋見問，無言可答，惟有發癡。國王笑道：『我知你意了。你捨不得此處富貴，又來希冀孤家寵幸。你既有此美意，我又何必固卻？只要你從此將足纏小，自然施恩收入宮內。你須自己要好，莫像從前任性。將來自有好處。』分付宮人卽送樓上，改換女裝，仍派從前宮娥，照舊伺候，俟足纏好，隨卽奏聞，以便擇吉入宮。

衆宮娥答應，將林之洋攙到樓上，香湯沐浴，換了衣履，仍舊梳頭纏足。林之洋忖道：

『今日雖又被難，喜得妹夫未被捉獲。他今攔在牆上，必探俺的住處，前來相救。俺且用話把宮人驚嚇驚嚇，省得爾足又要吃苦。』因說道：『俺今日情願進宮，恨不能爾足纏小，好同國王成親。不勞諸位混來動手。你們待俺有情義，俺日後進宮，也有情義。你們若待俺利害，少不得俺有報讎日子。俺要得起來時，莫講你們幾個臭宮娥，就是各宮王妃，俺要他命，他也脫不過的。』

衆宮娥聽了，因想起當日啓奏打肉各事，惟恐記恨，一齊叩頭，只求王妃高擡貴手，莫記前讎。林之洋道：『俺只論已後，不講從前。你們莫怕，只管起來。你們教俺莫記前讎，只要依俺三件事。』

衆宮娥立起道：『任憑多少，奴婢無有不遵。不知那三件，只管分付。』林之洋道：『第一件，纏足搽粉各事，俺自動手，不准你們費心。可依得？』衆人道：『依得。』林之洋道：『第二件，世子如來同俺說話，不勞你們立在跟前。可依得？』衆人道：『依得。請問第三件呢？』林之洋道：『這裏樓房許多，你們另住一間，不要同俺一房。這件可依得？』

得？」衆人聽了，都默默無言。

林之洋道：「想是怕俺一人在內，夜間逃走。也罷，俺在裏間居住。你們都在外間，裏面樓窗，每到夜晚，你們上鎖，將鑰匙領出。這樣嚴緊，難道還不放心。俺要逃走，今日也不來了。」衆宮娥聽了，都一齊應道：「這件也依得。」於是忙忙亂亂，各去張羅床帳。林之洋假意用力把腳蹙了，衆人方纔放心。天有二更，衆宮娥把樓窗鎖好，領了鑰匙，各去睡了。

不多時，鼾聲如雷。將及三鼓，林之洋睡在床上，忽聽樓窗有人彈指聲，忙到窗前輕輕問道：「外面是妹夫麼？」唐敖道：「我自從牽脫惡犬，撞在高牆，後來見衆人把你送到樓上，我也就跟來。此時衆人已睡，你作速開門，隨我回去。」林之洋道：「樓窗上鎖不能開，放著驚醒他們，加意防備，更難脫身。據俺主意，妹夫且去，明日俺同小國主商量計策。你只看樓上挂有紅燈，即來相救。速速去罷。」

唐敖答應。只聽聽的一聲去了。次日，世子聞知，前來探望。林之洋告知詳細。世



子不覺感激涕零道：『恰好明日乃臣兒誕辰，阿母可分付宮娥備宴與臣兒慶壽，將宴送至臣兒那邊，自有道理。』

林之洋點頭，即命宮人預備送去。

天將掌燈，世子命宮人邀樓上乘宮娥前去喫酒。

衆人聞世子賞宴，個個歡喜，都要爭去。林之洋隨命衆人去了。

世子見宮娥全去，忙到樓上開了樓窗，挂起紅燈。忽從窗上攬進一人，世子知是唐敖，連忙倒身下拜。唐敖忙攙起道：『這位莫非就是世子麼？』林之洋連連點頭。唐敖道：

『事不宜遲。我們走罷。』於是把林之洋馱在背上，懷中抱了世子，將身一縱，跳在牆上，

一連越過幾層高牆，纔攬到宮外，放下世子。林之洋也從肩上跳下。

幸有微月上升，尚不甚黑。三人一齊躡行，越過城池，來至船上，見了多九公，隨即開船。

世子換了女裝，拜林之洋爲父，呂氏爲母；見了婉如，蘭音，十分相契。多九公問起名姓，纔知

世子姓陰，名若花。唐敖聽見花字，猛然想起當日夢中之事。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 第三十八回

步玉橋茂林觀鳳舞

穿金戶寶殿聽鸞歌

話說唐敖聞世子名叫若花，不覺忖道：『夢神所說十二名花，我到海外處處留神，至今一無所見。惟所遇女子，莫不以花木爲名。卽如娥兒又名蕙兒，紅紅又名紅薇，亭亭又名紫萱，其餘如廉錦楓，駱紅蕖，魏紫櫻，尹紅萸，枝蘭音，徐麗蓉，薛蘅香，姚芷馨之類，並無一人缺了花木。我正忖度莫決，今日忽然現出「若花」二字，莫非從此漸入佳境，倒要留意了。』

次日，林之洋同唐多二人偶然說起：『那日同國王成親，虧俺給他一概弗得知，任他花容月貌，俺只認作害命鋼刀。若不耐了火性，那得有命回來。』唐敖道：『據這光景，林兄竟是柳下惠坐懷不亂了。』

林之洋道：『俺本以酒爲命，自從在他樓上，恐酒誤事，酒到跟前，如見毒藥一般，隨你

甚等美酒，俺總不喫。就只進宮那日，俺要借着裝醉，喫了兩杯，除此並無一滴入口。若比古人，不知又叫甚麼？」多九公道：「當日禹疏儀狄，絕旨酒，今林兄把酒視爲毒藥，如此說來，尊駕又學大禹行爲了。」

林之洋道：「他們國中以金錢爲貴。俺進宮第二日，國王命宮人賜俺珠寶，並命收掌金錢宮人每月送俺金錢一擔，隨俺用度。俺看那錢就如糞土一般，並不被他打動。若比古人，不知又叫甚麼？」唐敖道：「當日王衍一生從不言錢，他的妻子故意將錢放在房中，擋住走路，意欲逼他說出一個錢字。誰知王衍看見，因堵住走路，教他妻子把「阿堵物」拏開，畢竟總不言錢，無非嫌他銅臭，所以絕口不談。那知今人一經講起銀錢，心花都開，不但不嫌他臭，莫不以他爲命，並且歷來以命結交他的，也就不少。你只看那錢字身旁兩個戈字，若妄想親近，自然要動干戈，鬧出人命事來。今舅兄把他視如糞土，又是王衍一流人物了。」

林之洋道：「俺在樓上被他穿耳，毒打，倒吊，這些魔難，不過一時，都能耐得，最教俺難熬。」

的好好兩隻大腳纏的骨斷筋折，只剩枯骨包着薄皮，日夜行走，十指連心痛的要死。這般

凌辱，俺能忍受，逃得回來，只怕古人中要找這樣忍耐的也就少了。」多九公道：「當日蘇

武出使匈奴，喫盡千辛萬苦，數年之久，方能逃回，也算受盡苦楚了。」林之洋道：「俺講的

並非這個，要請問受人百般凌辱，能毅忍耐的，不知古人中可有一個？」唐敖道：「若講能

毅忍耐的，莫若本朝去世不久的婁師德了。他告訴兄弟教他睡面目乾，人睡他面，他能聽

其自乾，可見凡事都可忍耐。以此而論，舅兄又是婁師德一流人物了。」

多九公道：「林兄把這些都能看破，只怕還要成仙哩。」唐敖笑道：「九公說的雖是，

就只神仙從未見有纏足的。當日有個赤脚大仙，將來只好把林兄叫作「纏足大仙」了。」

三人說說笑笑，行了幾時。這日唐敖立在舵樓，遠遠望去，只見對面霞光萬道，從中隱

隱現出一座城池。多九公把羅盤看一看道：「唐兄，前面已到軒轅國，此是西海第一大邦，

我們要暢遊幾日了。」當時到了軒轅，將船泊岸。林之洋脚已養好，自去賣貨。唐多二

人上岸，遠遠望那城郭，就是峻嶺一般，巍巍蕩蕩，景象非凡。唐敖道：『城郭離此還有若干路程？』多九公道：『前面有座玉橋，過了玉橋，穿過梧桐，不過三四里，就可到了。』

不多時，步過玉橋，迎面無數梧桐，一望無際。桐林之內，俱是鳳凰來往飛騰。唐敖道：『怪不得古人言軒轅之邱，鸞鳥自歌，鳳鳥自舞，果然不錯。』只見那邊有對鳳凰來往，一上一下，盤旋飛舞，就如錦繡一般，越看越愛，不覺讚好道：『前在麟鳳山雖見鳳凰，卻未看他飛舞。那知此處卻有如此大觀。』多九公道：『唐兄既要領略此國風景，何不且到城中。此地鳳凰如別處鷄鴨一般，到處皆是；若看鳳舞，終日還看不完哩。』

唐敖聽罷，即出梧桐。走了多時，田野中已有人烟，都是人面蛇身，一條蛇尾，盤交頭上，衣冠言談，與天朝無異，舉止面貌，亦甚秀雅。走進城來，街市雖有十數丈之寬，那些作買賣，來來往往，仍是擁擠不動。市中所賣鳳卵，如別處鷄蛋一樣，擺列無數。忽聽咕咕喝喝，街上人都向兩旁閃開。只見一人手執一柄黃傘，寫『君子國』三個大字，傘下罩着一位國王，生得方面大耳，品貌端嚴，身穿紅袍，頭戴金冠，腰中佩劍，許多隨從，騎着一匹文虎過去。

隨後又有一傘，寫着「女兒國」，傘下罩着一位國王，生得眉清目秀，面白唇紅，頭戴雉尾冠，身穿五彩袍，騎着一匹犀牛，也是許多跟隨簇擁過去。唐敖道：「此時君子女兒兩位國王忽然到此，不知何故？莫非都屬軒轅所轄，前來朝賀麼？」多九公道：「他們各霸一方，向來並無統屬。此番到此，大約素日契好，前來拜望，亦未可知。」

唐敖搖頭道：「小弟記得我們自從今正來到海外，所過之國，第一先到君子，其次大人，其次……以至女兒，共計三十國。走了九月之久，纔到此地。若君子國王來此，往返豈不要走半年之久？如此遙遠，特來拜望，只怕未必。」

多九公道：「我們因要賣貨，不問道路遙遠，只檢商販通處繞去，所行之地，並非直路，所以耽擱。他們直來直往，何須多日？當日我們在君子國同吳氏弟兄閒談，他家僕人曾有一國王要到軒轅之說。前在女兒國，若花姪女在宮，亦向林兄言過，國主要來軒轅，可見二位國王俱走在我們之後，卻到在我們之先。直來直往，卽此可爲明證。但這兩國畢竟爲何到此，待老夫且去打聽。」不多時，回來道：「此番我們來的湊巧。此地國王乃黃帝之後，

向來爲人聖德。凡有鄰邦，無論遠近，莫不和好。而且有求必應，最肯排難解紛。每遇兩國爭鬪，他卽代爲解和，海外因此省了許多刀兵，活了若干民命。今年恰值一千歲整壽，臣民俱獻慶圍祝嘏，遠近各國，齊來慶賀。明日就是壽誕之期。今日各國都在千秋殿預祝大排筵宴。殿外共有數十處梨園演戲。無論軍民，只管進去瞻仰，竟是與民同樂，共躋壽域之意。我們何不同去看看？」

唐敖聽罷，不勝之喜，隨卽舉步道：「請教九公：此地國王何以竟有千秋之壽？」多九

公道：「老夫記得古人言軒轅之人不壽者八百歲，大約千歲還不算高壽哩。」唐敖道：

「以此看來，軒轅之人，雖非大羅神仙，也可算得地仙了。當日軒轅黃帝騎龍上天，小臣不

捨，有持龍鬚而墮的，有抱其弓而號的，那些小臣，既有隨去之意，何必這等號呼？若凡心未

退，縱能跟去，又有何益？倘主意堅定，心如死灰，何處不可去？又何必持其龍鬚以爲依附？

未免可笑。」多九公道：「難道今日唐兄之心已如死灰麼？」唐敖道：「豈但今日！」

多九公笑道：「唐兄又要發呆了。」

說笑間，迎面有座冲霄牌樓，霞光四射，金碧輝煌，上有四個金字，寫的是「禮維義範」；穿過牌樓，又是一座金門，走過金門，纔望見千秋殿。那殿約有十餘丈高，極其寬大，四面都是亭臺樓閣，將千秋殿環抱居中，各處音樂不斷，接連連，都是梨園演戲。唐敖一心要看國王，無心看戲，直向千秋殿走來。殿外立着一對青鸞，身高六尺，尾長一丈，其形如鳳，渾身青翠，鳴的悠揚宛轉，就如五音齊奏一般。唐敖道：「怪不得古人以鸞鳴叫作鸞歌，真比歌兒唱的還妙。」九公，你看那個身形略小的，想是雌鸞了。爲何雄鳴他鳴，雌不鳴他也不鳴呢？」多九公道：「那個小的雖是雌鸞，其實名『和』。」禮云：「在輿則聞鸞和之音。」上古之時，鸞與甫動，此鳥輒集車上，雄鳴於前，雌應於後，所以雄鳴雌也鳴了。」原來殿上也是演戲。那看的人雖如人山人海，好在國王久已出示，毋許驅逐閒人，悉聽庶民瞻仰。

二人擠在人叢中，也步入殿內。只見主位坐着軒轅國王，頭戴金冠，身穿黃袍，後面一條蛇尾，高高盤在金冠上；殿上許多國王，都是奇形怪狀。

唐敖略略看了一遍，內中除君子大人智佳女兒各國約略曉得，其餘俱是素昧平生，因



暗暗問道：「請教九公，小弟聞得軒轅之人有尾交首上之說，想來就是主席國王了。其餘這些國王，除了我們到過的，內中許多奇形怪狀，小弟看來，只覺眼花撩亂，辨不明白。那邊有位國王，頭上披着長髮，兩腿伸在殿上，約有兩丈長。其國何名？」多九公輕輕答道：「這是長股國，又名有喬國。我們中原以雙木續足，叫作高躄，就是做他作的。長股之旁，有位國王，一個大頭，三個身軀的，名叫三身國。三身對面有個身有雙翼，人面鳥嘴的，名叫羅兜國。羅兜上首有位頭大如斗，身長三尺的，名叫周饒國，就是能做飛車的周饒。迎面有位腳脛相交的，名叫交脛國。交脛旁邊有位面中三日，一隻長臂的，名叫奇肱國。奇肱下首坐着一位三首一身的，名叫三首國。」唐敖道：「那邊一位三身一首，這邊一位三首一身，兩位設或對看，只怕彼此都有羨慕之意哩。」

林之洋聽見此處演戲，也來殿上。恰好三人遇在一處。唐敖道：「這些國王，舅兄都熟識麼？」林之洋看了，也有認得的，也有認不得的，「話如三苗丈夫之類，都向多九公暗暗請教一番。」

唐敖道：「內中有個舅夫國，九公可曾看見？」

多九公道：「海外各國老夫雖未全到，

但這國名無有不知，從未見有「舅夫」之說。

唐兄從何見來？」

唐敖道：「林兄是小弟妻

兄，女兒國王又是小弟妻舅之夫，以此而論，那女兒國王豈非小弟舅夫麼？」

多九公笑道：

「若論親眷，唐兄還是女兒國王的妻妹婿哩。」

據老夫愚見，林兄須要躲避躲避，惟恐令夫

見你在外丟醜，把腳放大，一時氣惱，倘命保母過來，那定痛人參湯，老兄又要吃一杯了。」

林之洋道：「你們二位也躲避躲避纔好，俺聞黑齒國王背後狠怪你們哩。」

唐敖道：「我

們同他毫無干涉，爲何要怪？」

林之洋道：「他說自從你們到他國中談了一回文，把他國

中文風弄壞，至今染了你們習氣，還是黑氣衝天哩。」

唐敖道：「如今淑士國王四處訪擊

獵戶，智佳國王四處訪擊和尚，聞得也因談文弄的禍根。」

舅兄可曉得？」

林之洋道：「俺

不曉得。」

多九公道：「據老夫看來，只怕一鳥槍打一同那一到處化緣一舊案發作了。」

林之洋道：「兩位國王如把俺捉去，俺在他跟前多稱幾個晚生，自然把俺放了。」

多九公

道：「你看殿上厭火國王那大嘴，忽又冒火光。」

林兄小心鬚鬚要緊，此時纔留幾根，莫

被燒去，教人看着眼饞，又要弄出穿耳裹腳那些花樣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軒轅國諸王祝壽

蓬萊島二老遊山

話說林之洋同唐多二人嘲笑，招架不住，漸覺詞鈍，因衆國王在殿上閒談，就勢說道：『九公且莫鬧趣。你看那邊智佳國王同軒轅國王說話，他把軒轅國王稱作太老太公，這是甚麼稱呼？』多九公道：『智佳之人向來壽數最短，大約不過四五十歲就算一世。今軒轅國王業已千歲，若論世誼，同他二十代祖宗就算相交，所以智佳國王無可相稱，只好稱作太老太公。好在今日衆國王所說之話，都學軒轅口音，十分易懂，省得唐兄問來問去，老夫又作通使了。』

只聽那邊長臂國王向長股國王道：『小弟同王兄湊合起來，卻是好好一個漁翁。』

長股國王道：『王兄此話怎講？』長臂國王道：『王兄腿長兩丈，小弟臂長兩丈，若到海中

取魚，王兄將我馱在肩上，你的腿長，可以不怕水漫，我的臂長，可以深處取魚，豈非絕好漁翁麼？」

長股國王道：「把你馱在肩上，雖可取魚，但你一時要撒起尿來，小弟卻朝何處躲呢？」

翼民國王道：「聶耳王兄耳最長大，王兄儘可躲在其內。」結胸國王道：「聶耳王兄耳雖

長大，但他近來耳軟，喜聽謔言，每每誤事。」穿胸國王道：「據小弟愚見，莫若躲在兩面王

兄浩然巾內，倒還穩妥。」毛民國王道：「浩然巾內久已藏着一張壞臉，他的兩面業已

難防，豈可再添一面？若果如此，我們只好望影而逃了。」

兩面國王道：「那邊現在有位三首王兄，他就是三面，為何王兄又不望影而逃呢？」

大人國王道：「莫講三首王兄只得三面，就是再添幾面，這又何妨？他的喜怒哀樂，全擺在

臉上，令人一望而知，並且形像總是一樣，從無參差，不比兩面王兄對着人是一張臉，背着人

又是一張臉，變幻無常，捉摸不定，不知藏着是何吉凶，令人不由不怕，只得望影而逃了。」

淑士國王道：「小弟偶然想起天朝有部書乃是夏朝人作的，晉朝人註的，可惜把書名

忘了。上面註解會言長股人常馱長臂人入海取魚，誰知長臂王兄今日巧巧也說此話，倒像故意弄這典故，以致諸位王兄從中生出許多妙論。」

元股國王道：「此書小弟從未看過，不知載着甚麼？」黑齒國王道：「小弟當日曾見

此書上面奇奇怪怪，無所不有；大約諸位王兄同小弟家譜都在上面。」白民國王道：「若

果如此，小弟現在正修家譜，將來倒要購求一部考考宗派。」歧舌國王道：「若提家譜，小

弟每要修理，竟無從下筆。當初不知何人硬將我國派作歧舌；又有八喚作反舌。那「歧

舌」二字業已可厭，至於「反舌」尤其荒唐了。况天朝向來有鳥名叫反舌，將人比鳥，豈

非不倫麼？」

無稽國王道：「小弟聞那反舌一交五月，他即無聲。此時已交十月，王兄還照常開談，

其非反舌可想而知。那是前人把你委屈了。」巫咸國王道：「小弟聞得海外麟鳳山有

個反舌，他是不按時令，只管亂叫；或者王兄是他支派，也未可知。」小人國王道：「王兄日

後如修家譜，這條倒可採取的。」歧舌國王道：「小弟因這反舌二字不過說他比得不倫，

怎麼王兄竟將小弟同禽鳥論起支派？這更是胡鬧了。」

君子國王道：「天朝書上雖有反舌鳥，但世間俗稱卻是百舌。即是當時蜀王望帝名

子規，今杜鵑亦名子規。命名相同的甚多，亦有何礙？」歧舌國王道：「話雖如此，但這名

字究竟不雅。小弟意欲奉求諸位替我改換一字。」長人國王道：「敝國號向以長人

爲名，據小弟愚見，王兄國號莫若也以長字爲名，就叫「長舌」。我們聯起宗來，豈不是好？」

歧舌國王道：「小弟即使換個長字，何能與兄就算同宗？」王兄此語未免過於矯強。難道

如今世上聯宗都是這樣的麼？」智佳國王道：「近來世上聯宗有兩等：有應聯而不聯的，

有不應聯而聯的。卽如兩人論起支派，當初本是一家，此時敝起，原當聯宗，無如現在一貧

一富，或一貴一賤，那富貴人恐其玷辱，躲避尙恐不及，豈肯與之聯宗？只好把那根本二字

暫置度外。又有一等論起支派本非一家，無須聯宗，因一時同在富貴場中，彼此門第相等，

要圖親熱，所以聯起宗來。誰知他不認本家，只顧外面混去聯宗，把根本弄的糊塗，久而久之，

連他自己也辨不出是誰家子孫了。」

長人國王道：「這是世俗常情。近來每多如此。弟雖不才，現在忝爲一國之主，想來也無玷辱王兄之處。將來我們如果聯宗，我算你家支派也可，你算我家子孫也可，這有何妨？」歧舌國王搖頭道：「王兄這句話把我算了你家子孫，未免言重了。別的事情還可以矯強算得，怎麼把我算起人家子孫來？况貴邦人莫不身長，故有長字之名。敝處人舌又不長，爲何喚作長舌？」毗騫國王道：「王兄素精音律，他日小弟敬詣貴邦，王兄如將韻學賜教，小弟定贈美號，以爲投桃之報。」王兄意下如何？」歧舌國王道：「此事雖可，但恐傳了韻學，庶民聞知，只怕賤內還有離異之患哩。」

伯慮國王道：「諸位王兄都講修理家譜，歧舌王兄又要更正國名，都是極美之事。小弟雖有此志，但終年抱病，兼之俗務紛紜，精神疲憊，近來竟如廢人一般。小弟因想人生在世，無論賢愚，莫不秉着氣血而生，爲何敝處人向多短壽？如小弟現在年未三旬，業已老邁，女兒王兄比我年長，卻如此少壯。想來必有限食養生妙術，何不指教一二？」女兒國王道：「王兄本有養命金丹，今不反本求源，倒去求那服食養生之術，即使有益，何能抵得萬分



之，豈非捨實求虛麼？」厭火國王道：「王兄如將諸務略爲看破，憂慮稍爲減些，把心放寬些，不必只管熬夜，該睡則睡，該起則起，也就是養生之術了。」勞民國王搖着身子道：「倒是敝處人每日跑來跑去，勞勞碌碌，不知憂愁爲何物。到了夜間，把頭纔放枕上，卻已沉沉睡去。無論何時，總是這樣。誰知過來過去，無災無病，倒會敷衍百歲光景。」軒轅國王道：「據這言談，可見勞心勞力，竟是大相懸殊。」

犬封國王道：「伯靈王兄尊軀既弱，何不弄些飲食調養？即如小弟一生無所好，就只最喜講究享點口福；今日喫了這幾樣，明日又喫那幾樣，總是想着法兒，變着樣兒，給他一味狠喫，並且把他就算一件工課。每日苦思惡想，自然生出許多可口東西。況心機與其用在別的事上，何不用在自己身上？樂得嘴頭快活些，豈不有趣？」伯靈國王道：「此說雖善，無如小弟絲毫不諳，這卻怎好？」犬封國王道：「這有何難？王兄如高興，將來小弟即到貴邦奉陪王兄住幾時，就近指撥貴庖，不過一年半載，再無不妙。但必須小弟在彼日日親嘗口味，時時指點，方能日見其妙。」家駱國王道：「小弟素於烹調雖不甚精，也還略知

一二。伯慮王兄如邀犬封王兄，小弟也可奉陪，或者可以稍參末議，亦未可知。」

正在談論，誰知女兒國王忽見林之洋雜在衆人中如鶴立雞羣一般，更覺白俊可愛，呆望着，只管發笑。衆國王見他出神，也都朝外細看。那深目國王手舉一隻大眼，對着林

之洋更是目不轉睛。聶耳國王只將兩耳亂搖。勞民國王更將身子亂擺。無腸國王惟

有望着垂涎。跛踵國王只管蹬着脚尖兒仔細定睛。林之洋被衆人看的站立不住，只得

攜了唐多二人，走出殿外。多九公道：「看這光景，不獨女兒國王難割舊愛，就是衆國王也

有許多眷戀之意哩。」說的林之洋滿面通紅。唐敖惟有發笑。一連遊了幾日，林之洋

貨物十去八九。

這日天朝來了一隻貨船，尹元寄有書信。唐敖拆開看了，纔知駱紅蓮姻事業已說定，

十分歡悅，登時開船。行了幾時，又過幾個小國，如三苗丈夫之類。唐敖仍同多九公各處

遊玩。林之洋貨物將及賣完。這日大家談起海外各國，唐敖偶然想起前在智佳猜謎，林

之洋曾以『永錫難老』打個『不死國』，因問多九公，纔知就在鄰近。並聞國中有座員邱山，山上有顆不死樹，食之可以長生。國中又有赤泉，其水甚紅，飲之亦可不老。所以唐敖要去走走。無如此國僻處高山之中，須過許多海島，方能到彼，乃人跡罕到之處。多九公意欲不去。林之洋聞彼處有個赤泉，心裏也想飲些泉水，希冀長生。兼之唐敖因古人有『赤泉駐年，神木養命；稟此遐齡，悠悠無竟』之語，那怕難走，執意要去。因此打起羅盤，竟朝不死國進發。喜得正是小陽春當令，還不甚冷。

這日三人正在船後閒談，多九公忽然囑付衆水手道：『那邊有塊烏雲漸漸上來，少刻卽有風暴，必須將篷落下一半，繩索結束牢固，惟恐不能收口，只好順着風頭飄了。』

唐敖聽罷，朝外一望，只見日朗風清，毫無起風形象，惟見有塊烏雲，微微上升，其長不及一丈，看罷，不覺笑道：『若說這樣晴明好天，卻有風暴，小弟到不信了。難道這塊小小烏雲就能藏許多風暴？那有此事？』林之洋道：『那明明是塊風雲，妹夫那裏曉得？』

言還未了，只聽四面呼呼亂響，頃刻間，狂風大作，波浪滔天，那船順風吹去，就是烏雞快

馬也趕他不上，越刮越大，真是翻江攪海，十分利害。唐敖躲在船艙中，這纔佩服多九公眼力不錯。這個風暴，再也不息。沿途雖有收口處，無奈風勢甚狂，那裏由你做主。不但不收口，並且船篷被風鼓住，隨你用力，也難落下。一連刮了三日，這纔略略小些，費盡氣力，纔泊到一個山脚下。

唐敖來到後梢，看衆人收拾篷索。林之洋道：「俺自幼年就在大洋來來往往，眼中見的風暴也多，從未見過無早無晚，一連三日，總不肯歇。如今弄的昏頭昏腦，也不知來到甚麼地方了。這風若朝俺們來的舊路刮去，再走兩日，只怕就可到家了。」唐敖道：「如此大風，卻也少見。此時順風飄來，又有若干路程。此處是何地名？」多九公道：「老夫記得此處叫作普渡灣，岸上有條峻嶺，十分高大，自來從未上去，至於程途，若以此風約計，每日可行三五千里。今三日之久，已有一萬餘里了。」林之洋道：「春間俺同妹夫說水路日期難以預定，就是這個緣故。」

唐敖因風頭略小，立在舵樓，四處觀望。只見船旁這座大嶺，較之東口麟鳳等山甚覺

高閣。遠遠看去，清光滿目，黛色參天。望了多時，早已垂涎要去遊玩。林之洋因受了風寒，不能同去，即同多九公上岸。喜得那風被山遮住，並不甚大，隨即上了山坡。多九公道：『此處乃海外極南之地；我們若非風暴，何能至此？老夫幼年雖由此地路過，山中卻未到過。』惟聞人說此地有個海島，名叫小蓬萊。不知可是？我們且到前面。如有人烟，就好好訪問。』

又走多時，迎面有一石碑，上鐫『小蓬萊』三個大字。唐敖道：『果然九公所說不錯。』繞過峭壁，穿過崇林，再四處一看，水秀山清，無窮美景。越朝前進，山景越佳，宛如登了仙界一般。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入仙山撒手棄凡塵

走瀚海牽腸歸故土

話說二人遊玩多時，唐敖道：『我們前在東口遊玩，小弟以爲天下之山，無出其右。那如此山處處都是仙境。卽如這些仙鶴麋鹿之類，任人撫摩，並不驚走。若非有些仙氣，女能如此。到處松實柏子，啖之滿口清香，都是仙人所服之物。如此美地，豈無真仙。原來這個風暴卻爲小弟而設。』多九公道：『此山景致雖佳，我們只顧前進。少刻天晚，山路崎嶇，如何行走。今日回去。明日如風大不能開船，仍好上來。』林兄現在有病，我們更該早回纔是。』

唐敖正遊的高興，雖然轉身，仍是戀戀不捨，四處觀望。多九公道：『唐兄要像這樣走，到何時纔能上船。設或黃昏，如何下得山去。』唐敖道：『不瞞九公說，小弟自從登了此

山，不但名利之心都盡，只覺萬事皆空。此時所以遲遲吾行者，竟有懶入紅塵之意了。」

多九公笑道：「老夫素日常聽人說，讀書人每每讀到後來入了魔境，要變成書獃子。尊駕讀書雖未變成書獃子，今遊來遊去，竟要變成遊獃子。唐兄快些走罷，不要鬧趣了。」

唐敖聽罷，仍是各處觀望。忽見迎面走過一個白猿，手中擎着一枝靈芝，身長不滿二尺，兩隻紅眼，一身硃砂斑，極其好看。多九公道：「唐兄，你看白猿手中那枝靈芝，必是仙草。我們何不把他捉住，將靈芝分喫，豈不是好？」

唐敖點頭，都向白猿趕來，登時趕到跟前，剛要用手去捉，那白猿連攔帶跳，卻又跑遠。一連數次，總未捉住。好在白猿所去之路，就是下山舊路。正在追趕，路旁有個石洞，白猿

跑了進去。唐敖趕至跟前，恰好此洞甚淺，毫不費力，用手捉住，將靈芝奪過，給多九公喫了。

多九公十分歡喜，把白猿接過，抱在懷中，急急下山；到了船上，林之洋因身子不爽，業已

睡了。婉如聽見捉住白猿，向多九公討來，用繩縛住，與蘭音若花一同頑耍。唐敖喫了晚飯，將衣囊收拾安置。次日轉過順風，衆人收拾開船，唐敖卻早早上山去了。等候到晚，

呂氏不見唐敖回來，甚不放心。

林之洋病在席上，聽見此事，也甚着急，次日託多九公同衆水手分路去找。多九公因喫了靈芝，只覺腹瀉不能前去。衆水手尋訪一日，毫無消息。林之洋病體略好，也支撐上去。一連找了幾日，那有蹤影。

這日多九公肚腹已好，因向林之洋道：『我看唐兄此番來至海外，名雖遊玩，其實並不爲此。大約久有修行了道之意。前者林兄有病，老夫同他上山遊了多時，他竟懶於下山。後來因我再三催逼，明知不能脫身，就借趕捉白猿同老夫回來。到了次日，並不約我，卻一人獨往。豈非看破紅塵，頓開名繩利索麼？况他久已服了肉芝，又食朱草，並非毫無根基之人。我們三人一路同游，這些肉芝朱草，獨他一人得去，豈是等閒。而且前在東口軒轅等處，口中業已露意，兼之林兄前在女兒國又有異夢，那歧舌通使又聞異人有唐氏大仙之稱。以此看來，此人必是成仙而去。今已數日，豈有回來之理？我勸林兄不必找了。你就再找兩月，也是枉然。』林之洋聽了，雖覺有理，但至親相關，何能歡心，仍是日日尋找。



衆水手也不知催過幾十遍，要想回去，無奈林之洋夫妻務要等唐敖回來，纔肯開船。

這日衆水手因等的心焦，大家約齊，來至船中，向林之洋道：『這座大嶺，既無人烟，又多猛獸，我們每夜提着器械，輪流巡更，還不放心，何況唐相公一人獨往？今已去了多日，卽不遭猛獸之害，就是餓也餓死了，何能等到今日？我們再不開船，徒然耽擱，趁着順風不走，一經遇了逆風，缺了水米，只顧等他一人，大家性命只怕都要送在此處了。』

衆人說之至再，林之洋只管搔首，毫無主意。呂氏在內說道：『你們衆人說的也是，但俺們同唐相公乃骨肉至親，如今不得下落，怎好就走？倘唐相公回來不見船隻，豈不送他性命？你們既要回去，俺們也不多耽時日，就以今日爲始，再等半月，如無消息，任憑開船就是了。』

衆人無可奈何，只得一齊等候，每日怨聲不絕。林之洋只作不知，仍是日日上山。不知不覺，到了半月之期，衆水手收拾開船。林之洋心猶不死，務要約了多九公再到山上看，方肯開船。多九公只得同了上山，各處跑了多時，出了幾身大汗，走的腿腳無力，這纔回

歸舊路。行了數里，路過小蓬萊石碑跟前，只見上面有詩一首，寫的龍蛇飛舞，墨跡淋漓。原來是首七言絕句，上寫：

逐浪隨波幾度秋，此身幸未付東流。今朝纔到源頭處，豈有操舟復出游。

詩後寫着「某年月日，因返小蓬萊舊館，謝絕世人，特題二十八字。唐敖偶識。」

多九公道：「林兄可看見了？老夫久已說過，唐兄必是成仙而去，林兄總不相信。他的詩句，且不必講，你只看他「謝絕世人」四字，其餘可想而知。我們走罷。這去癡心尋找甚麼？」回到船上，將詩句寫出給呂氏諸人看了。林之洋無可奈何，只得含着一把眼淚，聽憑衆人開船。蘭音望着小蓬萊，惟有慟哭。婉如若花也，淚落不止。登時揚帆往嶺南而來。一路無話。

走有半年之久，於次歲六月到了嶺南。多九公等各自交代回去。林之洋同妻女帶着蘭音若花回家，見了江氏，彼此見禮。衆水手將行李發來，再細細查點唐敖包裹，所有

衣履被褥都在行囊之內，惟筆硯不知去向。林之洋夫婦視物傷情，好不悲感。江氏問知詳細，也甚歎息，因說道：「姑娘那邊這兩年不時著人問信，並囑如有回來之期，千萬送個信去，以免懸望。」

林之洋不覺頓足道：「這事教俺怎對妹子？他埋怨還是小事，倘悲慟成病，又送一條

性命，這便怎處？」呂氏道：「此時莫若暫且隱瞞。俺們見了姑娘，就說姑爺已上長安，等

赴試後，方能回來。如此支吾，且保眼下清靜。俟過幾時，再作商量。」林之洋道：「你身

上有孕，不便前去。明日俺去見了妹子，只好權且扯謊。但妹夫包裹須要藏好，惟恐妹

子回來看見，不大穩便。」呂氏道：「剛纔蘭音甥女要去見他寄母，明日就便把他帶去。」

林之洋道：「論理自應把他送去，倘他口角不穩，露出話來，那便怎好？也能，俺同九公商量，

且把蘭音若花暫寄九公家內，同他甥女且去作伴。俺們慢慢再議長久之計。」

當時同多九公議定把蘭音若花送了過去。二人摸不着頭腦，又不敢違拗，只得暫且

住下。喜得多九公把兩個甥女也接來作伴，一名田鳳翹，一名秦小春，幼年都跟多九公讀

書生得品貌俊秀，詩書滿腹，而且都是一手好針黹，蘭音若花，就優跟着習學。好在四八年紀相仿，每逢閒暇，談談文墨，倒也消遣。林之洋諱託多九公一切照應，回到家中，囑付丈母女兒千萬不可露風。次日雇了小船，帶了水手，把女兒國所送銀子發到船上，向唐家而來。

那唐敖妻子林氏自從得了唐敖降爲秀才之信，日日盼望，後來得了家書，纔知丈夫雖回嶺南，因鬱悶多病，羞歸故鄉，已同哥嫂上了海船，飄洋去了。林氏得了此信，恐丈夫受不慣海面辛苦，不時焦心，常與女兒小山埋怨哥嫂不了。就是唐敏夫婦，也是時常埋怨。不知不覺，過了一年。

這日唐小山因想念父親，悶坐無聊，偶然題了一首思親詩，是七言律詩一首，是：

夢醒黃梁擊睡壺，不歸故里覓仙都。  
九臯有路招雲鶴，三匝無枝泣夜烏。  
松菊荒涼秋月淡，蓬萊縹緲客星孤。  
此身雖恨非男子，縮地能尋計可圖。

小山寫完，只見唐敏笑嘻嘻走來，把詩看了，不覺點頭道：「滿腔思親之意，句句流露紙

上，不意姪女詩學近來竟如此大進。末句意思雖佳，但茫茫大海，從何尋訪？大約不久也，就同你母舅回來了。」

小山侍立一旁道：「今日叔父爲何滿面笑容？莫非得了父親回來之信麼？」唐敏

道：「剛才我在學中見了一道恩詔，乃盛世曠典，自古罕有，欣逢其時，所以不覺歡喜。」小

山道：「是何恩詔？莫非太后把天下秀才賞了官職，叔父從此可以作官麼？」唐敏笑道：

「若把天下秀才都去作官，那教書營生倒沒人作了。你道此詔爲何而發？原來太后因

女后爲帝，自古少有。今登極以來，十有餘年，屢逢大有，天下太平。明年恰值七旬萬壽，因

此特降恩旨十二條。至於百官紀錄，士子廣額，另有恩旨十餘條，不在此詔之內。此十二

條專指婦女而言，真是自古未有曠典。」小山道：「叔父可曾把詔抄來？」

唐敏道：「我因這詔有十二條之多，兼之學中衆友都要爭看，未曾抄來。喜得逐條我

都記得。你且坐了，聽我慢慢細講。」

「第一條：太后因孝爲人之根本，凡婦女素有孝行，或在家孝敬父母，或出嫁孝敬翁姑，

如賢聲著於閭閻，令地方官查奏，賜與旌表牌匾。

「第二條：太后因「孝悌」二字皆屬人之根本，但世人只知婦女以孝為主，而不言悌，並且自古以來，亦無旌獎，殊不知悌之一字，婦人最關緊要。其家離合，往往關係於此，乃萬不可缺的。苟能妯娌和睦，妯娌同心，互相敬愛，彼此箴規，即是克盡悌道，查明亦賜旌獎。

「第三條：太后因「貞節」二字自古所重，凡婦女素秉冰霜，或苦志守節，或被污不屈，節烈可嘉者，俱賜旌表。

「第四條：太后因壽爲五福之首，凡婦人年屆古稀，家世清白者，賜與壽杖牌匾。

「第五條：太后因大內宮娥拋離父母，長處深宮，最爲淒涼。今命查明，凡入宮五年者，概行釋放，聽其父母自行擇配。嗣後採選釋放，均以五年爲期。其內外軍民人等，凡侍婢年二十以外，尙未婚配者，令其父母領回，爲之婚配，如無父母親族，卽令其主代爲擇配。

「第六條：太后因貧寒老嫗，肩不能擔，手不能提，既無六親之靠，又乏薪水之資，每逢飢寒，坐以待斃，情實堪傷。今命天下郡縣設造養蠶院，凡婦人四旬以外，衣食無出，或殘病衰

頹，貧無所歸者，准其報名入院，官爲養贍以終其身。

『第七條：太后因貧家幼女或因衣食缺乏，貧不能育，或因疾病纏綿，醫藥無出，非棄之道旁，卽送入尼庵，或賣爲女優，種種苦况，甚爲可憐。今命郡縣設造育女堂，凡幼女自襁褓以至十數歲者，無論疾病殘廢，如貧不能育，准其送堂，派令乳母看養，有願領回撫養者，亦聽其便。其堂內所育各女，俟年至二旬，每名酌給粧資，官爲婚配。

『第八條：太后因婦人一生衣食莫不倚於其夫，其有夫死而孀居者，既無丈夫衣食可恃，形隻影單，飢寒誰恤。今命查勘，凡孀婦苦志守節，家道貧寒者，無論有無子女，按月酌給薪水之資，以養其身。

『第九條：太后因古禮女子二十而嫁，貧寒之家，往往二旬以外，尙未議婚，甚至父母因無力粧奩，貪圖微利，或售爲侍妾，或賣爲優娼，最爲可憫。今命查勘，如女年二十，其家實係貧寒，無力粧奩，不能婚配者，酌給粧奩之資，卽行婚配。

『第十條：太后因婦人所患各症，如經葵帶下各疾，其症尙緩，至胎前產後，以及難產各

症，不獨刻不容緩，並且兩命攸關，故孫真人著「千金方」特以婦人爲首，蓋卽易基乾坤，詩首關雎之義，其事豈容忽略？無如貧寒之家，一經患此，既無延醫之力，又乏買藥之資，稍爲耽延，遂至不救。婦人由此而死者，不知凡幾。亟應廣沛殊恩，命天下郡縣延訪名醫，各按地界遠近，設立女科，並發御醫所進經驗各方，配合藥料，按症施捨。

「第十一條：太后因內則有一「不涉不概」之訓，蓋言婦人不因涉水則不褻裳，是婦女之體，最宜掩密，其屍骸尤不可暴露；倘貧寒之家，婦女歿後，無力置備棺木，令地方官查明，實係赤貧，給與棺木殮葬，如有暴露道途者，亦卽裝殮掩埋。

「第十二條：太后因節孝婦女生前雖得旌表，但歿後遺使泯滅無聞，未免可惜，特沛殊恩，以光泉壤，命各郡縣設立節孝祠。凡婦女專闢節孝，無論生前有無旌表，歿後地方官查明，准其入祠，春秋二季，官爲祭祀。

「你道這十二條恩詔可是曠古未有之事麼？誰知此詔甫經頒發，太后因見蘇蕙織錦迴文璇璣圖甚爲喜愛，時刻翻閱，竟於八百言中，得詩二百餘首，歡喜非常，卽親自作了一



篇序文，恰好就從這個璇璣圖上生出一段新聞，卻是你們閨中千載難逢際遇。你道奇也不奇？」說罷，把序文取了出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一回

觀奇圖喜遇佳文

述御旨欣逢盛典

話說唐敏把序文取出道：『此序就是太后所做。你看太后原來如此愛才。』小山

接過，只見上面寫着：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蘇道質第三女也。名

蕙，字若蘭。智識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

愛之。然蘇氏性近於急，頗傷嫉妒。

滔字連波，右將軍于真之孫，朗之第二子也。風神秀偉，該通經史，允文允武，

時論尚之。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謫

戍敦煌。會堅克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略，詔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

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

焉，苦加誶辱。滔深以爲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恨。蘇

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蘇氏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搆

陽臺之任，絕蘇音問。

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爲迴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縱橫八寸，題詩二百餘首，

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其文點畫無關。才情之妙，超古邁今，名璇

璣圖。然讀者不能悉通。蘇氏笑曰：「徘徊宛轉，自爲語言，非我家人莫之能

解。」遂發蒼頭齋至襄陽。滔覽之，感其妙絕，因遂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盛

禮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

蘇氏所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之亂，文字散落，而獨錦字迴文盛傳於世。

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

遂製此記，聊以示將來也。大周天冊金輪皇帝製。



●四圍四角紅書讀法

自仁字起順讀，每首七言四句，逐字逐句逆讀，俱成迴文：

仁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

仁智至慘傷。貞志至虞唐。欽所至穹蒼。欽所至榮章。貞妙至山梁。臣

賢至路長。臣賢至流光。倫匹至幽房。倫匹至榆桑。倫匹由臣賢，由貞妙，

至虞唐。餘做此。湘江由皇英，由章榮，至智仁。餘做此。以下三段讀俱同

前：津河至柔剛。親所至蘭芳。琴清至慘傷。

●中間井欄式紅書讀法

自欽字起順讀，每首七言四句：

欽岑幽巖峻嵯峨，深淵重涯經網羅，林陽潛耀翳英華，沉浮異逝頽流沙。

深淵至幽遐。林陽至兼加。沉浮至患多。麟鳳至如何。神精至嵯峨。身

苦至網羅。殷憂至英華。自沉字起，逐句逆讀迴文。餘做此。

沉浮異逝頽流沙，林陽潛曜翳英華，深淵重涯經網羅，欽岑幽巖峻嵯峨。  
自沙字起，逐字逆讀，迴文。

沙流頽逝異浮沉，華英翳曜潛陽林，羅網經涯重淵深，嵯峻巖幽岑欽。  
間一句，間二句順讀，或兩邊分讀，上下分讀，俱可。自初行退一字成句。

岑幽巖峻嵯峨深，淵重涯經網羅林，陽潛曜翳英華沉，浮異逝頽流沙嶮。  
淵重至遐神。陽潛至加身。浮異至多殷。鳳離至何欽。精少至峨深。苦  
惟至羅林。憂纏至華沉。

●黑書讀法

自嗟字起，反覆讀，二言十二句：

嗟歎懷，所離經，遐曠路，傷中情，家無君，房幃清，華飾容，朗鏡明，葩紛光，珠  
曜英，多思感，誰為榮。

榮為至歎嗟。經離至思多。多思至離經。左右分讀。

懷歎嗟，所離經；路曠遐，傷中情；君無家，房幃清；容飾華，朗鏡明；光紛葩，珠曜英；感思多，誰爲榮？

誰爲至歎嗟。所離至思多。感思至離經。半段回環讀，三言六句。

嗟歎懷，傷中情；家無君，朗鏡明；葩紛光，誰爲榮。

榮爲至歎嗟。經離至思多。多思至離經。半段順讀。

懷歎嗟，傷中情；君無家，朗鏡明；光紛葩，誰爲榮。

誰爲至歎嗟。所離至思多。感思至離經。以下三段讀俱同前。遊西至

摧傷。凶頑至爲基。神明至雁歸。

左右間一句，羅文分讀。

嗟歎懷，路曠遐；家無君，容飾華；葩紛光，感思多。

榮爲至離經。經離至爲榮。多思至歎嗟。從中間一句羅文分讀。

懷歎嗟，路曠遐；君無家，容飾華；光紛葩，感思多。

所離至爲榮。誰爲至離經。感思至歎嗟。中間借一字四言六句。

懷所離經，傷路曠遐；君房幃清，朗容飾華；光珠曜英，誰感思多。

誰感至離經。所懷至爲榮。感誰至歎嗟。兩分各借一字互用。

懷所離經，路傷中情；君房幃清，容朗鏡明；光珠曜英，感誰爲榮。

誰感至歎嗟。所懷至思多。感誰至離經。中間借二字五言六句。

歎懷所離經，中傷路曠遐；無君房幃清，鏡朗容飾華；紛光珠曜英，爲誰感

思多。

爲誰至離經。離所至爲榮。思感至歎嗟。兩分各借二字，互用分讀。

歎懷所離經，曠路傷中情；無君房幃清，飾容朗鏡明；紛光珠曜英，思感誰

爲榮。

爲誰至歎嗟。離所至思多。思感至離經。以下三段讀俱同前。階西至

摧傷。漫頑至爲基。通明至雁歸。



●藍書讀法

自中行各借一字，互用分讀，四言十二句：

邵南周風，與自后妃，衛鄭楚樊，厲節中闈；詠歌長歎，不能奮飛，齊商雙發，

歌我袞衣；濯流華觀，冶容爲誰，情徵宮羽，同聲相追。

情徵至后妃。周南至情悲。宮徵至淑姿。取兩邊四字成句，四言六句：

與自后妃，厲節中闈；不能奮飛，歌我袞衣；冶容爲誰，同聲相追。

同聲至后妃。窈窕至情悲。感我至淑姿。兩邊分讀，四言十二句：

與自后妃，窈窕淑姿；厲節中闈，河廣思歸；不能奮飛，遐路逶迤；歌我袞衣，

頤人其頤；冶容爲誰，翠粲蕨蕤；同聲相追，感我情悲。

同聲至淑姿。窈窕至相追。感我至后妃。兩邊各連一句，或兩邊遙問一句，

俱可讀。以下三段讀俱同前。惟時至成辭。佞奸至防萌。何辜至惟新。

兩邊分讀，左右俱遞退，六言六句：

周風與自后妃，衛女河廣思歸；長歎不能奮飛，齊與碩人其頤；華觀冶容，爲誰情傷感我情悲。

宮羽至淑姿。邵伯至相追。情傷至后妃。以下三段讀俱同前。年殊至成辭。讒人至防萌。愆殃至惟新。

互用分讀：

周風與自后妃，楚樊厲節中闌；長歎不能奮飛，雙發歌我衰衣；華觀冶容，爲誰宮羽同聲相追。

宮羽至后妃。邵伯至情悲。情傷至淑姿。虛中行左右分讀，六言十二句。

周風與自后妃，邵伯竊窈淑姿；楚樊厲節中闌，衛女河廣思歸；長歎不能奮飛，詠志遐路逶迤；雙發歌我衰衣，齊與碩人其頤；華觀冶容爲誰躍榮，翠粲葳蕤；宮羽同聲相追，情傷感我情悲。

情傷至后妃。邵伯至相追。宮羽至淑姿。左右連一句亦可讀。以下三段

讀俱同前。年殊至成辭。讒人至防萌。愆殃至惟新。

●紫書讀法

自歲寒反覆讀，五言四句：

寒歲識凋松，貞物知終始；顏喪改華容，仁賢別行士。

士行至歲寒。松凋至賢仁。仁賢至凋松。自寒字蛇行讀：

寒歲識凋松，始終知物貞；顏喪改華容，士行別賢仁。

仁賢至歲寒。松凋至行士。士行至凋松。從外讀入：

寒歲識凋松，仁賢別行士；顏喪改華容，貞物知終始。

仁賢至華容。松凋至物貞。士行至喪顏。從內讀出：

貞物知終始，顏喪改華容；仁賢別行士，寒歲識凋松。

顏喪至行士。始終至歲寒。容華至賢仁。以下一段讀俱同前；詩風至微元。

自龍字起順讀，五言四句：

龍虎繁文藻，旂影華曜榮，容飾觀壯麗，衣繡曜顏充。

從外讀入：

藻文繁虎龍，充顏曜繡衣，麗壯觀飾容，榮曜華彫旂。

充顏至飾容。從內讀出：

榮曜華彫旂，麗壯觀飾容，充顏曜繡衣，藻文繁虎龍。

麗壯至繡衣。以下一段讀俱同前，衰年至異世。

迴環讀：

龍虎繁文藻，榮曜華彫旂，容飾觀壯麗，充顏曜繡衣。

衣繡至虎龍。順讀：

藻文繁虎龍，榮曜華彫旂，麗壯觀飾容，充顏曜繡衣。

充顏至虎龍。以下一段讀俱同前，衰年至奇傾。

●黃書讀法●

自詩情起五言四句

詩情明顯怨，怨義與理辭；辭麗作比端，端無終始詩。

詩始至情詩。辭麗至理辭。端比至無端。怨顯至義怨。端無至比端。

怨義至顯怨。自思感起，四言四句。

思感自寧，孜孜傷情；時在君側，夢想勞形。

形勞至感思。順讀：

寧自感思，孜孜傷情；側君在時，夢想勞形。

夢想至感思。以下三段讀俱同前。愆奮至何如。嬰是至何究。懷傷至咨

誰。

從外讀入：

寧自感思，夢想勞形；側君在時，孜孜傷情。

夢想至在時。從內讀出：

孜孜傷情，側君在時；夢想勞形，寧自感恩。

側君至勞形。從下一句間逆讀。

孜孜傷情，寧自感恩；夢想勞形，側君在時。

側君至傷情。以下三段讀俱同前。念是至獨居。懷憂至漫漫。悼思至感  
悲。

自詩情起，四言四句：

詩情明顯，怨義與理；辭麗作比，端無終始。

始終至情詩。辭麗至與理。理與至麗辭。情明至始詩。麗作至理辭。無  
終至比端。義與至顯怨。顯明至義怨。比作至無端。餘如「始終無端，顯  
明情詩」，迴環讀，仍得四言四句八首。



自初行退一字，每首七言四句，俱逐句退成迴文：

智懷德聖虞唐貞，妙顯華重榮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

智懷至西林；至羅林；至璣心；至岑欽；至奸臣；至識深；至如林；至浮江；至知麟；至恨神；至懷身；至繁殷；至始心；至苦身；至南音；至和音；至傷仁；至憂心；至唐貞。以下十五段讀俱同前：所懷至芳琴。河隔至剛親。清流至傷仁。妙顯至梁氏。生感至望純。清志至商秦。曲發至唐貞。賢惟至長身。微憫至霜新。故感至藏音。和詠至章臣。匹離至房人。賤為至牆春。陽熙至堂心。憂增至皇倫。

自上橫行退一字成句，逐句逐字逆讀俱成迴文：

傷慘懷慕增憂心，堂空惟思詠和音，藏摧悲聲發曲秦，商絃激楚流清琴。

傷慘至鄉身；至苦身；至始心；至何欽；至南音；至繁殷；至懷身；至恨神；至知麟；至浮沉；至如林；至識深；至璣心；至羅林；至奸臣；至章臣；至智仁；至唐貞；至憂心。以下



十五段讀俱同前。芳蘭至所親。剛柔至河津。湘江至智仁。堂空至陽春。  
牆面至賤人。房幽至匹倫。皇英至憂心。藏摧至故新。霜冰至微身。長  
路至賢臣。章榮至和音。商絃至清純。望誰至生民。梁山至妙貞。唐虞  
至曲秦。

自兩間行退一字成句，以下遞退一句成章，又縱橫返復讀。荒淫至生民。  
王懷至皇人。志篤至方春。桑榆至貞純。方殊至志貞。貞志至桑倫。岑  
幽至長身。加兼至剛親。何如至故新。陽潛至所親。羅網至和音。鳳離  
至清琴。苦惟至章臣。沙流至湘津。淵重至房人。遐幽至望純。多患至  
清純。浮異至牆春。歲嗟至曲秦。精少至陽春。憂纏至皇倫。華英至梁  
民。光流至剛親。龍昭至霜新。當所至芳琴。榮君至所親。鄉舊至故新。  
所感至清琴。蒼穹至湘津。西昭至長身。  
自中行退一字成句，以下遞退一句成章。南鄭至遺身。奸因至舊新。遺

哀至南音。舊聞至奸臣。繁華至房人。識知至清純。浮殊至曲素。恨昭至皇倫。詩興至剛親。蘇作至所親。始終至清琴。璣明至湘津。時盛至望純。辜罪至賤人。微流至陽春。微至至梁民。

自角斜退一字成句，以下遞退一句成章：

嗟中君容耀多欽，思傷君夢詩璇心，氏辭懷感感知麟，神輕粲散哀春親。

嗟中至真純；至浮沉；至遐神；至遺身；至陽林；至沙麟；至舊新；至鳳麟；至加身；至基津；至桑倫；至生民；至淵深；至華沉；至廊琴；至方春；至王秦；至精神；至多殷；至奸臣；至羅林；至苦身；至南音；至基津；至圖心；至妙貞；至皇倫；至恨神；至知麟；至懷身；至繁殷；至如林；至思欽；至平心；至識深；至曲素；至堂心；至憂心；至皇倫；至微深；至微殷；至唐貞；至多欽。以下十五段同前。廊桃至基津。春哀至嗟仁。基自至廊琴。思傷至望純。懷何至梁民。知戚至憂心。如懷至陽春。氏辭至霜新。圖怨至長身。璇詩至和音。平端至故新。神輕至牆春。滋謙至房人。

多躍至曲奏。傷好至清純。

自中心詩興起，各頂字倒換互旋，八面分讀。

詩興感遠殊浮沉，時盛意麗哀遺身，始終躍觀華繁般，微流商歌鄭南音。

始終至遺身。璣明至舊新。蘇作至好臣。

四正左旋讀。詩興至舊聞。蘇作至南音。始終至識深。璣明至浮沉。

四正右旋讀。詩興至好臣。璣明至南音。始終至舊新。蘇作至遺身。

四隅左旋讀。璇詩至廊琴。平端至春親。氏辭至基津。圖怨至嗟仁。

四隅右旋讀。璇詩至基津。圖怨至春親。氏辭至廊琴。平端至嗟仁。

雙句左旋讀。詩興至春親。氏辭至舊聞。蘇作至廊琴。平端至南音。

始終至嗟仁。璇詩至好臣。璣明至基津。圖怨至遺身。

雙句右旋讀。詩興至基津。圖怨至好臣。璣明至嗟仁。璇詩至南音。

始終至廊琴。平端至舊新。蘇作至春親。氏辭至遺身。

各行退一字，於八面各取一句，左旋顛倒迴文：

南鄭歌商流徵般，廊桃燕水好傷身，舊聞離大罪辜神，春哀散榮輕神麟。

廊桃至時沉，舊聞至滋林，春哀至徵深，遺哀至多欽，基自至徵般，奸  
因至傷身，嗟中至辜神。

八面右旋讀：南鄭至滋林，嗟中至時沉，奸因至神麟，基自至辜神。

遺哀至傷身，春哀至徵般，舊聞至多欽，廊桃至徵深。

各行退一字，四正面各取一句，左旋讀：

南鄭歌商流徵般，舊聞離天罪辜神，遺哀麗意盛時沉，奸因女嬃至徵深。

舊聞至徵般，遺哀至辜神，奸因至時沉。

四正右旋讀：南鄭至辜神，奸因至徵般，遺哀至徵深，舊聞至時沉。

四隅左旋讀：嗟中至滋林，廊桃至多欽，春哀至傷身，基自至神麟。

四隅右旋讀：嗟中至傷身，基自至多欽，春哀至滋林，廊桃至神麟。

小山看罷，不覺歎道：「蘇氏以閨中弱質，意欲感悟其夫，一旦以精意聚於八百言中，上陳天道，下悉人情，中稽物理，旁引廣譬，興寄超遠，此等奇巧，真爲千古絕唱。今得太后製序，已可流傳不朽；又得史氏哀氏兩個才女，尋其脈絡，疏其神髓，譯出詩句，竟可盈千累萬，使蘇氏當日製圖一片巧思，昭然在目，殆無餘恨。這兩個才女如此細心，不獨爲蘇氏功臣，其才情之高，慧心之巧，亦可想見。姪女生逢其時，得觀如此奇文，可謂三生有幸。不知太后有何曠典？」

唐敏道：「太后自見此圖，十分喜愛，因思如今天下之大，人物之廣，其深閨繡閣能文之女，固不能如蘇蕙起今，遠古之妙，但多才多藝如史幽探、袁萃芳之類，自復不少，設俱湮沒，無聞，豈不可惜？因存這個愛才念頭，日與廷臣酌議，欲令天下才女俱赴廷試，以文之高下，定以等第，賜與才女匾額，准其父母冠帶榮身，不獨鼓勵人才，爲天下有才之女增許多光耀，亦是千秋佳話。因諭部臣議定條款，卽於前次所頒厚恩十二條之外，續添考才女恩詔一條。開得明年改元一聖歷，一大約來春正月頒行天下。考期雖尙未定，此信甚確。姪女須趕

緊用功，早作準備。據你學問，要豎才女匾額，只算探囊取物。去年你曾問我女科，誰知此話今日果真應了。」

小山不覺喜道：「天下竟有如此奇事，怪不得叔叔說是我們閨中千載難逢際遇，真是曠古少有。」

話雖如此，姪女何能有這福分，就豎才女匾哩。

况學業未精，如何敢萌妄想。

此後惟有勉力習學，尚求叔叔不時教誨，或者可以前去觀光。如考期尚有時日，還有幾希之望，倘明年就要考試，姪女只好把這妄想歇了。」

唐敏詫異道：「姪女此話怎講？」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二回

開女試太后頒恩詔

篤親情佳人盼好音

話說唐敏問小山道：『何以明年考試，就把想頭歇了？這卻爲何？』小山道：『考期如遲，還可趕緊用功；若就要考試，姪女學問空疎，年紀過小，何能去呢？』唐敏道：『學問卻是要緊；至於年紀，據我看來，倒是越小越好。將來恩詔發下，只怕年紀一大，還不准考哩。你只管用功。』即或明年就要考試，你的筆下業已精通，也不妨的。』小山連連點頭，每日在家讀書。

到了次年，唐敏不時出去探信。這日在學中得了恩詔，連忙抄來，遞給小山道：『考才女之事業，已頒發恩詔，還有規例十二條，你細細一看，就知道了。』小山接過，只見上面寫著：

大周金輪皇帝制曰：朕惟天地英華，原不擇人而異；帝王輔翼，何妨破格而求？丈夫而擅詞章，固重圭璋之品；女子而嫻文藝，亦增蘋藻之光。我國家儲才爲重，歷聖相符；朕受命維新，求賢若渴。闕門顛俊，桃李已屬春官；內則遴才，科第尙遺閨秀。郎君旣膺鶡薦，女史未遂鵬飛；奚見選舉之公，難語人才之盛。昔帝典將墜，伏生之女傳經；漢書未成，世叔之妻續史。講藝則紗廚綾帳，博雅稱名；吟詩則柳絮梨花，清新獨步。羣推翹秀，古今歷重名媛；慎選賢能，閨閣宜彰曠典。況今日靈秀不鍾於男子，貞吉久屬於坤元；陰教咸仰敷文，才藻益徵競美。是用博諮羣議，創立新科，於聖歷三年，命禮部諸臣特開女試。所有科條，開列於後：

(一) 考試先由州縣考取，造冊送郡；郡考中式，始與部試；部試中式，始與殿試。其應試各女童，先於聖歷二年，在本籍呈遞年貌履歷，及家世清白切結；以是年八月縣考，郡考以十月爲期，均在內衙出題考試，仍令女親屬



一二人伴其出入。其承值各書役，悉令迴避。

(一)縣考取中，賜「文學秀女」匾額，准其郡考；郡考取中，賜「文學淑女」匾額，准其部試；部試取中，賜「文學才女」匾額，准其殿試。殿試名

列一等，賞「女學士」之職；二等，賞「女博士」之職；三等，賞「女儒士」之職；俱赴「紅文宴」，准其年支俸祿。其有情願內廷供奉者，俟試俸一年，

量材擢用。其三等以下，各賜大緞一疋，如年歲合例，准於下科再行殿試。

(一)殿試一等者，其父母翁姑及本夫如有官職在五品以上，各加品服一級；在五品以下，俱加四品服色；如無官職，賜五品服色榮身。二等者，賜六品服色。三等者，賜七品服色。餘照一等之例，各爲區別。女悉如之。

(一)郡考部試取中後見試官儀注，俱師生禮。其文冊榜案，俱照當時所賜字樣，如縣考則填「文學秀女」，郡考則填「文學淑女」。

(一)試題自郡縣以至殿試，俱照士子之例，試以詩賦，以歸體制；均於寅

時進場，酉時出場，毋許給燭，違者試官聽處。至試卷除殿試外，餘俱彌封謄錄，以杜私弊。

(一)籍貫無須拘定。設有寄居他鄉，准其聲明一體赴試；或在寄籍縣考，而歸原籍郡考，亦聽其便。

(二)郡縣各考，或因患病未及赴試，准病痊時，於該衙門呈明補考；如殿殿試之期，不准。

(三)值部試，如因路遠乏人伴送，或因患病未能赴試者，如果文學出衆，准原考各官據實保奏，另降諭旨。

(四)凡郡考取中，女及夫家，均免徭役。其赴部試者，俱按程途遠近，賜以路費。

(五)命名不必另起文墨及嘉祥字樣，雖乳名亦無不可；或有以風花雪月，以夢兆以見聞命名者，俱仍其舊，庶不失闈閣本來面目。

(一)年十六歲以外，不准入考。其年在十六歲以內，業經出室者，亦不准與試。他如體貌殘廢，及出身微賤者，俱不准入考。

(二)詔下之日，亟擬科試，以拔真才。第路有遠近，勢難驟集，兼之向無女科，遽令入試，學業恐未精純，故於聖歷三年三月部試，即於四月舉行殿試大典，以示博選真才至意。

於戲！詩誇織錦，真爲奪錦之人；格比簪花，許赴探花之宴。從此珊瑚在網，文博士本出宮中；玉尺量才，女相如豈遺苑外。不煥新猷，聿昭盛事，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小山看罷，不覺喜道：『我怕考期過早，果然天從人願！今年姪女十四歲，若到聖歷三年，恰恰十六歲；有這兩年功夫，儘可慢慢習學。』唐敏道：『我纔見這條例，也甚歡喜。不但爲期尙緩，可以讀書，並且一詩一賦，還不甚難。我家才女匾額，穩穩拿在手中了！』

小山自此雖同小峯日日讀書，奈父親總無音信，不免牽挂。林氏也因懸念丈夫，時刻

令人回家問信。這日正在盼望，恰好唐敏領林之洋進來。林氏見了，只當丈夫業已回家，

不勝之喜，慌忙見禮讓坐。小山小峯也來拜見。林氏道：「哥哥只願將你妹夫帶上海船，

這兩年合家大小，何曾放心……」小山不等說完，即接著說道：「今舅舅既已回家，怎麼

父親又不同來？」

林之洋道：「昨日俺們船隻抵岸，正發行李，你父親因葷了探花，恐街鄰恥笑，無顏回家，

要到京裏靜心用功，等下科再中探花纔肯回來。俺同你舅母再三勸阻，無奈執意不聽，今

把海外賺的銀子，託俺送來，他向京裏去了。」林氏同小山聽罷，不覺目瞪口呆。

唐敏道：「哥哥向日雖功名心勝，近來性情，爲何一變至此？豈有相離咫尺，竟過門不

入？况功名遲早，何能拏得定？設或下科不中，難道總不回家麼？」林之洋道：「這話合

兄也說過，若榜上無名，大家莫想他回來。他這般立志，俺也勸不改的。」

林氏道：「這怪哥哥不該帶到海外。今遊來遊去，索性連家也不顧了！」林之洋道：

「當日俺原不肯帶去，任憑百般阻擋，他立意要去，教俺怎能攔得住？」

小山道：「當日我父親到海外，是舅舅帶去的，今我父親到西京，又是舅舅放去的，舅舅就推不得乾淨了。爲今之計，別無良策，惟有求舅舅把我送到西京，卽或父親不肯回家，甥女見見父親之面，也好放心。」

林之洋被小山幾句話喫了一嚇道：「你恁小年紀，怎喫外面勞苦。當年你父親出遊在外，一去兩三年，總是好好回來。俺聞人說他這名字，就因好遊取的，你只細想這個「敖」字，可肯好好在家？今在西京讀書，下科考過，自然還家。甥女爲甚這樣性急？嶺南到彼幾千路程，這樣千山萬水，問你令叔，你們女子如去得，俺就同令叔送你前去。」

唐敏聽見林之洋教他同去，連忙說道：「據我主意，好在將來姪女也要上京赴試，莫若明年赴過郡考，早早進京，借赴試之便，就近省親，豈非一舉兩便？况你父親向來在外閒散慣的，在家多住幾時，就要生災害病，倒是在外無拘無束，身子倒覺強壯。他向來生性如此，也勉強不來。當日父母在堂，雖說好遊，還不敢遠離，及至父母去世，不是一去一年，就是一

去兩載。這些光景，你母親也都深知。姪女只管放心。他雖做客在外，只怕比在家還好哩。」小山聽了，滴了幾點眼淚，只得勉強點頭道：「叔父分付也是。」

林之洋將女兒國一萬銀子交代明白，並將廉家女子所送明珠也都交代。唐敏款待飯畢，又坐了半晌，因妹子甥女口口聲聲，只是埋怨，一時想起妹夫，真是坐立不安，隨即推說有事，忽忽回家，把燕窩貨賣，置了幾頃莊田。過了幾時，生了一子，著人給妹子送信。

林氏聽了，甚覺歡慰，喜得林家有後，到了三朝，帶了小山小峯來家與哥嫂賀喜。誰知呂氏產後，忽感風寒，兼之懷孕年半之久，秉氣又弱，血分不足，病勢甚重。幸勸縣官正在遵奉御旨，各處延請名醫，設立藥局，呂氏趁此醫治，喫了兩服藥，這纔好些。林氏見嫂子有病，就在娘家住下。

這日小山同婉如在江氏房中閒話，只見海外帶來那個白猿忽從床下把唐放枕頭取了出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三回

因遊戲仙猿露意

念劬勞孝女傷懷

話說小山這日正同江氏閒談，只見海外帶來那個白猿，忽從江氏牀下取出一個枕頭，在那裏頑耍。小山見了，向江氏笑道：「婆婆，原來這個白猿卻會淘氣，纔把婉如妹妹字帖，擎着翻看，此時又將舅舅客枕取出亂擲，怪不得古人說是「意馬心猿」，果然竟無一刻安寧。但如此好枕，爲何放在牀下？」因向白猿手中取過，看了一看，卻像自己家中之物，隨即掀起牀幃，朝下一看，只見地板上放著一個包裹。正要動手去拉，江氏忙攔住道：「那是我時舊被，上面腌腌臢臢，姑娘不可擎他。」

小山見江氏舉止驚慌，更覺疑惑，硬把包裹拉出，細細一看，卻是父親之物。正向江氏追問，適值林氏走來，聽見此事，見了次夫包裹，又見江氏驚慌樣子，只嚇的魂不附體，知道其

中凶多吉少，不覺放聲慟哭。小峯糊裏糊塗見了這個樣子，也跟着啼哭。

小山忍着眼淚，走到呂氏房中，把林之洋請來，指着包裹，一面哭泣，一面追問父親下落。林之洋暗暗頓足道：「他的包裹，起初原放在廚內；他們恐妹子回家看見，特藏在丈母牀下。今被看破，這便怎處？」思忖多時，明知難以隱瞞，只得說道：「妹夫又不生災，又不害病，如今住在山中修行養性，爲甚這樣慟哭？你們略把哭聲止止，也好聽俺講這根由。」

林氏聽了，強把悲聲忍住。林之洋就把「遇見風暴，吹到小蓬萊，妹夫上去游玩，竟一去不歸；俺們日日尋找，足足候了一月，等的米也完了，水也乾了，一船性命難保，只得回來。」前前後後，說了一遍。小山同林氏聽了，更慟哭不止。江氏再三解勸，何能止悲？

小山泣道：「舅舅同我父親骨肉至親，當日尋找，既未見面，一經回家，就該將這情節告訴我們，也好前去尋訪，怎麼一味隱瞞？若非今日看見包裹，我們還在夢中。難道舅舅就聽父親永在海外麼？」此時甥女心如刀割，舅舅若不將我父親好好還出，我這性命也只好送給舅舅了！說罷，哭泣不已。林之洋無言可答。江氏只得把他母女勸到呂氏房中。



呂氏因身體虛弱，還未下牀，扎掙起來，同林之洋再三相勸。無奈小山口口聲聲只教舅舅還他父親。林之洋道：「甥女要你父親，也等你舅舅病好，俺們再到海外替你尋去。如今坐在家中，教俺怎樣還你？」呂氏道：「甥女向來最是明理，莫要啼哭，將來俺們少不得要去販貨，自然替你尋來。」

林之洋把唐敖所題詩句向婉如討來，遞給小山道：「這是你父親在小蓬萊留的詩句，你看舅舅可會騙你？」小山接過看了，即送林氏面前，細細讀了一遍。

林之洋道：「他後兩句，說是『今朝纔到源頭處，豈肯操舟復出游。』」看這話頭，他明明看破紅塵，貪圖仙境，任俺尋找，總不出來。」小山道：「母親且免傷悲。據這詩句，且喜父親現在小蓬萊。此時只好權且忍耐，俟舅舅過了滿月，女兒跟隨舅舅同到海外去找父親便了。」

林氏道：「你自幼未曾上過海船，並且從未遠出，如何去得？看來只好你同兄弟在家跟着叔叔讀書，我同他們前去，就是在外三年五載，也不誤你們讀書。將來倘能中個才女，

不但你自己榮耀，就是做父母的也覺增光。你若跟着舅舅去到海外，這水面程途，最難刻期；設或誤了考試，豈不可惜？」

小山道：「如今父親遠隔數萬里之外，存亡未卜，女兒心裏只知尋親一事，那裏還講考試？若教母親一人前去，女兒何能放心？還是母親同兄弟在家，女兒去的爲是。若不如

此，就讓母親尋見父親，也恐父親未必肯來。」

林氏道：「這話怎講？」小山道：「母親倘竟尋見父親，父親因看破紅塵，執意不肯回

來，母親又將如何？若女兒尋見父親，如不肯來，女兒可以哭訴，可以跪求，還可謊說母親焦急患病。女兒一因母病，二因父親遠隔外洋，所以不憚數萬里特來尋親。父親聽了這番說話，又見女兒悲慟跪求，或者憐我一點孝心，一時肯回，也未可知。况母親非女兒可比，女兒此去，雖說拋頭露面，不大穩便，究竟年紀還輕，就是這邊尋尋，那邊訪訪，行動也還容易。至於母親，非我們幼女可比，何能拋頭露面，各處尋訪？」林氏聽了，半晌無言。

林之洋道：「甥女雖然年幼，也覺不好出頭露面。據俺主意：你們都不用去，還是俺去

替你尋訪，倒還省事。」  
小山道：「此語雖是，但舅舅設或尋不回來，甥女豈能甘心？少不得仍要勞動舅舅同我前去。與其將來費事，莫若此番同去。只要到了小蓬萊，尋着父親，無論來與不來，甥女也就無怨了。」  
林之洋見拗不過，只得說道：「甥女這等懸念，立志要去，俺們也難相阻，只好等你舅舅滿月，俺置些貨物同去便了。」  
於是大家議定八月初一日起身。

林氏要替女兒置辦行裝，隨即帶着兒女別了哥嫂，把丈夫包裹也帶了回來。  
唐敏問知詳細，手足關心，好不傷感。  
小山回來，每日令乳母把些桌椅高高下下，羅列庭中，不時跳在上面盤旋行走。  
這日林氏看見，問道：「我兒，你這兩日莫非入了魔境？為何只管跳上跳下，四處亂跑？這是何意？」  
小山道：「女兒聞得外面山路難行，今在家中，若不預先操練，將來到了小蓬萊如何上山呢？」  
林氏道：「原來如此。卻也想得到。」  
不知不覺到了七月三十日。  
小山帶着乳母拜別母親，叔姪。  
林氏千叮萬囑，無非尋着父親，早早回來的話。  
灑淚而別。  
唐敏把小山送到林家，並將路費一千兩交代明。

白，別了林之洋，仍去處館。後來本郡太守，因太后開了女科，慕唐敏才名，聘請課讀女兒去了。

林之洋置了貨物，因多九公老誠可靠，仍要懇他同去照應。無奈多九公因在歧舌得

了一千銀子，頗可度日，兼之前在小蓬萊喫了靈芝，大瀉之後，精神甚覺疲憊；如今在家，專以傳方捨藥濟世消遣，那肯再到海外；禁不起林之洋再四懇求，情不可卻，只得勉強應了。當

時商量蘭音若花作何安置。多九公道：「此時唐小姐既到海外，林兄何不將蘭音小姐

送與令妹做伴。况此人乃唐兄義女，自應送去爲是。至若花小姐，乃尊駕義女，仍帶船上

與姪女同居，日後回來，替他擇一婚配，完其終身，也算以德報德了。」

林之洋連連點頭。當時將蘭音若花接到家中。田鳳翽秦小春也都過來與小山諸

人見禮。林之洋一一告知詳細，小山這纔明白。大家一經聚談，倒像都有夙緣，莫不親熱，

彼此序了年齒，都是姊妹相稱。小山問起若花爲何遠出之故，若花把立儲被害各話說了

那眼淚不因不由就落將下來。

小山道：「姊姊以龍鳳之質，儲貳之尊，忽遭此患，固爲時勢所迫，亦是命中小有駁雜，何足爲害？妹子細觀姊姊舉止，真是大度汪洋，器宇不凡，將來必有非常奇遇，斷不可因目前小有不足，致生煩惱，有傷貴體，久後姊姊纔知妹子眼力不錯哩。」若花道：「承阿妹過獎，無非寬慰愚姊之意，敢不自己排解，仰副尊命。」

林之洋又把要送蘭音與妹子做伴之意說了。

小山大喜道：「甥女正愁母親在家寂寞，今得蘭音妹妹過去，不但諸事可代甥女之勞，並可免了母親許多牽挂，真妙極了！」於

是諄託蘭音在家照應，「日後尋親回來，再爲拜謝。」蘭音道：「姊姊說那裏話來？妹子當日若非寄父帶來醫治，久已性命不保。如此大德，豈敢相忘？今姊姊海外尋親，妹子分應在家侍奉寄母，何須相託？此去千萬保重。妹子在家靜候好音，良會不遠。」

小山道：「妹子向聞鳳翹小春二位姊姊都是博學，可惜纔得相逢，就要奉別，不能暢聆大教，真是恨事！」二人連道：「不敢。」

田鳳翹道：「姊姊此去，明年六月可能回來？」

小山道：「道路甚遠，即使來往順風，明

秋亦難趕回，將來只好奉擾二位姊姊高中喜酒了！」

秦小春道：「我們雖有觀光之意，奈

路途遙遠，無人伴送，前已同母舅商議，原想到了彼時，如姊姊高興赴試，我姊妹可以附驥一往。不意姊姊忽有海外之行，我家母舅又被林叔叔邀往船上照應，看來我們這個妄想也只好中止了。」

林之洋道：「去年俺同妹夫正月起身，今年六月纔回，足足走了五百四十天。今同甥

女前去，就算沿途順風，各國不去耽擱，單繞那座門戶山，也須繞他幾個月。明年六月怎能

趕回？前日俺得考才女這信，也想教俺婉如隨著甥女同去考考，倘碰個才女，也替俺祖上

增光。那知甥女務必必要教俺同到海外，看來俺這封君也做不成，紗帽也戴不成。據俺想

來，如今有這考試曠典，也是千載難逢的。甥女何不略停一年，把才女考過再去尋親？倘

中才女，替你父母掙頂紗帽，掙副冠帶，豈不是好？」

小山道：「甥女如果赴試，這個才女也未必輪到身上；即使有望，一經中後，掙得紗帽回

來卻教那個戴呢？若把父親丟在腦後，只顧考試，就中才女也免不了不孝二字。既是不孝，所謂衣冠禽獸，要那才女又有何用？說著，不覺滴下淚來。若花暗暗點頭。

蘭音道：「姊姊此話，實是正論，自應尋親爲是。但大家明日就要起身，乳母此地又生，卻教那個把我送去？」林之洋道：「此時俺又有事，只好託俺丈母送甥女回去，好在往返不過四五十里，他於夜間趕回，也不誤事。」當時雇了一隻熟船，託江氏帶了乳母把蘭音送交林氏，卽於半夜趕回。

到了次日，田鳳翽秦小春拜辭回去。林之洋仍託丈母在家照應，同妻女小山若花由小船來到海邊，上了大船，登時揚帆，走了三月之久，纔繞出門戶山。

林之洋惟恐小山思親成病，沿途凡遇名山，必令小山朝外看看。誰知小山看了，倒添愁煩，每每墮淚。林之洋甚覺不解。這日同多九公閒談道：「當日俺妹夫來到海外，凡遇名山大川，一經他眼，處處都是美景，總是讚不絕口。今俺甥女來到海外，俺要借這山景替他開心，那知他見這些景致，倒添煩悶，這是甚意。難道海外景致與當日不同麼？」

多九公道：『海外景致，雖然照舊，各人所處境界不同。當日唐兄一意遊玩，毫無挂牽，只覺逍遙自在，但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皆屬樂境；甚至遊玩之時，還恐不能盡興，往往戀戀不捨。如今唐小姐一意尋親，心中無限牽挂，只覺愁緒填胸，憂思滿腹，所以耳聞目見，不是觸動在外離思，就是感動父親流落天涯之苦，縱有許多景致，到他眼中，也變作無限苦境了。昔人云：『無雲之月，有目者所快觀也；而盜賊所忌；花鳥之玩，以娛人也；而感時惜別者因之墮淚驚心。』故或見境以生情，或緣情而起境，莫不由於心造，絲毫不能勉強。』林之洋點頭道：『原來有這講究，等俺慢慢再去勸他。』

這日小山在船悶坐。林之洋道：『前在嶺南，俺見甥女帶有書來，今若煩悶，爲甚不去看書？』婉如若花都閒在那裏，就是講講學問，也是好的。俺們此去，倘能常遇順風，將來回家，趕上赴考也難定的。俺們行路，必須把這路程不放心上。若像甥女今日也問，明日也問，日日盼望，只怕一年路程，比十年還長哩！』

小山道：『舅舅議論雖是無如書到面前，就覺瞌睡。好在連日靜坐，倒覺清爽，舅舅只



管放心。甥女雖然不時盼望，曉得路途遙遠，卻不敢著急。只要尋得父親回來，那怕多走三年兩載，亦有何妨。至於考試，得中才女，固替父母增光；但未見父親之面，何能計及於此。況明年六月卽要報名入考，就使往返順風，也趕不上了。」

林之洋無計可施，惟有時常解勸而已。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圖 花 綠 第 四 十 三 圖

## 第四十四回

小孝女嶺上訪紅顏

老道姑舟中獻瑞草

話說林之洋惟恐小山憂悶成疾，不時解勸，每逢閒暇，就便談些海外風景，或講些各處人物，以及所出土產之類，意欲借此替他消遣。談來談去，恰好小山向在家中，那海外各書都看過，因事涉虛渺，將信將疑，不意今聽舅舅所言，竟有大半都是古人書中所有的，於是疑團頓釋，沿途就借這些閒話，倒也解悶。無如林之洋雖在海外走幾過次，諸事並不留心，究竟見聞不廣，被小山盤詰到底，今日也談，明日也談，腹中所有若干故與，久已告竣。幸喜多九公本係呂氏至親，兼之年已八旬，向來呂氏小山也都時常見面。到了無事時，林之洋無話可談，就把多老翁邀來閒話。

多九公本是久慣江湖，見多識廣，每逢談到海外風景，竟是滔滔不絕，一路上不獨小山

解去許多愁煩，就是婉如若花也長許多見識。雖不寂寞，奈小山受不慣海面風浪，兼之水土不服，竟自大病臥牀不起。足足病了一月，方纔好些，眠食雖然照舊，身體甚弱。不知不覺已交新春。

這日到了東口山，將船泊岸。林之洋說起當日駱紅蕖打虎一事，「姊夫因他至孝，甚爲喜愛，曾託業師尹大人做媒，替外甥求婚；後來到了軒轅，接著尹大人書信，纔知這段婚姻業已定了。」

小山道：「前者甥女看見父親行囊內有書一封，內中提着兄弟姻事，甥女正要請問舅舅，後來忽忽忙忙，也就忘了；適聞舅舅說起，方知有這緣故。今既到此，甥女自應上去探望，問他何日纔回家鄉，日後住在何處，彼此也好通個音信。况他既能打虎，若肯陪伴甥女同去尋親，那更好了。」

林之洋道：「甥女這話甚是。但你身子甚弱，上面山路又不好走，這便怎處？」小山道：「將來到了小蓬萊，甥女還要尋訪父親，若怕難走，豈有不去之理？好在甥女前在家中，

已將腿腳練的靈便，如今正好借這山路操練操練，省得到了小蓬萊又要費事。此時身子雖弱，借此走走，倒可消遣消遣。」

林之洋點頭，隨即帶了器械。婉如若花也要同去。林之洋託多九公在船照應，帶了

幾個水手，一同登岸。小山姊妹三人一同攜手，慢慢上了山坡，略爲歇息，又朝前進，走了多時，歇息數次，纔到了蓮花庵，走進裏面，並無一人。正在詫異，只見庵旁走過兩個農人，林之洋上前訪問駱太公下落。

那兩個農人道：「我們就是駱太公佃戶。自從前年太公去世，駱小姐搬到水仙村居住，就把這些田地賞給我們種了。此山大蟲，虧得駱小姐殺的一乾二淨，我們纔能在此安業。今年正月駱小姐忽把太公靈柩搬去，聞得要回天朝，不知何時纔來。這位小姐在此除了大害，至今人人感仰；但願他配個好女婿，也不枉衆人感戴一場。」小山聽了，悶悶不樂，只得同衆人仍歸舊路，慢慢來到岸邊。

離船不遠，只見多九公站在岸上，同一年老道姑在那裏講話。一齊上前，看那道姑身穿一件破衣，手中擎着一枝芝草，滿面青氣，好不怕人。林之洋道：「這個花子既來化緣，九公就該教水手隨便發些錢米與他，同他談甚麼？」

多九公道：「這個道姑瘋瘋顛顛，並非化緣，手中擎着靈芝，口裏唱着歌兒，要求我們渡到前面，他將靈芝就算船錢。及至老夫問他渡到甚麼地方，他說要到『回頭岸』去。老夫在海外多年，從未聽見有個甚麼『回頭岸』。這樣顛顛倒倒，豈非是個瘋子麼？」只聽那道姑口中又唱起歌兒來。他唱的是：

我是蓬萊百草仙，與卿相聚不知年；因憐驕貶來滄海，願獻靈芝續舊緣。

小山聽了，忽覺心中動了一動，連忙上前合掌道：「仙姑既要渡過彼岸，我就渡你過去，不知那枝靈芝可肯見賜？」道姑道：「女菩薩如發慈心，渡我過去，這枝靈芝，豈敢不獻？」

况女菩薩面帶病容，非此不能平復。」小山道：「既然如此，就請登舟，我們也好攬路。」

道姑聽了，即同三人上船。多林二人望着，不好攔擋，只得收拾揚帆。多九公道：「他

這靈芝，並非仙品，唐小姐須要留神，不可爲妖人所騙。老夫前在小蓬萊吃了一枝，破腹多日，幾乎喪命。近來身體疲憊，還是這個病根。」

道姑道：「這是老翁與這靈芝之無緣。其實靈芝何害於人？即如桑椹，人能久服，可以延年益壽；斑鳩食之，則昏迷不醒。又如人服薄荷，則清熱；貓食之，則醉。靈芝原是仙品，如遇有緣，自能立登仙界；若誤給貓狗吃了，安知不生他病？此是物類相感，各有不同，豈能一概而論？」多九公聽了，曉得道姑語帶譏刺，只氣的火星亂冒。

小山把道姑讓進諭內，同婉如若花一齊歸座。剛要開話，那道姑把靈芝遞給小山道：「且請女菩薩把這仙芝用過，絲霧絲霧凡心，倘悟些前因出來，我們更好談了。」

小山接過，一面道謝，一面把靈芝吃了；登時只覺神清氣爽，再把道姑一看，只見滿面仙風道骨，極其和藹，臉上並無一毫青氣。因向婉如耳邊暗暗問道：「這位仙姑臉上本有一股青氣，此時忽然不見，另變做慈善模樣，你可見麼？」婉如暗暗答道：「他的臉上那股青氣，妹子看着正在害怕。姊姊怎說不見？這也奇了！」

二人正在附耳議論，只見道姑道：『請問女菩薩：毛詩云「誰知鳥之雌雄」，此言人非其類，所以不能辨其雌雄。不知這些鳥兒，他們可能自辨？』小山道：『他是一類，如何不辨？自然一望而知。』道姑道：『既如此，何以人仙就不各有一類呢？』易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女菩薩若明此義，其餘就可想見了。』

小山不覺忖道：『怎麼我同婉如姊妹暗中之話，他竟有些知覺？好生奇怪！』因問道：『請教仙姑大號？』道姑道：『我是百花友人。』小山暗暗詫異道：『他這「百花」二字，我一經入耳，倒像把我當頭一棒，只覺心中生出無限牽挂。莫非「百花」二字與我有甚宿緣？他說他是百花友人。若以「友人」二字而論，他非百花，可想而知。俗語說的真人不露相，我且用話探他一探。』因問道：『仙姑此時從何處至此？』道姑道：『我從「不忍山」「煩惱洞」「輪迴道上」而來。』

小山暗暗點頭道：『因其不能容忍，所以要生煩惱；既生煩惱，自然要墮輪迴了。此話不知說的還是百花，還是友人？』含含糊糊，令人不解。他這言談，句句含着禪機，倒也有



些意味。」因又問道：「仙姑此時何往？」道姑道：「我要到『苦海邊』，『回頭岸』去。」

小山忖道：「據這禪語，明是『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了。」連忙問道：「那『回頭岸』上可有名山？可有仙洞？」道姑道：「彼處有座仙島，名喚『返本島』，島內有個仙洞，名喚『還原洞』……」

小山不等說完，卽又問道：「仙姑所訪何人？」道姑道：「我所訪的，並非別人，是那總司羣芳的化身。」

小山聽了，心中若悟若迷，如醉如醒，不知怎樣纔好，呆了半晌，不覺下拜道：「弟子愚昧，今在苦海，求仙姑大發慈悲，倘能超度，脫離紅塵，情願作爲弟子。」

這裏小山只顧求那道姑。那知多九公因被道姑譏刺，着實氣惱，因圓林之洋暗在前艙竊聽，今見小山如此光景，因向林之洋道：「令甥女不知利害，受了道姑蠱惑，忽要求他超度，若不急急把他趕去，只怕唐小姐還有性命之憂哩……」

林之洋不等說完，一脚跨進艙去，指着道姑道：「你這怪物！敢在俺的船上妖言惑衆，還不快走！且吃俺一拳！」小山忙攔住道：「舅舅，他是真仙，不可動手。」

道姑冷笑道：「纏足大仙！何必動怒。我今到此，原因當日紅孩大仙有言，意欲稍效微薄，解脫災患，庶不負同山之誼，誰知無緣，竟不能同往。幸而前途有人，諒無大害。」

因向小山道：「此時暫且失陪，我們後會有期，大約「回頭岸」上即可相見。」說罷，下船去了。

小山埋怨舅舅不該把這道姑得罪。林之洋道：「俺不看甥女情面，早已給他一頓好打，如今還算待他好的。」

小山道：「方纔仙姑忽把舅舅稱作「纏足大仙」，彼時我見舅舅聽他相稱，臉上忽然通紅，不知何故？」

林之洋道：「你看他瘋瘋顛顛，隨嘴亂說，俺那有工夫同他搬駁？只好隨他說去。」

小山見林之洋支吾，不便細問。走了幾時，不獨百病消除，只覺精神大長。

這日船泊水仙村。小山因東口山農人所言，略紅藥之毒不甚明白，即託舅舅上去訪

問。原來廉錦楓已於正月同騎紅蓮回家鄉去了。

林之洋得了此信，隨即回來。離船不遠，忽見海中擲出許多水怪，跳在船上，一個個青面獠牙，跑進船去，適值衆水手都在岸上。林之洋喊叫：「快整上船放鎗！」衆人手忙脚亂，纔上三板，還未渡到大船，那些水怪忽從艙內把小山拖出，一齊擲入海內。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鏡花緣 第四十四回

## 第四十五回

君子國海中逢水怪

丈夫邦嶺下遇山精

話說那羣水怪，把小山拖下海去，林之洋這一嚇非同小可，連忙上船，只見婉如、若花、乳母，都放聲慟哭。呂氏向林之洋哭道：『俺們正在閒話，不意來了許多妖怪，忽把甥女拖去，你可看見？』林之洋頓足道：『俺在岸上怎麼不見！如今已將甥女拖下海去，這便怎處？』登時多九公得了此信，即從船後走來道：『幸喜天氣和暖，爲今之計，且教水手下去看是何怪，再作道理。』

二人來至船頭，就教當日探聽廉錦楓那個水手下。水手聽了，因剛纔看見那些水怪，心中害怕，不敢獨往，又拉了一個會水的一同下去。不多時，上來回報道：『此處並非大洋裏面，並無動靜，那些水怪不知都藏何處，無處尋找。』說罷，都到後梢換衣去了。

林之洋不覺慟哭道：「我的甥女！你死的好苦！你教俺怎麼回去見你母親。俺也只好跟你去了！」將身一縱，擲入海中。多九公措手不及，嚇的只管喊叫救人。那兩個水手正在後面換衣，聽見外面喊叫，慌忙穿了小衣，跳下海去。過了半晌，纔把林之洋救了上來，業已腹脹如鼓，口中無氣。呂氏同碗如若花哭成一片。多九公卽命水手取了一口大鍋，把林之洋輕輕放在鍋上，控了片時，口中冒出許多海水，腹脹已消，蘇醒過來，一婉如同若花上前攙扶進艙，換了衣服。一口口整聲，只哭：「甥女死的好苦！」

多九公走來道：「林兄纔喫許多海水，脾胃未免受傷，休要悲懣。老夫適纔想起一事，唐小姐似乎該有救星。」林之洋道：「俺在海裏，不過喝了兩口水，就人事不知，俺的甥女下海多時，怎麼還能救？」多九公道：「前在東口所遇那個道姑，雖是瘋瘋顛顛，但他會言解脫甚麼災難，又言「幸而前途有人，尙無大害。」據他這話，豈非尙有可救麼？况「纏足大仙」四字，乃唐兄在船回你鬪趣之語，除了唐兄，只有你知，我知。這個道姑纔見林兄，就呼纏足大仙，此人若無來歷，何能道此四字？」

林之洋連連點頭道：『九公說的是，俺就出去求神仙相救。』說罷，拿了拐杖，勉強舉步來到外面，分付水手岸上排了香案，隨即登岸，淨手拈香，跪在地下，暗暗禱告，只求神仙救命。

跪了多時，天已日暮。多九公道：『林兄身上欠安，今日已晚，只好回船養息，養息明日再求罷。』林之洋道：『這樣大月色，俺正好跪求，九公只管請便。』林之洋說發這個願心，若無人救，只得跪死方休，今生今世，叫俺起來也不能了。』不覺放聲大哭。多九公在旁惟有連聲歎氣。

不知不覺皓月當空，船上已交三鼓，忽見遠遠來了兩個道人，手執拂塵，飄然而至，生時其覺醜陋，月光之下看的明白，一個黃面獠牙，一個黑面獠牙，頭上都戴束髮金箍，身後跟着四個童兒。林之洋一見，連連叩頭，口口聲聲，只求『神仙救俺弱女之命。』

兩個道人道：『居士請起。我們今既到此，自然要助一臂之力，何須相求。』因喚：

『屠龍童兒，割龜童兒，速到吾海，即將孽龍惡蚌擒來，立等回話。』一聲答應，滾入海去。

林之洋立起道：「俺的甥女，現在海內，還求神仙慈悲相救。」兩個道人道：「這個自然。」因向身旁兩個童兒，暗暗分付幾句。二童答應，也都攬入海去。不多時，回報道：「已將百花化身護送歸舟。」兩個道人將手一擺，二童仍立兩旁。只見剖龜童兒手中牽着一個大蚌從海中上來，走到黑面道人跟前，交了法旨。隨後屠龍童兒也來岸上，向黃面道人道：「孽龍出言不遜，不肯上來，弟子本要將其屠戮，因未奉法旨，不敢擅專，特來請示。」

黃面道人道：「這孽畜如此無禮，且等我去會他一會。」將身一縱，攬入海中，兩腳立在水面，如履平地一般；手執拂塵，朝下一指，登時海水兩分，讓出一路，竟向海中而去；遲了半晌，帶着一條青龍來至岸上道：「你這孽畜，既已罪犯天條，謫入苦海，自應靜修以贖前愆，今又做此違法之事，是何道理？」

孽龍伏在地下道：「小龍自從被謫到此，從未妄為；昨因海岸忽然飄出一種異香，芬芳四射，徹於海底，偶然問及大蚌，纔知唐大仙之女從此經過。小龍素昧平生，原無他意，大蚌



忽造謠言，說唐大仙之女，乃百花化身，如與婚配，即可壽與天齊。小龍一時被惑，故將此女攝去。不意此女喫了海水，昏迷不醒，小龍卽至海島，擬覓仙草，以救其命。到了蓬萊，路遇百草仙姑，求他賜了回生草，急急趕回。那知纔把仙草覓來，就被洞主擒獲。現有仙草爲證，只求超生。」

黑面道人道：「你這惡蚌，旣修行多年，自應廣種福田，以求善果，爲何設此毒計，暗害於人？從實說來！」

大蚌道：「前年唐大仙從此經過，曾救廉家孝女，那孝女因感救命之恩，竟將我子殺害，取珠獻于唐大仙以報其德。彼時我子雖喪，廉孝女之手，究因唐大仙而起。昨日適逢其女從此經過，異香徹入苦海，小蚌要報殺子之讎，纔獻此計，只求洞主詳察。」

黑面道人道：「當日你子性好饕餮，凡水族之類，莫不充其口腹，傷生旣多，惡貫乃滿，故借孝女之刀，以除水族之患，此理所必然，亦天命造定，豈可移恨於唐大仙，又遷害其女。如此昏憤奸險，豈可仍留人世，遺害蒼生？剖龜童兒！立時與我剖開者！」

黃面道人道：「大仙且請息怒。這兩個孽畜如此行爲，自應立時屠割；但上蒼有好生之德，兼且孽龍業已覓了仙草，百花服過，不獨起死回生，並可超凡入聖。他既有這功勞，自應法外施仁，免其一死。第孽龍好色貪花，惡蚌移禍害人，都非良善之輩。據小仙之意，即將二畜禁錮無腸國東廁，日受糞氣薰蒸，食其穢物，以爲貪花害人者戒。大仙以爲何如？」

黑面道人點頭道：「大仙所見極是。二畜罪惡甚重，必須禁錮在無腸國富室的東廁，始足蔽辜。」

黃面道人道：「加等辦理，固覺過刻，亦是二畜罪由自取。」因將回生草取了遞給林之洋道：「居士即將此草給令甥女服了，自能起死回生。我們去了。」

林之洋接過下拜道：「請神仙留下名姓，俺日後也好感念。」黃面道人指著黑面道人道：「他是百介山人，貧道乃百鱗山人。今因閒遊，路過此地，不意解此煩惱，莫非前緣，謝之有？」正要舉步，那孽龍大蚌都一齊跪求道：「蒙恩主禁於無腸東廁，小畜業已難受；若再遷於富室東廁，我們如何禁當得起？不獨二次四次之糞臭不可當，而且那股銅臭尤

不可耐，惟求法外施仁，沒齒難忘！」

林之洋上前打躬道：「俺向大仙講個人情，他們不願東廁，把他罰在西席，可好？」孽龍、大蚌道：「西席雖然有些酸臭，畢竟比那銅臭好耐。我們願在西席。」兩個道人道：

「且隨我來，自有道理。」一齊去了。衆水手在旁看着，人人吐舌，個個稱奇。

多林二人回船，將仙草給小山灌入，吐了幾口海水，登時復舊如初，精神更覺清爽。大  
家都替他道喜。小山道：「只要尋得父親回來，就是受些磨難，我也情願。」林之洋把水  
仙村之語說了，隨即開船向小蓬萊進發。又走多時，如軒轅三面等國都已過去。

這日多林二人在船後閒談。多九公道：「林兄，你去看去歲起風，豈不就在此地？今年  
有意要到小蓬萊，偏又不遇風暴。若像去年，何等爽快！老夫素於此處養生，恰好前面有  
個小國，只好到彼問問。」隨即收口上去打聽。

原來此間是丈夫國交界。及至潮隔小蓬萊路徑，衆國人聽了，莫不害怕，都說：「離此

千餘里，地處田木島，有一亥不近來，忽生許多妖怪出來傷人，來往船隻，每每被害。」二人慌忙回來，告訴衆人，都不願去。小山那裏肯依。多林二人說之至再，小山甯死也要前去。二人明知勸也無用，只得拚命朝前進發。

這日正行之際，迎面有座大嶺，細看路徑，須由山角繞過方能出口。走了多時，離嶺不遠，只見上面密密層層許多果樹，如桃、李、橘、棗之類，四時果品，無般不有；那股果香，陣陣向面上撲來，令人好不垂涎。舵工被這果香鑽入鼻孔，一心想啖，不因不把船靠了山角。方纔泊岸，船上衆人，早已一擁齊上，遇見鮮果，不論好歹，摘來就吃，口中莫不叫好。多林二人也飽餐一頓。

林之洋摘了許多桃、李、橘、棗之類，送上船來。

呂氏正在垂涎，即同小山姊妹大家分吃。

小山道：「舅舅爲何將船泊在此處？」前日打聽路徑，都說前面有妖怪，怎麼今日就忘了？」林之洋道：「俺自聞了這股果香，心裏迷迷惑惑，只顧想吃，那裏還顧甚麼妖怪。俺去催他們開船。」於是來至外面道：「俺們走罷，莫要遇着妖怪出來！」衆水道：「今日喫了

這樣鮮果，渾身綿軟，就如酒醉一般，好不快活！那個還有氣力開船？」說着，個個睡在樹下。

多林二人站在船頭，只覺天旋地轉，暈體酥麻，站立不住。正在發慌，山中忽然走出許多婦女，來到船上，把呂氏、小山，婉如若花、乳母，攙扶上岸；又有兩個把多林二人也攙了下來；還有幾十個把衆水手也都攙起，走上山來。衆人心裏雖覺明白，就只口不能言，渾身發軟。小山此時雖然照舊，因見衆人這宗光景，明知寡不敵衆，只好且裝酒醉，跟着同來，看他怎樣再作道理。

不多時，來至石洞跟前，進了石洞，又走兩層庭院，進了廳堂，正面坐着一個女妖，頭戴鳳冠，身穿蟒衫，極其美貌。面上有條指痕，從那指痕之中，更增許多嫵媚。旁邊坐着一個男妖，年紀不到二旬，生得齒白唇紅，面如傅粉，雖是男妖，卻是女裝。

多九公看了，身上雖覺癱軟，心裏卻還明白，暗暗忖道：「這個男妖，怎是婦女打扮？此時林兄見這模樣，回想當日女兒國風，只怕又要吃驚了。」只見下面還有兩個男妖，一

個面如黑髮，一個臉似黃紙，赤髮蓬頭，極其凶惡。

忽聽女妖笑道：「他們只知喫果，那知其中藏有酒母。果然毫不費事，就都跟來，此皆賢妹並二位愛卿贊畫之力，將來自然慢慢一同受享。但這保兒有三十餘口之多，不知賢妹可能別出心裁，另有泡製？」

少年男妖笑道：「這些保兒剛纔已吃酒母，皮肉未免帶有酒味，若照向日烹調，恐不合口。據妹子愚見，莫若竟將這些保兒釀爲美酒，其名就叫「保兒酒」。姊姊以爲何如？」女妖喜道：「如此極妙！」

黑面男妖道：「以保爲酒，固是美品，但清濁不分，亦恐酒味不佳。據臣看來，女保之味必清，男保之味必濁，將來釀時，必須預分兩處，庶清濁不致紊亂。」

黃面男妖道：「今日保兒如此之多，其中酒量大的諒亦不少，莫若先將好酒給他盡量而飲，教他吃的爛醉，日後釀出酒來，豈不更覺有力？」

女妖道：「兩位愛卿所見極是。」因指林之洋向少年男妖笑道：「這個保兒與賢妹

模樣相仿，莫若把他留下，給賢妹做伴如何？」

少年男妖笑道：「這傑兒生的雖好，就只嘴上新留幾根鬚兒，令人可厭。他如披的光，如人韓一般，我纔笑納哩。」因向黃面黑面二妖道：「二位可要留他做伴？」二妖道：「彌君嫌他新留幾根鬚兒，所以不喜；那知我二人因他鬚兒過少，也不嫌意。他如滿部鬚，抑或絡腮，我倒喜的。」

少年男妖道：「這卻爲何？」二妖道：「這叫作『人棄我取。』」少年男妖笑道：「若據二公之言，難道世間鬚子都是棄物麼？你要曉得：『十個鬚子九個臊。』他要發起臊，比那沒鬚的還更有趣哩！」說着，一齊大笑。

女妖分付手下將衆傑兒帶至後面，多將好酒令其暢飲，以便蒸熟釀酒。衆妖答應，把衆人帶到後面，七手八腳，各去取酒。

小山隨即跪下，望空垂淚，暗暗禱告道：「我唐小山因來海外尋親，忽遇妖魔，性命只在頃刻，務望過往神靈，早賜拯救。倘脫火坑，情願身入空門，一世焚頂。」忽見有個道姑走

來道：『女菩薩休要害怕，小道特來相救。』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六回

旒慈悲仙子降妖

發慷慨儲君結伴

話說道姑向小山道：『女菩薩不消焦心，小道特來相救。』隨即雜在衆人之中。衆小妖把酒取到。道姑道：『他們不會飲酒，我的量大，拏來我吃。』衆小妖道：『剛纔進來，未曾留神，原來卻是六個女倮。』把酒送至道姑面前。道姑飲完，又教快去取酒。這些小妖來往取酒，就如穿梭一般，一面取酒，一面只說好量。道姑一面飲着，一面只教取酒，登時把洞內若干美酒，飲的一滴無存，還是催着取酒。

衆小妖無酒可取，只得稟知女妖。女妖那裏肯信，卽同三個男妖來至後面。道姑一見，把口一張，那酒就如湧泉一般，一道白光，滔滔不斷，直向四妖噴去，登時洞裏洞外，酒氣撲鼻。這股酒香，非比尋常，乃百種鮮果釀成，芬芳透腦，若教好飲的聞了，真可神迷心醉，望風

垂涎。道姑一面噴酒，把手一張，只聽呱呱喇喇雷聲振耳，霹靂之中，現出一朵彩雲，彩雲之上，端端正正托着桃李橘棗四樣果品，直向四怪頂門打將下去。道姑大聲喝道：『四個孽畜！爾等胞衣巢穴，現俱在此，還不速現原形，等待何時！』

四怪剛要逃走，不防雲中四樣果品落下，只打的滿地亂滾，霎時變出本相，遠遠看去，個個小如彈丸，不知何物。道姑上前拾在手內。衆小妖都變本相，無非山精水怪，四散奔逃。此時大家都已蘇醒，俱向道姑叩謝。

小山道：『請問仙姑尊姓大名？』這四個是何妖怪？道姑道：『我是百果山人，因與女菩薩有緣，特來相救。』手中取出四個物件道：『女菩薩請看，這就是四怪原形。』小

山同衆人近前觀看，原來卻是一個李核，一個桃核，一個棗核，一個橘核。

多九公道：『世間此物甚多，何以竟能爲怪？莫非都是異種麼？』道姑道：『此核雖非異種，但俱生於周朝，至今千有餘年。李核名叫「橋李」，當初西施因其味美，素最喜食；桃核雖非仙品，當年彌子瑕曾以其半分之衛君，橘核昔日晏子至楚，楚王曾有黃橘之賜；棗

核名喚「羊棗」，當日會督最喜。這四核雖是微末廢物，因昔年或在美人口中受了口脂之香，或在賢人口內染了翰墨之味，或在妓童口邊感了龍陽之情，或在良臣口裏得了忠義之氣，久而久之，精氣凝結，兼之受了日精月華，所以成形爲患。今遇貧道，也是他氣數當絕。」

多九公付道：「怪不得男相女裝，原來卻是分挑主人。」因問道：「請教仙姑，方纔那美婦人同那美男子，自然就是西施彌子瑕形狀了。但那兩怪，一個面如黑棗，一個臉似黃橘，難道當年會督同晏子就是這個模樣麼？」道姑道：「西施彌子瑕俱以美色惑其君，非正人可比，故精靈都能竊肖其形。至會督晏子身爲賢士，名傳不朽，其人雖死猶生，這些精靈，安能竊肖其形。所謂邪不能侵正，故棗怪面如黑棗，橘怪面如黃橘，任他變幻，何能脫卻本來面目。」小山道：「請問仙姑，此去小蓬萊，還有若干路程？」道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女菩薩自去問心，休來問我。」收了四核，出洞去了。

多林二人把人數查明，一齊上船前進。一路談起仙姑相救之事。多九公道：「這是

唐小姐至孝所感，故屢遇異人相救。若據前日大蚌所言，唐兄已成神仙無疑了。」林之洋道：「俺妹夫如成了神仙，俺甥女遇了災難，自然該有仙人來救。俗語說的「官官相護」，難道不准「八仙相護」？俺最疑惑的：他們所說「百花」二字，不知隱着甚麼機關，莫非俺甥女是百花託生麼？」

小山笑道：「若謂百花，自然是百樣花了。豈有百花俱託生一人，斷無此理！即使竟是百花託生，甥女也不情願，舅舅莫把這件好事替我攬在身上。」林之洋道：「若是百花託生，莫不紅紅綠綠，甥女爲甚倒不情願？」小山道：「舅舅要知這些百花，無非草木之類，有何根基？此時甥女如係天上列宿託生，將來倘要修仙，有此根基，或者可冀得一善果。若是草木託生，既無根基，何能再萌妄想？即使苦修，亦覺費事。當日有人言狐狸修仙最苦，因其素無根基，必須修到人身，方能修仙，須費兩層工夫。卽如甥女，若是百花託生，如要修仙，必須修的有了根基，方能再講修仙，豈不過於費事？」林之洋道：「若這樣，俺倒盼你根基淺些，倒覺安靜，省得胡思亂想，又生別的事來。」

若花道：「剛纔那個少年男妖，爲何搽脂抹粉，裝作女人模樣？」多九公道：「姪女，你不知麼？他這模樣，是從你們女兒國學的，並且還會纏的上好小足，穿的絕妙耳眼哩。」林之洋忍不住要笑。小山不解，再三追問。婉如把當日女兒國穿耳纏足之事說了。小山這才明白道：「怪不得前在東口那個道姑把舅舅稱作纏足大仙，舅舅滿面緋紅，原來是這緣故。」

忽聽衆水手喊道：「剛纔走的好好的，前面又要繞路了！」多林二人忙至船頭，只見迎面又有一座大嶺攔住去路。多九公道：「前年到此被風暴刮的神魂顛倒，並未理會有甚山島，今年走到這條路上，純是大嶺要像這樣亂繞，只怕再走一年，還不到哩！」林之洋道：「俺們上去探探路徑。」

將船停泊，二人上了山坡，走了多時，迎面有一石碑，上面寫的也是「小蓬萊」三個大字。多林二人看了，這才曉得此山就是小蓬萊。多九公道：「怪不得那道姑說：『遠在天邊，近在眼前。』誰知今已到了！」隨即差回告知小山。小山歡喜非常，惟有暗暗念佛。

因天色已晚，不能上山。

次日，起個絕早。

呂氏同婉如若花也都起來。

水手已備早飯，大家飽餐一頓。

婉如

若花也要陪着同去。

林之洋手擎器械，帶了水手，一同登岸，上了山坡，上面有條山路，彎彎

曲曲，雖覺難走，幸喜接連樹木，可以攀藤附木而行。林之洋攙着小山，小山手挽婉如，婉如

手拉若花，慢慢步上山來，到了平川之地，歇息片晌，又朝前行，轉過「小蓬萊」石碑，只見唐

敖當日所題詩句，仍是墨跡淋漓。小山一見，淚落不止，又向四處細細眺望，暗暗點頭道：

「看了此山景致，凡念皆空，宛如登了仙界。」

如此洞天福地，無怪父親不肯回來。此處不

獨清秀幽僻，而且前面層巒錯落，遠峯重疊，一望無際，不知有幾許路程。

此時只好略觀大

概，少刻回船，再同舅舅商議。」

不知不覺天已下午。

林之洋恐天晚難行，即同小山姊妹下山，及至到船，業已日暮。

吃了晚飯，呂氏問問山上光景。小山道：「今日細看此山，道路甚遠，非三五天可以走遍。

甥女父親既要修行，自然該在深山之內。

若照今日這樣尋訪，除非父親出來，方能一見。

甥女父親既要修行，自然該在深山之內。

若照今日這樣尋訪，除非父親出來，方能一見。

甥女父親既要修行，自然該在深山之內。

若照今日這樣尋訪，除非父親出來，方能一見。

甥女父親既要修行，自然該在深山之內。

若照今日這樣尋訪，除非父親出來，方能一見。

若不自己露面，就再找一年，也是無用。今甥女立定主意，明日舅舅在此看守船隻，甥女一人深入山內，耽擱數日，細細搜尋，或者機緣湊巧，也未可知。」

林之洋道：「甥女獨去，俺怎放心。自然俺要同去。」小山道：「話雖如此，奈船上都

是水手，並無着己之親，多老翁雖有親誼，究竟過於年老，此處又非內地可比，若舅舅同去，雖可做伴，船上無主，甥女反添牽挂，何能在內過於耽擱。與其尋的半途而廢，終非了局，莫若甥女自去，倒覺爽利。好在此山既少人烟，又無野獸，純是一派仙境，舅舅只管放心。甥女此去，多則一月，少則半月，如能尋着固妙，即或尋不着，略將裏面大概看看，亦即回來先送一信，使舅舅放心，然後再去細訪，必須如此，兩下方無牽挂。甥女主意已定，務望舅舅曲從。」

若花道：「阿父如不放心，女兒向在東宮，也曾習過騎射，隨常兵器，也曾練過，莫若女兒帶了器械，與阿妹同去，也好照應。」婉如道：「若是這樣，俺也同去。」小山道：「妹妹與乳母一樣行路甚慢，如何去得。至若花姊姊，近日雖然纏足，他自幼男裝走慣，尚不費力，倘能同去，倒可做伴。」

呂氏道：「甥女上去，上面既無房屋，又無茶飯，夜間何處棲身？日間所吃何物呢？」

小山聽了，不覺矮了一矮，沉思半晌道：「甥女今日細觀此山，層巖峭壁，怪石攢峯，錯錯落落，接連不斷，雖無屋宇，到處儘可藏身；就是那些松陰茂林之下，也可棲止；設遇現成石洞，那更好了。至所食之物，甥女細想，古人草根樹皮，尚可充飢，何況此山果木甚多。柏子松實，處處皆有，豈有腹飢之患？」

呂氏道：「那些東西，豈能當飯。此時俺倒想起一事，當日俺們製有救荒豆末，自從初次飄洋用過一次，喜得後來從未絕糧，今甥女上山，倒可用着了。」

林之洋道：「虧你提起，俺倒忘了。」從箱中取出一包豆麵，並一包麻子，遞給小山道：「你明日未曾上山，先將豆麵儘量喫飽，就可七日不餓；至第八日，再吃一頓，就可四十九日不餓。如覺口乾，可將麻子和些水喫，就不渴了。這是俺們海船救命仙丹，須好好收了。」

小山接過道：「此豆怎樣泡製，就有如此功效？如果靈驗，若到荒年濟世，豈不好麼？」

林之洋道：「這個原是備荒用的。你道這方俺怎得知？是你父親傳給俺的。據說

當初晉惠帝永寧二年，黃門侍郎劉景先因年歲荒旱，曾具表奏道：「臣遇太白山隱士傳授



「濟饑辟穀仙方，」臣家大小七十餘口，以此爲糧，不食別物，若不如斯，臣一家甘受刑戮。」其方用黑豆五斗，淘淨，蒸三遍，去皮，用大麻子三斗，浸一宿，亦蒸三遍，令口開，取仁，去皮，同大豆各搗爲末，和搗做團如拳大，入甑內，從戌時蒸至子時止；寅時出甑，午時晒乾爲末，乾服之，以飽爲度，不得再喫別物。第一頓七日不饑，第二頓四十九日不饑，第三頓三百日不饑，第四頓二千四百日不饑，不必再服，永不饑了。不問老少，但依法服食，不但辟穀，且令人強壯，容貌紅白，永不憔悴。口渴，研麻子湯飲之，更潤臟腑。若要重喫他物，用葵子三合爲末，煎湯冷服，解下藥如金色，任吃他物，並無所損。前知隨州郡守，教民用之有驗，序其原委，勒石於漢陽興國寺。

「還有一方用黑豆五斗，淘淨，蒸三遍，晒乾，去皮爲末；大麻子三升，浸去皮，晒乾，研爲末；糯米三升做粥，入前二樣和搗爲團，如拳大，入甑內，蒸一宿，取晒爲末；用小紅棗五斗，煮去皮核，入前末和搗，如拳大，再蒸一夜，晒乾爲末，服之以飽爲度，最能辟穀。如渴，飲麻子水，能潤臟腑；或飲脂麻水亦可，但不得食一切物。」

『當日你父親傳俺此方，俺配一料帶在船上，那知頭一次飄洋，就遭風暴，偏遇連陰大雨，就擱多日，缺了柴米，幸虧這物纔救一船性命。這是你父親積的陰德，俺同你舅母至今還是感念。』

呂氏道：『誰知這樣一個好人，偏偏教他功名蹺蹺。若早早做了官，他又何能到此訪什麼仙，煉什麼性呢？』小山聽了，觸動思親之心，更覺傷感。當時議定若花同去。次日，姊妹二人，絕早起來。

未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七回

水月村樵夫寄信

鏡花嶺孝女尋親

話說小山同若花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將衣履結束，腰間都繫了絲絛，挂一口防身寶劍；外面穿一件大紅猩猩氈箭衣，頭上戴一頂大紅猩猩氈帽兒，外帶一件棉衣，用包裹包了；又帶一個椰瓢，同葷麵，都放包裹內。二人打扮不差上下，惟若花身穿杏黃箭衣，將葷麪飽餐一頓，收拾完畢，各把包裹背在肩上，一齊告別。

呂氏見這樣子，不由心酸淚落道：「甥女一路小心。若花女兒務須好好照應。雖說此山並無虎豹，到了夜晚，究竟尋個掩密藏身之處，纔覺放心。甥女如此孝心，上天自必垂憐，一切事情，自然逢凶化吉。但願此去尋得父親，早早回來。」婉如也垂淚道：「姊姊千萬保重，莫教人兩眼望穿。俺不遠送了。」小山答應，同若花上岸。林之洋仍舊攙扶送

到平陽之處，又叮嚀幾句，灑淚而別。林之洋見他們去遠，這纔止淚回船。

姊妹兩個，背着包裹，朝前走了數里。

小山因山路彎曲，恐將來回轉認不清楚，每逢行

到轉彎處，就在山石樹木上用寶劍畫一圓圈，或畫『唐小山』三字，以便回來好照舊路而

行。一面走着，歇息數次，越過幾個峯頭，幸喜小路平坦。走了一日，看看日暮，二人商議找

一宿處；看來看去，並無可以棲身之地，只得又向前進。正在探望，只見路旁許多松樹，都大

有數圍，內有一株古松，枝葉雖青，因年代久了，其本已枯，外面雖有一層薄皮，裏面卻是空的。

二人見了，不勝之喜，即將包裹取下一齊將身探入。內中松葉堆積甚厚，坐下倒也綿

軟，姊妹兩個，因一路走乏，身子困倦，把包裹放在樹內，坐在上面睡了。一覺早已天明，連忙

探出身來，背上包裹，離了松林。走了半日，小山道：『昨日喫了葷麵，腹中果然不饑，此時喉

中微覺發乾，姊姊可覺口渴？』妹子意欲喫些泉水纔好。『若花道：『如此甚妙。』各用

椰瓢就將山泉取了一瓢涼水，和一些麻子胡亂飲了幾口；又取一瓢涼水，略把手面洗洗，仍望

前走。到了日暮，恰喜那邊峭壁下有一天然石洞，儘可存身，就在石洞住了。

次日，又朝前進，一路上看不盡的怪竹奇樹，觀不了的異草仙花。沿途景致雖多，無如小山之意並不在此，若花也不過略略領略。一連走了幾日，各處尋蹤覓跡，再朝前面望去，那些山岡仍是一望無際。

小山道：「姊姊，你看這個光景，大約非數十日不能走到。妹子前在舅舅面前，曾說無論尋着尋不着，總在一月半月回去送信。今再前進，設或遙遠，一時驟難轉回，豈不失信麼？」

若花道：「今既到此，據我愚見，只好且朝前進。我們就是耽遲幾日，阿父也斷無埋怨之理，何必回去送信？」小山道：「妹子之意，並非專爲送信，意欲借此將姊姊送回，妹子纔好獨往。」

若花道：「愚姊正要同你前去，爲何忽發此言？」小山道：「連日細看此山，道路甚遠，一經前進，歸期竟難預定；因此要將姊姊送回，以便一人前進。即使回來過遲，舅舅不能守候，妹子得能尋見父親，就同父親在彼修煉，也是人生難得之事。倘不能尋見父親，縱使舅

舅終年守候，妹子何顏歸家去見母親。以此看來，惟有尋到此山盡頭，非見父親之面，不能回家。若姊姊同去，妹子何能只管前進呢？」

若花道：「愚姊若怕路遠，也不來了。此時前進，若無消息，不獨阿妹不應回轉，就是愚姊也無半途而廢之理。况我本是虎口餘生，諸事久已看破，設或耽擱過遲，阿父不能守候，我就在此同你靜修，也未嘗不可。阿妹倒不必慮及於我。卽如我今日到此，還是圖名呢？還是爲利呢？無非念阿妹一團孝心，惟恐孤身無人照應，纔肯挺身而來。若要誤認我不過一時高興而來走走，並未慮及後來之事，那就錯了。」

小山不覺滴淚道：「姊姊如此用心，真令妹子感激涕零。此時也不敢以套言相謝，惟有永銘心版了。」說罷，又向前進。

若花道：「今日忽覺饑餓，這是何意？」小山道：「只顧走路，原來今已八日。那豈麵

第一頓，只能管得七日不饑，今日如何不餓。恰好此處遍地松實柏子，我纔吃了幾個，只覺滿口清香，姊姊何不也喫幾個。如能充饑，我們就以此物爲糧，豈不更覺有趣。」若花隨

即吃了許多，走了多時，也就不覺甚餓。於是日以松實柏子充饑，路上或講講古蹟，談談詩賦，不知不覺又走了六七日。

這日正望前進，猛見迎面倒像一人走來。小山道：『我們走了十餘日，未見一人，怎麼

今日忽然走出人來？』若花道：『莫非前面已有人家。』只見那人漸漸臨近，再細細一看，原來是個白髮樵夫。

小山見是老年人，因站路旁問道：『請問老翁，此山何名？前面可有人家？』樵夫也

立住道：『此山總名小蓬萊。前面這條長嶺，名叫鏡花嶺，嶺下有一荒塚。過了此塚，有個

鄉村，名叫水月村。此地已是水月村交界。前面村內，雖有居民，無非幾個山人。你問他怎麼？』

小山道：『我問路境，不爲別事。只因我們天朝大唐國有位姓唐的，前年曾入此山，如今可在前面鄉村之內。敢求老翁指示，永感不忘。』樵夫道：『你問的莫非嶺南唐以享麼？』

小山喜道：『我問的正是此人！老翁何以得知？』樵夫道：『我們常在一處，如何不知？前日他有一信託我帶到山下，交天朝便船寄至河源，今日恰好湊巧！』於是把書取出，放在斧柄上遞去。

小山接過，只見信面寫着『吾女閩臣開拆，』雖是父親親筆，那信面所寫名字，卻又不同。只聽樵夫道：『你看了家書，再到前面看看泣紅亭景致，就知書中之意了。』說罷，飄然而去。

小山把信拆開，同若花看了一遍，道：『父親既說等我中過才女，與我相聚，何不就在此時同我回去，豈不更便？』並且命我改名『閩臣』，方可應試，不知又是何意？』若花道：『據我看來，其中大有深意。按『唐閩臣』三字而論，大約姑夫因太后久已改唐爲周，其意以爲將來阿妹赴試，雖在僞周中了才女，其實乃唐朝閩中之臣，以明並不忘本之意。信內囑阿妹若不速回，誤了考期，不替父親爭氣，就算不孝；既有如此嚴命，阿妹竟難再朝前進呢。』小山道：『話雖如此，但我們迢迢數萬里至此，豈有不見一面之理？况父親既在此



山，也未有尋不見的。且到前面再作計較。」

一齊舉步越過嶺去，只見路旁有一墳墓。小山道：「此是仙境，爲何卻有墳墓？莫非

就是樵夫所說荒塚麼？」若花道：「阿妹，你看那邊峭壁上鐫着「鏡花塚」三個大字，原

來此墓所葬卻是「鏡花」，不知是何形像？可惜方纔未曾問樵夫。」略爲歇息，轉過

峭壁。走未一里，正面有一白玉牌樓，上鐫「水月村」三個大字。穿過牌樓，四面觀望，並

無人烟，迎面有一長溪攔住去路，雖無橋梁，喜得溪邊有株數人合抱不來的一顆大松，由這

邊山坡，歪歪斜斜，一直鋪到對面山坡，倒像推倒一般，天然一座松根橋梁。

二人攀着松枝，渡了過去，前面一帶松林，密密層層，約有半里之遙。穿過松林，再四處

一看，真是水秀山清，無窮美景。遠遠望那山峯上面，俱是瓊臺玉洞，金殿瑤池，那派清幽景

象，竟是別有洞天。正在觀看，忽見對面祥雲繚繞，紫霧繽紛，從那山清水秀之中，透出一座

紅亭。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朝花錄 第四十七回

## 第四十八回

觀碑記默喻仙機

觀圖章微妙妙旨

話說唐小山同陰若花渡過小溪，因景致甚佳，正在觀玩，忽見迎面清光之中，透出一座紅亭，只覺金光萬道，瑞氣千條，燦爛輝煌，華彩奪目。隨即舉步上前，只見那參天的奇松怪柏，衝霄的野竹枯藤，都在亭子四面盤轉，幾如翠蓋一般，四壁廂異草奇花，也不知多少。亭子面前懸一金字大匾，上書「泣紅亭」三個大字；旁邊有一對聯，寫的是：

桃花流水杳然去。朗月清風到處遊。

小山道：「剛纔那樵夫教我望望泣紅亭景致，那知卻在此地！內中有何美景，我們何不進去看看？」若花道：「原來阿妹認得科斗文字，卻也難得！」剛要舉步，忽聽亭內響了一聲，現出黃道紅光。紅光之內，擴出一位魁星，左手執筆，右手執斗，生得花容月貌，美如

天仙駕着彩雲，四面紅光旋繞，霎時起在空中，直向斗宮去了。若花道：『我同阿妹素日最

敬魁星，誰知此間竟遇女身出現。原來魁星卻有兩像！』小山道：『將來回到家鄉，如遇

廟宇供有魁星，妹子發個心願，於男像之旁，另塑一尊女像，也不枉今日瞻仰一番。』

二人隨即對空叩拜。走進亭內，只見當中設一碧玉座，座旁安兩條石柱，柱上也有一

副對聯：

紅顏莫道人間少。薄命誰言座上無。

正面也有一匾，寫的是『鏡花水月』。那碧玉座上豎一白玉碑，高不滿八尺，寬可數丈，上

鐫百人名姓：

司曼陀羅花仙子第一名才女蠹書蟲史幽探

司虞美人花仙子第二名才女萬斛愁哀萃芳

司洛如花仙子第三名才女五色筆紀沉魚

司青囊花仙子第四名才女蝌蚪書言錦心

- 司療愁花仙子第五名才女雕蟲技謝文錦
- 司靈芝花仙子第六名才女指南車師蘭言
- 司玫瑰花仙子第七名才女綺羅叢陳淑媛
- 司珍珠花仙子第八名才女錦繡林白麗娟
- 司瑞聖花仙子第九名才女昇平頌國瑞徽
- 司合歡花仙子第十名才女普天樂周慶覃
- 司百花仙子第十一名才女夢中夢唐閨臣
- 司牡丹花仙子第十二名才女女中魁陰若花
- 司木筆花仙子第十三名才女風月主印巧文
- 司洛陽花仙子第十四名才女迴文錦卜寶雲
- 司蘭花仙子第十五名才女血淚箋田秀英
- 司菊花仙子第十六名才女玉無瑕林書香

司瓊花仙子第十七名才女龍鳳質宋良箴

司蓮花仙子第十八名才女藍田玉章蘭英

司梅花仙子第十九名才女百鍊霜陽墨香

司海棠花仙子第二十名才女花御史鄴錦春

司桂花仙子第二十一名才女水中月田舜英

司杏花仙子第二十二名才女小太史廬紫萱

司芍藥花仙子第二十三名才女玉交枝鄴芳春

司茉莉花仙子第二十四名才女珊瑚瑛邵紅英

司芙蓉花仙子第二十五名才女玉玲瓏祝題花

司笑靨花仙子第二十六名才女箇中人孟紫芝

司紫薇花仙子第二十七名才女一剪紅秦小春

司含笑花仙子第二十八名才女蕙蘭風董青鈿

- 司杜鵑花仙子第二十九名才女小嫦娥褚月芳  
司玉蘭花仙子第三十名才女錦繡肝司徒斌兒  
司蠟梅花仙子第三十一名才女神彈子余麗蓉  
司水仙花仙子第三十二名才女凌波仙廉錦楓  
司木蓮花仙子第三十三名才女小楊香路紅葉  
司素馨花仙子第三十四名才女賽鍾絲林婉如  
司結香花仙子第三十五名才女碧玉環廖熙春  
司鐵樹花仙子第三十六名才女女學士黎紅薇  
司碧桃花仙子第三十七名才女鸚鵡舌燕紫瓊  
司繡毬花仙子第三十八名才女天孫錦蔣春輝  
司木蘭花仙子第三十九名才女三面網尹紅英  
司秋海棠花仙子第四十名才女小獵戶魏紫櫻

司刺繡花仙子第四十一名才女英雄宰玉蟾

司玉簇花仙子第四十二名才女夢中人孟蘭芝

司木棉花仙子第四十三名才女織機女薛蘅香

司凌霄花仙子第四十四名才女中俠顏紫綃

司迎輦花仙子第四十五名才女離鄉草枝蘭音

司木香花仙子第四十六名才女採桑女姚芷馨

司鳳仙花仙子第四十七名才女芙蓉劍易紫菱

司紫荊花仙子第四十八名才女清風翼田鳳翹

司薔薇花仙子第四十九名才女廣寒月掌紅珠

司秋牡丹花仙子第五十名才女鸞鳳儔葉瓊芳

司錦帶花仙子第五十一名才女鴻文錦卜彩雲

司玉蕊花仙子第五十二名才女夜光璧呂堯蓂



- 司八仙花仙子第五十三名才女清虛府左融春
- 司子午花仙子第五十四名才女意中人孟芸芝
- 司青鸞花仙子第五十五名才女睿文錦卞綠雲
- 司石榴花仙子第五十六名才女君子風董寶鈿
- 司瑞香花仙子第五十七名才女五彩虹施豔春
- 司茶蘼花仙子第五十八名才女鴛鴦帶寶耕烟
- 司月季花仙子第五十九名才女朝霞錦蔣麗輝
- 司夜來香花仙子第六十名才女水晶珠蔡蘭芳
- 司罌粟花仙子第六十一名才女書中人孟華芝
- 司石竹花仙子第六十二名才女綺文錦卞錦雲
- 司藍菊花仙子第六十三名才女連理枝鄒婉春
- 司丁香花仙子第六十四名才女玉壺冰錢玉英

司棣棠花仙子第六十五名才女錦帆風畫花鈿

司迎春花仙子第六十六名才女雙鳳釵柳瑞春

司千日紅花仙子第六十七名才女雄文錦卜紫雲

司剪春羅花仙子第六十八名才女畫中人孟玉芝

司夾竹桃花仙子第六十九名才女羅紋錦蔣月輝

司荷包牡丹花仙子第七十名才女連城璧呂祥鸞

司西番蓮花仙子第七十一名才女比目魚陶秀春

司金絲桃花仙子第七十二名才女蛾眉月掌驪珠

司剪秋羅花仙子第七十三名才女鴛鴦錦蔣星輝

司十姊妹花仙子第七十四名才女花上露戴瓊英

司麗春花仙子第七十五名才女如意風畫珠鈿

司山丹花仙子第七十六名才女堯文錦卜香雲

司玉簪花仙子第七十七名才女月中人孟瑤芝

司金雀花仙子第七十八名才女瑤臺月掌珠

司梔子花仙子第七十九名才女麒麟錦蔣秋輝

司真珠蘭花仙子第八十名才女菩提緇瑤釵

司佛桑花仙子第八十一名才女龍文錦卜素雲

司長春花仙子第八十二名才女比翼鳥姜麗樓

司山礬花仙子第八十三名才女持壽女米蘭芬

司玉季花仙子第八十四名才女浣花石宰銀蟾

司木樨花仙子第八十五名才女胭脂萼潘麗春

司蜀葵花仙子第八十六名才女鏡中人孟芳芝

司雞冠花仙子第八十七名才女同心結鍾繡田

司蝴蝶花仙子第八十八名才女仁風扇譚蕙芳

司秋葵花仙子第八十九名才女眼中人孟環芝

司紅萱蕊花仙子第九十名才女鋪地錦蔣素輝

司梨花仙子第九十一名才女荆山璧呂瑞萱

司藤花仙子第九十二名才女太平風董翠鈿

司蘆花仙子第九十三名才女瀟湘月掌浦珠

司蓼花仙子第九十四名才女鶴頂紅井堯春

司葵花仙子第九十五名才女海底月崔小鶯

司楊花仙子第九十六名才女鐵笛仙蘇亞蘭

司桃花仙子第九十七名才女賽趙娥張鳳雛

司蘋花仙子第九十八名才女小毒蜂閔蘭蓀

司菱花仙子第九十九名才女筆生花花花再芳

司百合花仙子第一百名才女一卷書畢全頁

小山把人名看過，不覺忖道：「父親命我改名，那知此碑一等第十一名，就是『唐闈臣』。並且若花姊姊同婉如蘭音妹妹也在上面。我聞古人有『夢觀天榜』之說，莫非此碑就是天榜？爲何又有司花字樣？以此看來，又非天榜了。」因向若花道：「姊姊，你看此碑可是天榜麼？」若花道：「我看此碑都是篆文，一字不識，誰見甚麼天榜？」

小山道：「妹子真心請問，怎麼姊姊忽然鬥起趣來？」若花道：「愚姊怎麼鬥趣？」

小山道：「此碑所鐫都是隨常楷書，姊姊說是篆文，豈非鬥趣麼？」若花聽了，把眼揉了一揉，又朝碑上細看道：「上面各字與外面匾對一樣，都是科斗古文，若有一字認得，算我有心欺你！果真不識，豈有戲言？」

小山不覺詫異道：「明明都是楷書，爲何到了姊姊眼裏，卻變作古文？世間竟有如此奇事，怪不得姊姊說我認得科斗文字，原來卻是這個緣故！以此看來，可見凡事只要有緣，妹子同他有緣，所以一望而知；姊姊同他無緣，因此變成古篆。」若花道：「此碑我雖不識，幸喜阿妹都知，就請費心把這情節講說一遍，愚姊也就如同目覩了。」

小山道：『上面所載，俱是我們姊妹日後之事，約計百人之多。此時姊妹既於碑上一無所見，可見仙機不可洩漏。妹子若要捏造虛言，權且支吾，未免欺了姊妹；若說出實情，又恐洩漏仙機，致生災患。好在碑上之事，將來總要出現。妹子意欲等待事後再細細面陳，姊妹以爲何如？』若花道：『阿妹所見極是。但我望著此碑，只覺紅光四射，兩眼被這紅光耀的，只覺發昏；字既不識，站在這裏甚覺無味，莫若且到亭外走走；阿妹在此把這情節細細記在心裏，事後告訴我們，也是一段佳話。』

小山道：『姊妹說這碑上紅光四射，與我所見又是兩樣；妹子望去，只覺一股清氣，今姊妹看是紅光，可見姊妹將來必是受享洪福之人，與妹迥不相同。』若花道：『我現在離鄉背井，孑然一身，將來得能附驥，考個才女，心願足矣，那裏還有甚麼洪福輪到身上！若有洪福，也不投奔他邦了。』說着，滴下兩點眼淚，把包裹取下放在石几上，走出去了。

小山又朝後看，人名之後，還有一段總論，寫的是：

泣紅亭主人曰：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蓋主人自言窮探野史，嘗有所見，惜

湮沒無聞，而哀羣芳之不傳，因筆誌之。或紀其沉魚落雁之妍，或言其錦心繡口之麗，故以紀沉魚言錦心爲之次焉。繼以謝文錦者，意謂後之觀者，以斯爲

記事則可；若目爲錦繡之文，則吾旣未能文，而又何有於錦？矧壽夭不齊，辛酸

滿腹，往事紛紜，述之惟恐不逮，詎暇工於文哉？則惟謝之而師仿蘭言，案其事

蹟，敷陳表白而傳述之，故謝文錦後，承之以師蘭言陳淑媛白麗娟也。結以花

再芳畢全貞者，蓋以羣芳淪落，幾至漸滅無聞，今賴斯而得不朽，非若花之重芳

乎？所列百人，莫非瓊林琪樹，合璧駢珠，故以全貞畢焉。

總論後有個篆字圖章，寫的是：

茫茫大荒，事涉荒唐。唐時遇唐，流布遐荒。

小山看罷，忖道：「這一唐時遇唐流布遐荒」八個字，細細揣摩，如今正當唐時，我又姓唐，又親見此碑，豈非教我流傳海內麼？仙機雖是如此，奈此碑所列百人之多，不獨頭緒紛繁，就是人名也甚難記，這是我所難了！」思忖多時，因走路辛苦，要尋坐處歇息，恰好旁

邊有一石几，几面前有條石凳，就在凳上坐了。把包裹取下，放在几上，歇息片時，復又想道：「這個碑記，明明教我流傳海內，偏偏筆硯又未帶來，這卻怎好——也罷，莫若把他讀的爛熟，記在心裏，也是一樣。」於是望着玉碑從頭讀去。讀了幾句，甚覺拗口。正在爲難，只見若花走了進來。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九回

泣紅亭書葉傳佳話

流翠浦摹箋覓舊蹤

話說若花走進亭子，也在石凳坐下，道：『阿妹可曾記清？外面絕好景致，何不出去看看？』小山道：『姊姊來的正好，妹子有件難事，正要請教。』因把圖章念了一遍，道：『姊姊，你看這個圖章，豈非教我流傳麼？上面字跡過多，強記既難，就是名姓也甚難記，又無筆硯，這卻怎處？』若花道：『阿妹若要筆硯，剛纔愚姊因看山景，要想題詩，卻有絕好筆硯在此。』即到外面取了幾片蕉葉進來，道：『阿妹何不就此葉權且抄去？俟到船上，再用紙筆膽清，豈不好麼？』

小山道：『蕉葉雖好，妹子從未寫過，不知可能應手。』隨到亭外用劍削了幾枝竹籤進來，將蕉葉放在几上，手執竹籤，寫了數字，筆畫分明，毫不費事，不覺大喜。剛要抄寫，因向

若花道：『剛纔未進此亭時，遠遠望着對面都是瓊臺玉洞，金殿瑤池，宛如天堂一般。如此仙境，想我父親必在其內。此時既到了可以尋蹤覓跡處，只應朝前追尋，豈可半途而廢？况這碑記並非立時就可抄完，莫若且把父親尋來，慢慢再抄，也不爲遲。』若花道：『阿妹話雖有理，但恐尋而不遇，也是枉然。我們只好且到前面再作道理。』

各人背了包袱，步出亭外，走了多時，那些臺殿漸漸相近，正在歡喜，忽聽水聲如雷，連忙避行，越過山坡，迎面有一深潭，乃各處瀑布匯歸之所，約寬數十丈，竟把去路攔住。小山看罷，只急的暗暗叫苦，卽同若花登在高峯，細細眺望。誰知這道深潭當中，冒出這股水，竟把此山從中分爲兩處，並無一線可通。二人走來走去，無計可施。

若花道：『今日那個樵夫，轉眼間無蹤無影，明是仙人前來點化。我想姑夫既託仙人寄信，那仙人又說常聚一處，豈是等閒？信中既催阿妹速去考試，允你日後見面，想來自有的道理。爲今之計，莫若抄了碑記，早早回去，不獨可以赴試，就是姑母接了此信，見了阿妹，也好放心，也免許多倚闔之望。』愚見如此，阿妹以爲何如？

小山聽了，雖覺有理，但思親之心，一時何能撇下？正在猶豫，只見路旁石壁上有許多大字，上前觀看，原來是首七言絕句：

義關至性豈能忘？踏遍天涯枉斷腸！  
聚首還須回首憶，蓬萊頂上是家鄉。

詩後寫着『某年月日嶺南唐以亭卽事偶題』。小山看到末二句，猛然寧神，倒像想起從前一事；及至細細尋思，卻又似是而非，惟有呆呆點頭，不知怎樣纔好。

若花道：『阿妹不必發歎了。你看詩後所載年月，恰恰就是今日！詩中寓意，我雖不知，若以「卽事」二字而論，豈非知你尋親到此？那「踏遍天涯枉斷腸」之句，豈非說你尋遍天涯也是枉然？況且前日阿妹所談去年題的思親之詩，我還記得第六句是「蓬萊縹緲客星孤」，今姑夫恰恰回你一句「蓬萊頂上是家鄉」。彼時阿妹不過因「蓬萊」二字都是草名，對那松菊，覺的別致，那知今日竟成了詩識！可見此事已有先兆。並且剛纔從此走過壁上，並無所見，轉眼間，就有詩句題在上面，若非仙家作爲，豈能如此？此時我們只好權遵慈命，暫回嶺南，俟過幾時，安知姑夫不來度脫我，我都去成仙呢！』

說罷，攜了小山的手，仍舊向泣紅亭走來。一路吃些松實柏子，又摘了許多蕉葉，削了幾枝竹籤。來至亭內，放下包袱，略爲歇息。若花道：「此碑共有若干字？」小山道：「共約二千，趕緊抄寫，明日可完。」若花道：「既如此，阿妹只管請寫，不必分心管我。好在此地到處皆是美景，卽或耽擱十日，也遊不厭的。」於是自去遊玩。小山寫了一日，到晚同若花就在亭內宿歇。

次日，正要抄寫，只見碑記名姓之下，忽又現出許多事蹟：自己名下寫着「只因一局之誤，致遭七情之魔」；若花名下寫着「雖屈花王之選，終期藩服之榮」；其餘如蘭音婉如諸人，莫不註有事蹟。看罷，不覺忖道：「我又不會下棋，這一局之誤，從何而來？」因將碑記現出事蹟之語，告訴若花。若花道：「既有如此奇事，自應一總抄去爲是。我再出去遊玩，好讓阿妹靜寫。」說罷，去了。

小山寫了多時，出來走動走動。若花正四處觀玩，忽見小山出來，不覺忖道：「碑上仙機固不可洩漏，他所抄之字，不知可是古篆，趁他在外，何不進去望望。」卽到石几跟前，一

看蕉葉上也是斜斗文字，連忙退出，只見小山從瀑布面前走來。若花道：「原來阿妹去看瀑布，可謂『忙裏偷閒』了。」

小山道：「妹子前去淨手，並非去看瀑布。姊姊忽從亭內走出，莫非偷看碑記麼？」倘

洩漏仙機，乃姊姊自己造孽，與妹子無涉。」若花道：「愚姊豈肯如此！因要領教尊書，進

去望望，誰知阿妹竟寫許多古篆，仍是一字不識。你弄這些花樣，好不令人氣悶。」小山道：「這又奇了！妹子何嘗會寫篆字，倒要奉請再去看。」

一齊走進亭內。若花又把二目揉了一揉道：「怎麼我的眼睛今日忽然生出毛病，竟會看差？」小山笑道：「姊姊並非看差，只怕是眼岔了。」若花道：「莫要使巧罵人，準備

孽龍從無腸東廁逃回，只怕還要託人求親哩。乘龍佳婿，倒還不差，就只近來身上有些臭氣，若非配個身有異香的，就是薰也薰死了。」於是看那蕉葉上面，明明白白都是古篆，並無一字可識；又把玉碑看了道：「你這抄的筆畫，同那碑上都是一樣；碑上字我既不識，又怎能識此呢？」

小山不覺歎道：『妹子所寫，原是楷書，誰知到了姊姊眼中，竟變成篆！怪不得俗語說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妹子可謂有緣，姊姊竟是無緣了。』若花道：『我雖無緣，今得親至其地，亦算無緣中又有緣了。』

小山道：『姊姊雖善於詞令，但你所說有緣二字，究竟牽強，何能及得妹子來的自然。』若花道：『據我看來，有緣固妙，若以現在情形而論，倒不如無緣來的自在。』

小山道：『此話怎講？』若花道：『即如此時遍山美景，我能暢遊，阿妹惟有擎着一枝毛錐在那裏鑽刺，不免爲緣所累，所以倒不如無緣自在。』

小山道：『姊姊要知無緣的不過看看山景，那有緣的不但飽覽仙機，而且能知未來。即如姊姊並婉如諸位妹妹一生休咎，莫不在我胸中，可見又比觀看山景勝強萬萬。』若花道：『據你所言，我們來歷，我們結果，你都曉得了。我要請問阿妹：你的來歷，你的結果，你可曉得？』

小山聽了，登時汗流浹背，不覺殘了一稜道：『姊姊，你既不自知，你又何必問我？』至於

我知我不知，我又何必告訴你？况你非我，你又安知我不自知？俗語說的「工夫各自忙」，姊姊請去閒遊，妹子又要寫了。」若花道：「你知道好，我不知，也未嘗不妙。總而言之，大家無常一到，不獨我不知的，化爲飛灰，依然無用；就是你知的，也不過同我一樣，安能又有什麼長生妙術？」說着，出亭去了。

小山聽了，心裏只覺七上八下，不知怎樣纔好；思忖多時，只得且抄碑記。寫了半晌，天色已晚，又在亭中同若花歇了一宿。

次日抄完，放在包袱內。二人收拾完畢，背了包袱，步出泣紅亭。小山朝着上面臺殿跪下，拜了兩拜，不覺一陣心酸，滴下淚來；拜罷，起身一同回歸舊路，仍是淚落不止，不時回顧不多時，穿過松林，渡過小溪，過了水月村，越過鏡花嶺，真是歸心似箭。走了一日，到晚尋個石洞住了。

一連走了兩日，這日正朝前進，路旁有一瀑布，只聞水聲如雷，峭壁上鑿着「流翠

浦」三個大字；瀑布流下之水，漫延四處，道路甚滑。二人只得攜手提着衣裙，緩緩而行；走了多時，過了濟翠浦，前面彎彎曲曲，盡是羊腸小道，岔路甚多，甚難分辨。小山道：「前日來時，途中雖有幾處瀑布，並無如許之大，今日莫非走差了？我們且找來時所畫字蹟，照着再走。」尋了半晌，雖將字蹟尋着，及至細看，竟將「唐小山」三字改做「唐閨臣」。小山看了詫異道：「怎麼竟有如此奇事！」若花道：「此非仙家作爲，何能如此？看來又是姑夫弄的手段了。」

大家於是放心前進。恰好走到前面，凡遇歧途難辨之處，路旁山石或樹木上總有「唐閨臣」三字。二人也不辨是否，只管順着字蹟走去。這日走到一條大嶺，高上下下，走了多時，早已噓噓氣喘，朝上望了一望，惟見怪石縱橫，峭壁重疊，其高無對。若花道：「當日上山，途中並無此嶺，爲何此時忽又冒出這條危峯？這幾日走的兩脚疼痛，平坦大道，業已勉強，何能行此崎嶇險路？偏偏此嶺又高，這卻怎好？」小山道：「喜得上面樹木甚多，只好妹子攙着姊姊緣木而上。」



二人攀藤附葛，又朝上走。走不多時，若花只覺兩足痛入肺腑，登時喘作一團，連忙靠着一顆大樹，坐在山石上，抱着兩足，淚落不止。

小山正着急，忽聽樹葉刷刷亂響。霎時起了一陣旋風，只覺一股腥氣，轉眼間，半山攔下一隻斑毛大蟲。二人一見，只嚇的魂不附體，戰戰兢兢，各從身上拔出寶劍，慌忙擡手站起。那大蟲連攔帶跳，朝下走來。看看相離不遠，眼睛忽然放出紅光，把尾豎起，搖了兩搖，口內如山崩地裂一般吼了一聲，將身一縱，離地數丈，竟自近頭撲來。二人忙舉寶劍，護住頭頂，耳內只聞一陣風聲，那大蟲直從頭上攔了過去。二人把頭摸了一摸，喜得頭在頭上，慌忙扭轉身軀，看那大蟲。原來身後有個山羊在那里吃草，却被大蟲看見，撲了過去，就如鷹拳燕雀一般，抱住山羊，張開血盆大口，羊頭喫在腹內，把口一張，兩隻羊角飛舞而出。頃刻把羊喫完，扭轉身軀，面向二人，把前足朝下一按，口中吼了一聲。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圖 花 錄 第 四 十 九 回

